



穿越 1945

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年

——访谈纪实

Ⓣ

降書
一日本帝國政府
於八月十四日
宣佈無條件投降



穿越1945——纪念抗战胜利70年访谈纪实 (下)

美国之音

樊冬宁

美国之音
华盛顿

版权：2015 by 美国之音.

下册序：不容青史尽成灰

在作者前往台湾拍摄纪录片《穿越1945》的过程当中，最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不容青史尽成灰！”受访者大多认为八年抗战的历史今日在台湾受到漠视与淡忘。不过有一群人，他们在抗战胜利70周年，比一般民众多了一份特别的感触，他们是抗日名将的后代。

本书下册收录《穿越1945》与抗日名将后代白先勇、张道宇、薛昭信、孙安平、吉民立以及胡为真进行的深度访谈，希望通过他们描述父亲的事迹以及对父亲的回忆，让大家从人性的角度去了解这场苦难的战争对下一代的影响。

下册最后两章也从外交的角度去看这场战争，中华民国驻美代表沈吕巡不但从一位外交官的角度去看这场攸关两岸命运与国际局势的重要战争，也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实以及外交小故事。最后一章“飞虎外交”则是一个新的名词，飞虎队的故事不只是历史，它也和当今的美中台关系密不可分。最后编后语带大家回顾这场战争的教训并展望未来。在两岸面临转捩点的2016年，希望通过《穿越1945——纪念抗战胜利70年访谈纪实》这本书，让大家更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因为眼前的幸福，是由许多上一辈的牺牲所换来的。



抗日战争阶段划分及关键战役将领

第一章 白先勇忆白崇禧：台儿庄与昆仑关



湘桂大撤退，我们是最后一班车，火车上面爬满了人，开都开不动，日本人在后面追，一直轰炸、轰炸，火车嚯嚯的前进。车上挤得不得了，我祖母90岁，我外婆70岁，几个老人家，还有我的小弟还抱在手里，真是一幅流离图啊！

—— 白先勇

前言：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到来之际，美国之音纪录片《穿越1945》制作人樊冬宁到台湾专访抗日名将白崇禧之子、著名台湾作家白先勇。白崇禧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担任中华民国国军副参谋总长，指挥过多次大小战役、战斗，后来曾经担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长、一级上将。本章是专访完整内容。

战神出将入相 白崇禧提持久战略

记者：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您举办了《民国与父亲》、《战争与记忆》讲座，是否借此怀念父亲？

白先勇：我父亲白崇禧将军跟民国史可以说是息息相关。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开始，他18岁就参加武昌起义，然后北伐，他是从广州领军，一直打到北京，最后完成北伐，那时候他35岁。所以说中国统一那一刻，至少暂时统一那一刻，是他完成的，从广州打到山海关。

然后抗战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地方的军事领袖飞到南京，参加抗战。那时候是蒋委员长号召抗战。七七抗战，他8月4号就飞南京了。飞南京的时候，日本的报纸头条登出来说“战神莅临南京，中日大战不可避免。”所以日本人对他也有所认识的。

抗战八年，白崇禧将军从头参加到尾，他对抗战的贡献可以说有两方面：一方面他是军事将领，可以奔驰疆场、克敌制胜。另一方面，他个人的军事才能是出将入相，他也是个军事战略家。他是蒋委员长的最高军事幕僚长，他是副总参谋长。他制定的一些对日的大战略，很重要。在武汉军事会议的时候，他提出来，“积

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对日本人作持久战”，被中央军事委员会采纳，就变成了抗日的大原则，影响很大。

因为中国军队跟日本军队在军备上、训练上、纪律上差很远，你怎么对付这么一个入侵的强敌？用这套战略把日本人拖垮，把日本人的补给线拖长。日本人要闪电战，中国打的是持久战。

白崇禧将军作为一个很有名的将领，打了几个很有名的战役，他都是共同指挥，或者是他自己指挥的。像台儿庄大捷，他和李宗仁共同指挥的。那是关键性的一战，八年抗战中，第一次打胜。武汉保卫战也很要紧，几个月的保卫战很要紧。再下来就是昆仑关大捷。

真正称得上打败日本人、战胜日本人的就是台儿庄和昆仑关，这都是我父亲指挥的。一直到最后桂林保卫战的时候，他是从头打到尾。而且参与制定很多战略，那时候他和蒋介石的关系还很好，所以蒋还蛮倚重他的。

记者：白崇禧将军有“战神”之称，歼灭很多日军。他是怎样带领他的部队打胜仗的？

白先勇：作为一个名将，他有他的一种人格，所谓兵随将转。据说，他有个特点，他可以带任何军队。本来说他新桂系的重要人物，大家以为桂系、桂系，下面都是广西的兵。其实不然，他其实带广西兵的时候还很少。他可以带中央军，其他的军队，他都可以统领。那些军队对他，对白崇禧有一种信任。所以他一来，大家好像士气就高了。因为他有“常胜将军”的声誉嘛。

打仗打士气，军队的士气最要紧。还有纪律，我父亲治军严格，言出必行，军令如山。另外呢，他常常是大战略。从统一广西、北伐、到对日抗战，他面临的都是比他强的敌人。北伐的时候，孙传芳、五省联军，都是军队比他多很多，都很强势的。打日本人，他以战略取胜。

记者：持久战，国民政府说是蒋委员长提出来的，毛泽东也有《论持久战》，您说是您父亲提出来的，究竟真正的史实如何？

白先勇：这个持久战，我父亲应该是有版权的，的确是这样的。因为在他的回忆录里面有写，这个他不会错的。这是1938年在武汉最高军事会议上，他提出来的。我也听他讲过这个事情。为什么要持久战呢？他说，他看日本人那时候的军备是压倒性地胜过国军。他们有几千架飞机，而且都是很好的飞机。国军才300多架，300多架里面能起飞的才100多架，上去很容易被打下来。没有制空权，挨炸的份。日本的陆军，训练和纪律是有名的，军备、炮火也是压倒性的。国军那时候，是杂牌凑起来的，那些军备都是各国搜集来的。在这么一个以弱对强的情况下，父亲就想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强敌打垮。

他研究世界各国战史。他说，能借鉴的就是拿破仑入侵俄国。俄法战争的时候，拿破仑席卷欧洲。俄国人那时候很落后嘛。可是俄国人有一套战略，把法国军队往俄国内地拖。俄国的强项和中国一样，广大空间。法军往内拖，补给线长啊，消耗战，补给不上了，冬天一来就被打得…而且还有一点，俄国人在敌后用游击战去骚扰法军，全民战争，民间都是游击，这跟中国的情况很类似。

中国怎么把敌后变成前线？我父亲研究游击战，他也提出建议，后来军事委员会也采用了，把三分之一的军队变成敌后游击队，从敌后去打他们。所以，俄法战争对我父亲有很大启示。用这一套对付日本人。日本人要闪电战，速战速决。我们这一套战略就是拖。

记者：所以这个持久战的战略，是白崇禧将军提出来的，然后获得国府军委会采纳？

白先勇：对啊。毛泽东也有一套他的持久战略。不过你要想想，那时候国民党的军队不可能去采用共产党的军事战略的嘛。用自己的一套嘛，不可能采用共军的。

醉卧疆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记者：怎么看抗战胜利70年之际，北京说他们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白先勇：胡锦涛自己承认过的啊，在抗战60周年的时候他自己讲的，他说主战场是国军领导的，敌后，大后方是共产党游击战。这样讲比较公平。

国民党方面，看看数字嘛，大会战有22场，战役有1100多场，都是国军打的。官兵死了300多万，将官260多，上将死了六名。国民党的将官，像是张自忠将军啊，这些人都是身先士卒，那是真的血肉长城啊。拿什么去挡？制空权也没有，只有挨炸的份。不能跟他正面冲突的，正面冲突伤亡太重，所以只能迂回战嘛。所以要打游击战，所以要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拖他，消耗他。

所以日本军队在中国大陆经常有120万陷在泥沼里面，动弹不得。它没办法让这个军队去侵略东南亚，或者是侵略俄国，它陷在中国了。它从日本本岛，从台湾，从东北运战略物资。

国军的每一场战役都惨得不得了，一方面惨烈得不得了，一方面那真是勇敢。空军，他们知道一飞上去，是不会回来的，那种飞机。那些真是热血青年啊，想想就掉泪。20来岁的，飞上去，自己都晓得是回不来了的。

记者：除了父亲的事迹，也请您谈谈对战争的记忆。妈妈会不会很担心白崇禧将军在战场上可能就无法再回来见自己的亲人？

白先勇：从前我们不懂，不懂妈妈心中有多沉重。但是后来我母亲经常吟一首诗：“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疆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我那时候才懂，长大了才懂，我父亲每次到疆场去，我想她很担心。

桂林米粉的滋味

所以每一回我父亲打电话回来，我母亲跑得…好好好，跟他通电话。知道他还活着啊，打了胜仗啊。我父亲一回来，打完仗回到家的时候，我母亲一定是把大伯妈请来，大伯妈是个名厨，做饭做得很好吃的。那时候我们家就大吃米粉，桂林米粉，我爸爸最爱吃桂林米粉。父亲就穿着那种披风，很神气的那种。大概是打了几个胜仗回来的那种威风。

湘桂大撤退

最后桂林沦陷了，湘桂大撤退，我们是最后一班车，火车都是三层。你们可以找到这些照片。火车上面都爬满了人，火车开都开不动，日本人在后面追。车上挤得不得了！一车厢的人都是我们的人，我母亲带领的。两家，我祖母90岁，我外婆70岁，几个老人家。还有我的小弟还抱在手里，真是一幅流离图啊。而且好紧张啊，日本人天天赶在后面。后面一直轰炸、轰炸，火车嚯嚯的前进。那时候好多山洞嘛，走到山洞的时候，可怜，顶上的人不提防，太矮了，把人都刮走了，头都没有了！桂林，我们走的时候一片火海，我们自己烧的，焦土抗战，自己先烧掉，太惨了！大迁徙，大流离，从来没有过。你看以前元朝、清朝入主中原，一下就打过来了嘛。这一下拖了八年，从东北到广西，大片的国土，都牵涉了。没有意志力那是撑不住的，算上那个九一八事变的话，就不只是八年，而是14年了。



湘桂大撤退



一片火海的桂林

“李白”台儿庄大捷 蒋介石吃味

记者：关于美国对华援助，令尊白崇禧将军是新桂系的，他的军队里面有没有美械装备或者是美军顾问？您有没有看过父亲任何跟美军相关的记忆或者是小故事？

白先勇：广西好像很少，都是在中央军区了，大部分是中央军，第五军啊，新一军啊，远征军啊，中央的军队。

记者：这也接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事实上，白崇禧将军的军队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李”、“白”在台儿庄打了这么漂亮的一个胜仗。后来令尊和蒋介石的关系如何？

白先勇：这个问题蛮有意思的。按理说台儿庄是那么重要的一个胜仗，现在回头来看，它还算是徐州会战的一部分。徐州会战开始撑不住，没有台儿庄这样挡他们（日本）一下，武汉岌岌可危。本来华北已经被他们

占领了，八一三以后上海又沦陷了，如果在这边没有顿挫它的锐气，它一路下来，武汉都打得非常危险。那中国是不是垮掉，就非常难讲了。

所以台儿庄太重要，它虽然看起来规模不大，可是对全国的士气，等于是让全世界刮目相看，这个很要紧。等于是整个国家，用句英文来说是“galvanized”，一触电，就全起来了。可以给中华民族信心的是，这么强的强敌，我们也可以打败；这么弱、这么落后、这么杂牌的军队，也可以让这么一个强敌吃一个大败仗，这个意义非凡。

蒋是很注意这一仗的。我父亲在战前调兵遣将，蒋都支持的。把桂军给调到那边去，川军也给调到那边去。那时候，军队不足啊。在台儿庄开战的前夕，蒋就跟我父亲一起飞到徐州，一方面是视察前线鼓舞士气；第二呢，留下来协助李宗仁指挥。他晓得我父亲的军事才能嘛。而且“李”、“白”经常合作，有很好的机会。

打胜了以后，全国欢腾，可能有点出乎蒋委员长的意料之外。武汉大游行，十万人，高举“李”、“白”的放大照片。一下子，一夜之间，李宗仁、白崇禧又变成抗日英雄了。前几年，蒋介石跟桂系打仗，“李”、“白”被定性为叛将，这几个叛将啊，一下子变成了抗日英雄。

委员长心中也相当微妙，所以他就下了一个手谕，意思就是说，这不过是个小小的胜仗，不要高兴得太早，大家要继续努力。后来他在日记里面也这么说，外面放炮仗，他很烦。哈哈，用英文说就是 annoyed。他好像叫政治部不要宣传。

那时候有个很有名的作家叫老舍，他很会写大鼓词的。台儿庄以后他很高兴、很兴奋，他就写抗日将军李宗仁什么的歌颂他。后来政治部主任陈诚就命令把它扣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不能歌颂个人。蒋啊，多少有点吃味吧。

记者：对日抗战军民牺牲那么惨，可是上面的人在战争中的人性反而很微妙，包括了蒋介石跟“李”、“白”，还有蒋介石和美国之间，都很微妙的。

白先勇：我可以这么讲。他信任他的嫡系部队比其他部队多。的的确确是黄埔军队把他的成功从北方带起来。他抓紧了黄埔这些他手下的部队，他底下部队对他很忠贞。他用人，忠贞不忠贞很要紧的。

所以他跟我父亲的关系很复杂。一方面很倚重他，一方面又不信任。抗战前四年，他让我父亲打了很多仗啊，甚至于做桂林行辕主任，可以说大权都交给他，三，四，七，九四个战区，都在他管辖下，西南半壁。后来，后四年，就把我父亲调到重庆去当军训部长，基本上是没有让他带军队了。

记者：蒋介石跟你父亲这种复杂的关系，也一直延续到后来白崇禧将军到了台湾。这一段你有什么了解？

白先勇：这一段我的感触很深。因为在国共内战的时候，一直到1947年底，他们俩关系还好。否则，他不会派我父亲来处理二二八事变。一直到1948年初的时候选总统，我父亲帮了李宗仁，而且把蒋心中的那个副总统人选给击败了，这下他面子非常下不来。这让人觉得桂系很厉害。他于是感受到威胁了，一个是副总统，一个是国防部长。所以就把我父亲国防部长的职位给拿下来，去当剿匪总司令。当然这里边讲起来很长了，很长的恩怨，还牵扯到淮海战役。



白崇禧与蒋介石

中共开始解禁 真相浮出水面

记者：您在中国也有讲学，谈《民国与父亲》，大陆的年轻人听到这样的史观，是不是有不同的反应？“不对啊，我们小时候听到的好像不是这样？”

白先勇：他们有非常不同的反应。我在东南大学的时候做演讲就讲到，我不知道他们的教科书是怎么写我父亲提出来的“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和持久战的，我说是我父亲提出来的这个。下面哗然，哈哈，学生哗然，“哎呀，这是毛主席讲的”。很好玩。后来我就说，不错，毛主席也讲过，但好像史学家考证以后觉得我父亲比毛主席说得早一点，而且那时候也不可能采用毛主席的。下面的学生拍手，“原来是这样的”。

记者：您怎么两岸之间对抗战历史的诠释？共产党说共产党的，国民党说国民党的。

白先勇：我想，历史就是历史，历史就是真相。不是真相的就是伪史，是政治宣传。历史要靠历史文献，包括口述历史，包括音像，包括档案，这些东西都在的。不存在中国，也存在外国，也存在台湾、日本、美国。这些东西你翻不了的。

数字也骗不了人，22场会战是国民党打的。而且现在的网路这么发达，中国大陆青年的资讯也都接受得很多，他们也很好奇，他们也觉得历史真相要慢慢地还原起来。一下子兜过来不容易。我想今年他们能够举行这么隆重的抗战70周年胜利纪念，我相信，最后会是个转折点，很多地方有突破的。

不管官方怎么讲，据我了解，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做自己的一些纪录片、访问。从前不可思议的，不可能的。一些老兵，这些国民党的老兵，好惨。但是也至少终于有人关注他们了。所以这些都一点点地往前走。我相信，历史的真相，历史的趋势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最近，他们出版了有关我父亲的两本书，我写的书，《我的父亲与民国》，在大陆出版。他们除了文字上面有些更动以外，几乎600张照片，没有动。也没有删改。这些照片是他们头一次看到的，要紧啊。这真是个大突破，它让你出这本书，简体版的，这在过去根本不可能。出版以后，我们接着就在南京开了一个研讨会。在哪里开呢？在老总统府。而且谁主办呢？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主办，这些都是大突破。

记者：即便是官方还是有些没松口，但是地方已经有这些研讨，慢慢开始了解历史真相了。

白先勇：那也是官方在某种程度上默许的，他可能不方便很正面地出来讲。还有一点我觉得他们的确有突破，他们的CCTV是他们最官方的媒体了。我看到了近两年，做了两个关于我父亲的节目，谈我父亲一生的军旅生

涯。尤其还有另外一个很有意思，讲我父亲和林彪之间，这两个将领打来打去，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打到广西。而且谁制作的呢？CCTV军事频道。他们的国防大学做的。

记者：讲林彪跟白崇禧？

白先勇：解放军做的。而且更叫人惊讶的呢，是很客观，没有大的扭曲，比台湾还要客观。台湾对我父亲的历史不见得有这么客观的评述。他们承认我父亲是国民党的第一战将，也提了毛泽东对我父亲的评价是“中国境内最阴险狡猾的军阀”。因为我父亲在1949年的时候在湖南青树坪打败了林彪。毛泽东很气，就讲了这句话。这些节目里面都有。所以我觉得，以我父亲个人作为例子，渐渐地在突破在转变，肯定要有一些时间，他们确实在转变当中。

台湾纪念抗战胜利 情绪复杂

记者：中国大陆今年拍的有关抗战的电视剧、纪录片、影片非常多，有几十部。你怎么看北京用这么强大的文化力量去纪念、诠释这场战争。相对来说，台湾这边做的似乎没那么多。

白先勇：台湾很奇怪。这个仗是国民党打的，国民党怎么好像自己放弃了发言权。牺牲这么多人，怎么会这个发言权不拿在自己手里头？我觉得台湾现在还是国民党执政吗？国号还叫中华民国吗？中华民国国民党执政的政府为什么不大大地做这个抗战胜利？应该老早做的。拍各种的影视、书籍，开各种研讨会。他们有小型的，很零碎，而且有点急就章的味道。应该是大规模的，像共产党的那个样子。

记者：这段历史不只是被扭曲，事实上在台湾似乎也受到了漠视跟淡化。这牵涉到台湾不同族群对纪念抗战胜利有不同的观感。有人甚至觉得，我们为什么要纪念抗战胜利？

白先勇：有这么一个说法我觉得非常荒谬，就是好像抗战胜利和台湾没有关系。怎么没有关系？没有国民党下面的人牺牲这么惨重，让日本投降，今天台湾还是殖民地，还是日本的殖民地。难道台湾的人民还愿意当日本的殖民地吗？这怎么会和抗战没有关系？是这么多人的牺牲得来的。

我觉得不要因为政治立场不同，就影响对抗战胜利的态度。这是全民族的，抵抗外族的圣战，除非你不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你想当日本人，还怀念当日本人。当然应该对这段历史有一定的公平跟尊重。

记者：台湾有统独的意识形态跟省籍情结，加上明年又要举行总统大选，所以你谈纪念抗战胜利，难免会与政治扯上关系。你怎么看这种情形？

白先勇：我觉得这些都是多余的。抗战胜利是何等重大的一件事情！怎么会还考虑到几张选票？而且，也许你正气凛然的，把你的党魂国魂召回来，还可能唤起民众对你的支持。国民党要面对自己过去的历史，辉煌壮烈的历史。

回忆战争 是为了阻止下一场战争

记者：您认为应该怎么用文化的力量去纪念这场抗战？能不能把大家的集体记忆唤醒？不管在台湾也好，在大陆也好，拍几部好看的电视剧，多出版几本畅销书，用文化的力量去把这种隔阂消除？

白先勇：现在是影视时代，我想就要拍几部很要紧的记录片，就像美国HBO拍的那些二战的纪录片。我记得有个HBO拍的，用非常动人的声音叙述的。这一类东西的影响很大的。我们要有一套完整的抗战纪录片，可以到学校里面去放。现在我们的学生对我们的抗战史很冷漠，根本不了解。因为这边我们随便写教科书嘛，所以对抗战历史根本就不了解了。所以我觉得第一，要拍影片。那个《一寸山河一寸血》，拍得就很用心。

我们应该用政府的力量来拍这个。但是我们民间也可以做这个事情。很多人如果有这个心，可以大家一起来。我在这个世新大学策划的一连串的抗日战争讲座，我觉得很动人。齐邦媛^[1]教授跟我两个人做了一个对谈，就是回忆我们俩的童年。她比我年纪大一点，90岁高龄。50分钟的演讲，正气凛然，掷地有声，我在台湾没听过这么让我感动的演讲。



台湾知名学者齐邦媛

记者：她还有一段非常感人的战时的爱情故事。

白先勇：对，我想，像齐邦媛教授这样的演讲就是民间的力量。我们正在想办法把它做成DVD。我想这个可以到处去放。民间有心，也可以做。

记者：民间的文化人士，可以集体创作，集思广益。

白先勇：对啊，我们还没有很好地拍一些战争片呢。早期还不错，《英烈千秋》，讲张自忠的那个，还不错的。

记者：当年有很多，现在好像这种题材的不拍了？

白先勇：意识形态问题。电影还是很要紧。

记者：如果美国之音的这部纪录片能让年轻人看到，你希望对我们的受众传达一些什么讯息？希望他们对这场战争有些什么正确的认识？受到什么样的感动？

白先勇：算上九一八，这一共是14年。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苦难之一，外族入侵。这一场战争，是不能忘记的，绝对不能遗忘的，这是前车之鉴嘛！否则同样的错误还会重犯，人类最大的弱点就是不记取历史的教训。经常会重复同样的一个错误。

如果日本的青年真的相信日本右派的言论，那么他们对这场战争就没有记取教训。所以我讲，回忆战争就是要阻止下一个战争，这是最要紧的。因为回忆战争才晓得这么大一个战争多么可怕。而且为什么会有战争？这个大家要检讨，省思。

（第一章完）

-
1. 齐邦媛为台湾知名学者，兼及编译、评论、创作。1924年生于辽宁省铁岭，1947年开始到台湾从事英语教学，引介英美文学到台湾，并将台湾文学英译推介到西方世界。 ←

第二章 张道宇忆张灵甫：从万家岭到孟良崮



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希善待之；幼子希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

—— 张灵甫绝笔

记者从今年年初在新闻上看到张道宇先生寻找父亲张灵甫将军遗骨的时候，便开始联系纪录片的采访，电话那一头的张道宇总是在各地奔忙，一会儿在长沙，一会儿又到了常德，片刻也不停歇地沿着张灵甫将军生前的战场遗址奔走，最后我们敲定在台北与张道宇先生进行这次的专访，他在台湾停留的这段期间，除了受邀前往凤山参加黄埔军校的校庆活动，也与其他抗日名将——胡宗南、吉星文、高志航、邱清泉等人的后代聚会，并在6月15日前往忠烈祠祭拜父亲张灵甫将军。以下是记者与张道宇先生的访问全文：



74军与万家岭大捷

记者：您今年亲自走访了许多父亲当年抗战的地点，像是常德、长沙等等。寻着父亲的足迹，看望当时这些参战的老兵，谈谈您所了解的八年抗战，父亲张灵甫将军有没有在他的日记中有一些回忆。

张道宇：他都没有写日记，但是我去了很多他的战场。从江西会战、南昌会战、湘西会战，一直到洞口最后一战都是他的74军在打。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一战是万家岭大捷。他偷袭，从山背偷袭出来到山顶去把16000个日本人干掉。这是晚上的时间。那个时候记者问他，你打完日本以后想做什么。他说，打完以后他也不在了。



万家岭战役日军106师团日军部旧址

记者：74军是蒋介石的王牌军之一，也是国军装备最好的军之一。谈一谈您所了解的74军？

张道宇：74军是王耀武带领的，他是第二军长，俞济时是第一军长。我父亲打上高会战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副师长。当时李天霞是师长还是副军长。后来也是跟我父亲一起打孟良崮，他打我父亲的右边，跟我父亲后来战死孟良崮也有关联。我父亲是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到了上高会战的时候，我父亲表现得非常优秀，把16000个日本人干掉之后呢，他马上就升得很快了。本来74军军长会给李天霞的，但是因为他在74军里面有一些争议，所以到了抗战最后，就把军长的这个职务给了我父亲，把他派到100军去了。他心里可能有点不平衡。所以在孟良崮战役的时候他就没有帮忙。

记者：孟良崮战役我们稍后会提到，不过先回到抗日战争，您父亲张灵甫在抗日战争当中，最重要的战役是什么？是万家岭大捷吗？

张道宇：那个是最重要的战役。毛泽东以前也曾经说过，他那个战役是最伟大的。万家岭大捷是抗战中唯一全部歼灭日本师团的战役。

记者：当时74军是蒋介石的王牌军，也是国军装备最精良的军之一。当时您父亲的军队有没有与美军之间有一些互动，譬如接收美军装备，或是美军顾问的训练？

张道宇：嗯，应该是有。我有张照片是1946年战争结束以后，美军的两个顾问在南京和整个74军整顿军队时照的。里面有何应钦将军，有白崇禧，有我父亲，有两个美军顾问，74军的军队在后面。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3月，张灵甫所在的74军接受改编为整编74师，因抗战时期作战勇猛，蒋介石特配备全副美械装备，师长张灵甫兼任南京警备司令，戍守南京。因此被称为“御林军”。图为改编完成后，张灵甫（前排左二）与同僚合影。

张道宇：抗战到了最后就是美军的配备啊，子弹打得很快的。抗战刚开始的时候国军的配备是很糟糕的。那时候国军为什么这么多人战死，就是因为日本的武器超越我们国军太多了，他们的枪啊，飞机啊，航空母舰。那时候1928年就有航空母舰了。那时候国民党有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

记者：谈到这个美军对国军援助的部分，像是飞虎队的陈纳德将军就曾经援助第九战区的薛岳将军，您父亲当时在战场上曾经接受过美军的援助吗？

张道宇：没有。不过谈到薛岳将军的长沙会战，那也是打得蛮精彩的。常德会战的时候，日本人破获了王耀武，74军军长的密码，他们弄了一个像网子一样的（陷阱），负责保卫常德的国民党陆军第74军57师就进去了。57师打得很惨烈。战死了差不多8000多人。日本人也差不多有12000人阵亡。那一仗也打得蛮精彩的。

从未谋面的父亲



少年张道宇与母亲

记者：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对父亲的回忆和成长的心境。

张道宇：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才刚出生三个礼拜。我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像是胡为真，我们几个的年纪都差不多，因为后来到了1945，46，47年的时候，刚打完了仗，都想生孩子，以为接下来有好日子过了，没有想到…

记者：您才三周大就失去父亲，成长的心境是怎样的？因为和父亲从未谋面，父亲也没有留下日记，您只能通过去探访当时的战场了解张灵甫将军，您是用怎么的方式和心情去回忆父亲的？

张道宇：我回到父亲当年的战场上去看望了许多当时与我父亲一起参战的老军人，我想照顾这些老军人。我们现在组织了很多年轻的义务团体来照顾这些老军人。国民党也放弃了，共产党也放弃了，没人照顾这些老军人。所以，大部分都是90多岁的老军人，景况都蛮惨的。

记者：这个群体是相对来讲被大家遗忘的一群人。

张道宇：对。

记者：国家的照顾一直以来不是很足够，但是现在因为要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这个群体好像又被大家想起来，重视起来，就好像是我这样，也开始寻找这些老军人的故事，访问抗战英雄的后代。您怎么看待今年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

张道宇：再不救这些老军人，他们都已经90几岁了，没有过过一天的好日子。所以说做义务的、年轻的都是自己的团队，每个省都有个团队，他们去照顾老军人。有时候每个礼拜，有时候每个月几次，给点钱给他们，或者给他们一些每天的日用品。他们需要什么就马上帮他们解决。假设他生病了，他们可以带他去看医生。还有很多热心的人捐钱给他们，这个团体才能运作。



张道宇与老军人合影



张道宇与老军人合影



张道宇与老军人合影

记者：事实上，对于国军遗留在大陆的老兵，现在在台湾的政府可能也是鞭长莫及，对他们的照顾也是没有办法做到。今年台湾的马英九政府想藉由抗战胜利70周年，尽量做些什么吧？有人提议说给还在大陆的老兵也颁发一些抗战纪念章。您觉得这些动作，对这些老军人们有意义吗？

张道宇：是有点意义。但是还是不够就是了。国民党欠他们太多了。

记者：怎么说？

张道宇：他们为国，为民族打日本人，到了最后被共产党批斗。国民党对他们有些贡献吗？我觉得没有太多的贡献。

记者：您所了解到的，可能有非常悲惨的例子，比如您刚刚提到的被批斗，在文革期间不幸被整死的也为数不少。

张道宇：太多太多了，太多例子了。像我父亲的副师长蔡仁杰，就是当时在孟良崮跟他一起走的嘛，在山洞里面。他的老婆就是在文革的时候自杀死掉了，他的儿子也自杀死掉。其他被中共批斗的，像王耀武也是一样的，他被俘了以后放出来，每次批斗就把他抓出来，到1968年的时候心脏病发作死掉了。康泽也是一样的。出来以后也是被批斗。

你的英烈 我的战犯

记者：我们看到许多国民党的抗日名将，在不同的政治环境里被整死、被批斗，下场凄凉，祸及妻儿。当然这也谈到了两岸之间对您父亲张灵甫将军所持的不同评价。台湾方面认为张灵甫将军是英烈，放在忠烈祠。另一方面，过去共产党认为他是蒋匪的军头。您有没有看到北京方面这些年曾经试图为这些人平反？您有看到他们的努力吗？

张道宇：其实，2005年的时候，当时的胡锦涛总理承认国民党是负责抗日的正面战场，共军是负责敌后作战。所以他已经承认了。今年习近平主席要办一场纪念抗战的大阅兵，我要看他到时候怎么讲。

记者：所以你会很关注今年9月3日在天安门广场前举办的阅兵仪式？

张道宇：是的。我看到习近平主席在卢沟桥参观中国人民抗战纪念馆的时候，他问馆长，为什么日本人投降了，国民党没有投降共产党？那这句话对我来说非常惊讶。像你们在华盛顿那边不是也才刚举行了纪念二战结束的大游行吗？国民党的国旗在那边，没有共产党的国旗啊！那他在问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他知道这个历史吗？

记者：没错，我就在大游行的现场。我看到的都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还有中华民国的国徽。我没有看到五星旗。

张道宇：所以说嘛，他是真的了解这个历史吗？还是不了解这个历史。因为他们的历史和我们的完全不一样。

记者：那你怎么看国民党和共产党对抗战所做的完全不同的诠释？

张道宇：所以他还是不承认嘛。他假设承认的话，国民党、共产党都是为了中华民族去对抗外族入侵，那这就是两岸团结了，他不承认的话，就是分裂。我记得在1972年，有很多日本人到台北的忠烈祠去祭拜这些军人，他们是尊重历史。日本首相安倍也曾经到过忠烈祠。那他中共有没有呢？因为中共没有小日本的话，有今天的共产党吗？也没有啊，你说对吧？

记者：根据我的了解，您的母亲在十年前有参加过在北京举办的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活动是吗？

张道宇：对，我跟她一起去的。

记者：当时为什么想去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活动呢？

张道宇：因为他那时候承认国民党抗日，打的是正面战场。我母亲写了一封信给胡锦涛总理，赞美他，他真的有勇气这样做。承认国民党是正面战场。但是我现在要看习主席怎么表现。

记者：所以2005年的时候，胡锦涛的说法算是有进步的？

张道宇：当然是有进步的。那是很大的一步。

记者：您和母亲今年9月份会去天安门那边吗？

张道宇：应该会请我们过去。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收到他们的请帖。

张灵甫与妻诀别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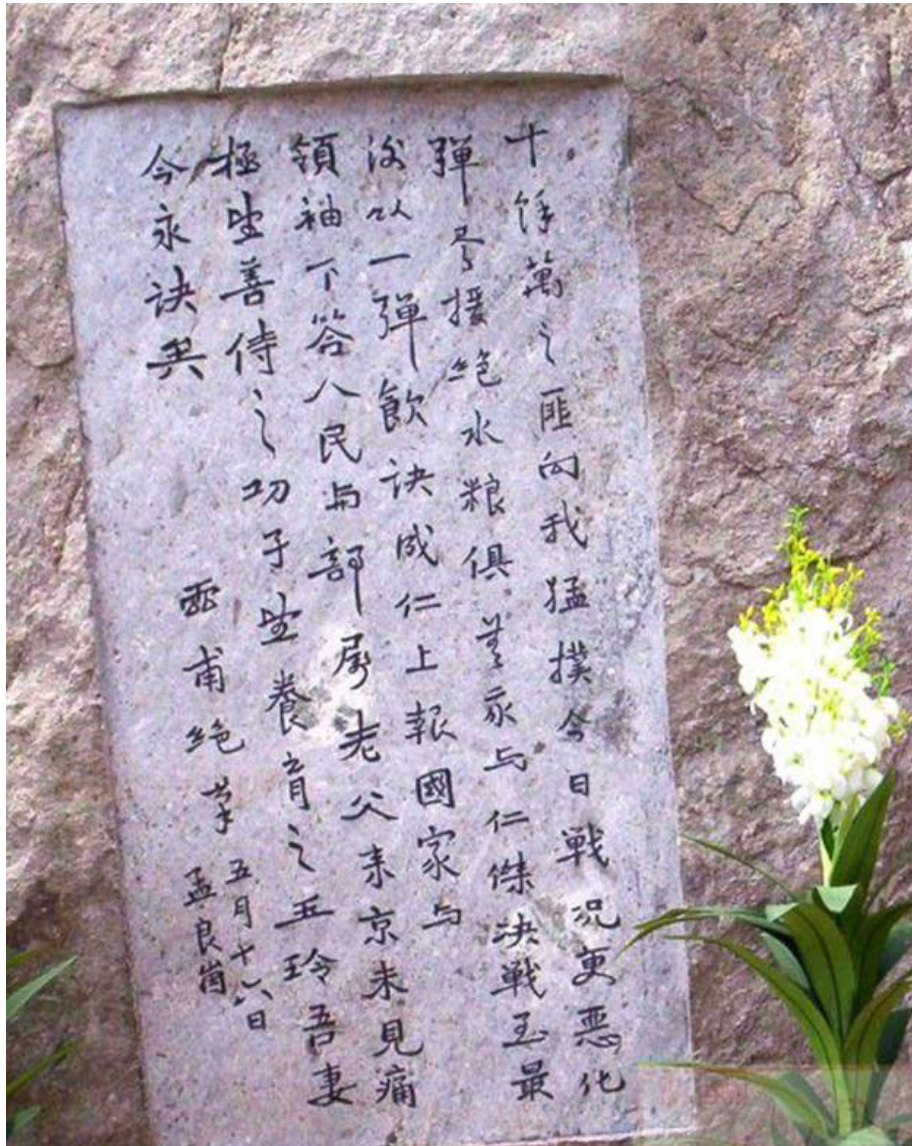
记者：谈到您的母亲王玉玲，我发现在网路上能够看到的有关张灵甫将军的一些故事，其中有许多着墨在您父亲和母亲认识的这段过程还有他们的爱情故事。你会不会觉得很惊讶，您的父亲去世近70年后竟然在中国有这么多的粉丝？父母的这段爱情故事好像也在中国引起了一阵疯狂。

张道宇：一个是当时允文允武的国军第一美男子，又打了那么多胜仗，一个又是当时的美女，两人的故事成为大家的焦点，没有什么好稀奇的。



张灵甫

记者：我在读到张灵甫将军给您母亲的绝笔信的时候，我还蛮感动的。你作为这段爱情故事的结晶，您在读父亲这封绝笔信的时候，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张灵甫写给妻子的绝笔信

张道宇：他上下左右全部照顾到了。国家、部队、家人、老人家，他在信中全部都照顾到了。

记者：会不会觉得很遗憾，没有见到过父亲？

张道宇：那时候有这个手机就好了，可以照个相。那时候没有，所以很遗憾。



技术合成的张灵甫全家福

记者：现在母亲身体如何？

张道宇：那个XX（指某家媒体，此处隐去其名）啊，他们的两个年轻人想要访问我母亲。第二天她要带我儿子玩。早上四、五点要起来。他们的人很莫名其妙就晚上七、八点过来，一直访问到晚上一、两点钟她才睡觉。然后早上四、五点钟又爬起来。第二天就中风了。

记者：母亲也是很辛苦，在没有你父亲的情况下，把孩子拉拔大。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母亲都是怎么回忆您父亲的，比如说看他的照片啊、书信啊？



张道宇：你想想看嘛，一定是念念不忘嘛。她每天都在想，她在想什么呢？你想想看，我父亲的遗骨在山东，还没找到。还没有鉴定就是了，他们说在山东。我去年去了那个地方，那个农民就是勒索我要钱，一句话。鉴定之后不管是不是我父亲就是要付那个钱。这是一个农民无知的做法。

寻找父亲的遗骨

记者：跟我们谈谈，您和母亲想要寻回父亲的遗骨，这个事情是怎么开始的？

张道宇：2007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去那边，到孟良崮去。然后他们带我去这个地方，那个农民家。那个老人家要我在那边做个纪念塔在那边，我说我做什么纪念塔，我才不做，这个乡下的地方，谁来看这个地方啊？2014年的时候，我想马上就要抗战胜利70周年了，我想在这个特别有意义的时候，把他的遗骨运回他的家乡去。所以2014年的时候，正好有个会，做完这个会以后，那两个小伙子是军人，他们说你们要不要去见见埋你父亲遗骨的那个地方，他带我去。我就跟张自忠的孙子一起去了那边。我不敢进去那边。因为农民看到我的话就会勒索，我没有进去。我和张自忠的孙子在外面聊天，要两个小伙子探路。假设几万块钱的话就给他几万块钱，鉴定一下就好了。哪知道他们谈了三、四个钟头出来之后，他们竟然要勒索我20万！20万，不管是不是我父亲都要20万。假设鉴定出来是我父亲的遗骨的话，要把棺材搬着走，你说20万是多少钱，那是天价了！

记者：这样讲起来的确很不公平。张自忠就有个很好的墓园。事实上各国的英烈都应该受到尊崇。他们的遗骨都应该要得到非常好的保护，在一个能让后人与民众去缅怀他的地方。日本给日本军人做的墓都是非常不错的，像他们的靖国神社，也都非常肃穆的。但是你父亲的遗骨到现在都没办法魂归故里。不要说是做个很漂亮墓园，他连回到老家都没有办法，作为一个他的后代，你当然会尽最大的努力。你有没有想过，寻找什么样的渠道或途径协助你们跟这些当地的农民谈判？

张道宇：我去了那个济南的统战部。他叫我不去找新闻记者，低调一点。然后把我们又转到陵夷的统战部，然后又是夷南的统战部。没有人在办事情的。这个济南统战部的局长也下台了，落马了，跟他的上司也落马了。我不知道他们在干嘛，他们都不做事的。

记者：有没有试图找国民党政府，问问他们有没有什么办法？

张道宇：我今年9月份找习主席看看。

记者：通过两岸之间的协商和沟通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张道宇：对。



张道宇希望让父亲魂归故里

照顾老兵、出书纪念父亲

记者：我知道您从今年五月份开始，前往张灵甫将军在各地的战场遗址看望老军人，又到台湾与黄埔的后代聚会。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您是想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在这特别的一年来纪念您的父亲吗？

张道宇：对。因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今年再不说的话，那就太晚了。我今年还要出一本书，有关我父亲的书，到时候送你一本。我还想做一个基金会，我想做一些事情帮助那些老军人，有关我父亲的这本书，可以和中国的一个出版社合作，假设我去每个省签名的话，得到的钱可以全部捐给那些老军人。每一省的老军人。

记者：等于是把您对父亲的这种怀念，为父亲所做的这些努力，回馈到这些老军人身上。谈谈您出书的计划准备的怎么样？

张道宇：我已经写的差不多了。8月1号给出版社看。他们要改什么东西，我再加点照片再做成一本书就好了。再去每个出版社签名。卖这个书。签名的钱就给每一省的老军人。

记者：其实有关于您父亲的故事，在大陆除了书籍之外，也有电影和电视剧在讲述这个74师，还有孟良崮战役。您自己看过对不对？您觉得真实吗？

抗战影片“加油添醋” 剧情不符史实

张道宇：我都看了。都是要掺一下共产党在里面，没有共产党的话中央不会批的。一个老人家写了一个剧本，花了三年的时间，给了中央。中央说要加共产党进去，他加了共产党，就又给北京，北京说，不能拍，还要多加点醋，这样来来回回五次、六次，他说放弃了，不拍了。还有一个华人在美国，他写了一个剧本要我去赞助，写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他说74军守南京的时候，我父亲的部队没有子弹了，前面都是日本人，我父亲就命令他的部队，把那个刀插上去，下令要搏斗了。这个时候，哪里知道，忽然前面一阵枪响，啊，日本人一个一个倒下去，出来一个谁你知道吗？救了我父亲，是新四军！新四军？那时候新四军还没有成立咧！像这种事情怎么可以播给大家看？

记者：谈到歪曲史实，好像外界对您父亲在孟良崮一役中究竟是怎么战死的，争论也很多，根据您的实地探访，您觉得最真实的是哪个版本的说法？

张道宇：我后来找到当时在山洞内发电报的那个人，他证明了当时所有的人在山洞里面自杀的情形。我可以把相关资料发给你看。

根据他的说法，当时第一个走的是卢醒将军。然后是我父亲，命令他的卫士把他枪毙，第一次打上去的话，没有走，后来加了一枪。然后是一个个下去。你不要在山洞里面自杀，你要出去的话呢，你就出去吧！第一个走出去的就是参谋长魏振钺。第二个旅长出去的时候呢，共产党还没有上来，所以他出去了以后就听到后面山洞里面啪啪几枪就结束了。然后还有一份孟良崮研究呢，证明五个人在山洞里面，最后饮弹成仁。这份调研报告是陈毅将军题的字。他们的版本也很多的。

记者：所以其实您为了要还原父亲当时的历史，做了很多功夫去访问当时这些亲眼目击的证人，您花了多长时间去做这些工作？

张道宇：我只要是碰到74军的，我就问他打过孟良崮没有，打过，那这个战当时是怎么打的？

记者：这也是您作为张灵甫将军的儿子，回忆父亲的一种方式。虽然没有亲眼见到过父亲，但是希望通过那些亲身参与战争者的讲述，拼凑出当年父亲的情况。

张道宇：是。

黄埔后代聚台湾 延续父辈情谊

记者：您现在是黄埔后代联谊会的会长是吧？

张道宇：对。

记者：您这次到台湾见了很多黄埔的后代，您跟这些黄埔后代聚会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大家聊天的时候是不是都在谈自己的父亲？

张道宇：我也不是只跟黄埔的后代聚会，像是很多共军的将军的儿子我也都认识。像是周总理的侄子、侄女我也都认识。所以不管共军也好，国军也好，很多人我都可以交朋友的。

记者：那跟黄埔后代之间有特别的感情吗？因为你们的父亲有类似的经历。

张道宇：有特别的感情，对。因为他们的父亲也都是不怕死的。都是很年轻都走了。

记者：不怕死的后代之间是不是也有一些雷同与契合之处？

张道宇：我们的父亲都是为了国家嘛。假设不打的话，国家都灭亡了。你说今天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守金门

岛的话，我们台湾不是变成一个共产党了嘛。那样的话会有多少人被斗死啊。

记者：后代们聚在一起聊的时候，有没有说对两岸的未来有些什么看法？希望两岸未来怎么走？

张道宇：他们（中共）要承认历史，不能抹黑历史和这些抗日的英雄。然后，我希望海峡两岸和平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一定要承认历史。很多朋友在中国，他们的历史和我们的不一样。但是现在大家有电脑、能上网了，很多事情现在都了解来龙去脉了。谁打日本人，谁没有打仗，他们都搞得很清楚了现在。

记者：很多老兵都跟我说，不要小看人们对历史不同的诠释。因为如果历史你都不承认，很可能就会爆发另外一场战争。所以正视历史、承认历史，并且还原历史，是非常重要的。

张道宇：这都是为了中华民族。

记者：我们拍片，你要出书，不论是用文字还是影像记录，都是很有必要的。我的问题差不多了，您有什么特别要补充的吗？

张道宇：我希望再多一些人出来帮助这些老军人，因为他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这几年还可以为他们做点事情，希望大家都站出来做点事情！

《七十四军军歌》

词：田汉 曲：任光

起来，弟兄们，是时候了，

我们向日本强盗反攻。

他，强占我们国土，残杀妇女儿童。

我们保卫过京沪，大战过开封，

南浔线，显精忠，

张古山，血染红。

我们是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锋；

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锋！

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锋！

我们在战斗中成长，我们在炮火里相从。

我们死守过罗店，保卫过首都，

驰援过徐州，大战过兰封！

南浔线，显精忠，

张古山，血染红。

我们是国家的武力，我们是民族的先锋！

起来！弟兄们，是时候了！！

踏着先烈的血迹，瞄准敌人的心胸，

我们愈战愈勇，愈杀愈勇。

抗战必定胜利！杀！建国必定成功！！

（第二章完）

第三章 薛昭信忆薛岳：长沙大战失眠夜



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央希望弃守。父亲认为他一定要守。蒋中正要陈诚和白崇禧两个人去劝他撤离。讲了半天，双方意见不合，索性不接电话，一直到那天晚上，蒋夫人知道他们已经吵得不可开交，打电话来。父亲告诉蒋夫人，“如果赢了，那就是国家之福，如果输了，我就提头来见。”

—— 薛昭信

薛岳（1896-1998），广东韶关乐昌客家人，一级上将，曾在抗日战争中取得多次对日作战胜利，被认为是抗战中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薛岳曾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国共战国民党战败后撤退至当时属广东的海南岛任海南特别行政区长官。1950年4月，海南岛战役失败，薛岳撤出海南到台湾。抵台后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行政院政务委员，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102岁高龄逝世。

前言：担任建筑师的薛昭信先生一开始其实并不太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他一直跟记者说，他跟父亲不熟，也没有足够的史料可以佐证来讲述父亲的事迹，最后经记者再三要求，才答应在办公室接受采访。访问准备开始之前，薛昭信先生仍忙着处理公事，访问刚开始的时候，他也一派轻松，笑说父亲是个很无趣的人，没想到才刚进入第三个问题，一谈到父亲在打长沙会战的时候因祖父去世无法奔丧而失眠，薛昭信先生的情绪就完全不能自己，对父亲的怀念溢于言表，多次摘下眼镜，擦拭止不住的泪水。记者临走前，还请秘书提供了许多薛岳将军生前的照片、档案以及一本由中央研究院编著、厚达600多页的《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原来，对父亲的爱一直都深藏在心中，只是没有机会说出口。以下是作者与薛昭信先生专访全文：

拼凑父亲的容颜

记者：印象中的父亲薛岳将军是个什么样的人？

薛昭信：他很少笑，也很少跟我们讲话。我们小孩子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有什么事情，他就很简单，就骂你嘛。所以我们小孩子最重要不要犯错。等到从美国念完书回来陪他，那时候他90岁了。陪他是为了让他开心。那他也不会讲什么话。我们唯一看到他笑和讲话是什么呢，是他后来摔伤了在医院，我带我的女儿跟儿子去看他。他就这样，一手抓一个，他就笑。看到孙子就开心。所以我们说，我们看到他唯一的笑容就是跟孙子在一起的时候，跟我们他不会笑的，他笑不出来。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就是个很无趣的人。



薛岳将军和他的孙子

薛昭信：第一个呢，他是个很无趣的人，第二个呢，他是个很规律的人。他每天的作息都是一模一样的，做一样的事情。从嘉义到台北开会，他早上三点起床，运动、写字、吃早餐、看报、休息。中午吃午饭，再休息一下。他全部都有一定的schedule（时间表）。他脑袋想的也还是国家的事情。

我们是后来才开始对他有所了解。中央研究院为他出了一本书，我们对他真正的认识，是从那本书开始的。中央研究院那一本书呢，写的很严肃，都是打仗的事情。没有写他什么自己的事情。

后来我们倒是从陈诚的家书里面找到一些点点滴滴的事情。再将一些家书，一些公文，都联系起来，组成一些画面。

记者：这些拼凑的过程是在父亲离开之后才开始的吗？

薛昭信：就这几年才开始拼凑。因为陈诚^[1]的女婿余传韬^[2]，当年花了很多时间整理陈诚的东西。他的资料可能比陈履安^[3]还多。他那天也有出席国史馆出版陈诚日记的发表会，我有看到他的签字，但没有看到他人。从

那边他拼凑了很多东西给我。像最近陈诚先生的日记出版。我就把这本书拿来和我父亲留下的部分贴起来去拼凑。

记者：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从您刚刚谈到的这些关于父亲的史料，还有您拼凑的过程来看，薛岳将军对抗战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薛昭信：我很难用这些拼凑出来的资料来讲述他的贡献。因为他作为一个军人来讲，我觉得其实算是蛮幸运的。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几个大的会战，大部分他都参加了。淞沪会战之前，他在贵州当省政府主席。他自己就请命到上海去打仗。所以从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然后三次长沙会战、长衡会战，他全部都经历过。很少有人有这么好的机会。尤其对一个军人来讲，让他去经历那么多，让他去发展。我想这个是他想要的事情，他达到了。但是这个过程，尤其在那个时候，中国是很穷困，物资很缺乏的情况之下，日子是非常非常苦。

长沙大战遭父丧 夜不成眠

薛昭信：中间我们讲他苦，这是可以看得到的。从第一次长沙大战完了之后，他写了一个公文给陈诚，说他要辞职，说他晚上睡不着觉。在第一次长沙大战打到中间的时候，我的爷爷过世，他那时候是不能回去奔丧嘛，所以一直等到长沙大战结束。几个月之后，隔年，他才回去把爷爷下葬。这个过程对他来讲，应该是很辛苦。但是这些东西他都不写（日记）。

记者：他只写了一个公文给陈诚说

薛昭信：他晚上不能睡觉。（摘下眼镜拭泪）

第九戰區司令官長司令部辦事處來電

約	六	戰	卓	兩	日	特	辦	擬	示	批	長	渝
半	戰	區	英	次	(子)	急	公	以	以	上	沙	字
年	區	副	接	會	職	業	令	湘	湘	上	岳	第
候	司	司	任	戰	兼	主	令	省	南	上	岳	一
體	令	長	湖	用	任	任	令	民	之	上	岳	第
力	長	官	南	體	湖	親	令	性	重	上	岳	一
精	官	兼	省	過	南	譯	令	乃	中	上	岳	第
復	吳	第	政	度	省	轉	令	為	央	上	岳	一
再	奇	十	府	致	政	司	令	人	決	上	岳	第
服	偉	九	主	患	府	令	令	閣	不	上	岳	一
軍	接	集	席	失	主	長	令	任	敢	上	岳	第
役	任	團	以	眠	席	官	令	任	輕	上	岳	一
本	演	軍	專	病	三	陳	令	任	意	上	岳	第
戰	職	總	責	症	載	密	令	任	託	上	岳	一
區	因	司	成	懇	於	頭	令	任	託	上	岳	第
司	病	令	羅	派	羅	呈	令	任	託	上	岳	一
令	體	職	卓	副	副	委	令	任	託	上	岳	第
職	療	務	英	司	令	座	令	任	託	上	岳	一
務	養	懇	所	道	長	養	令	任	託	上	岳	第
懇	養	調	道	本	官	忠	令	任	託	上	岳	一
由	需	第	本			電	令	任	託	上	岳	第
第	時						令	任	託	上	岳	一

长沙会战期间薛岳递交给陈诚的公文

薛昭信：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拼凑出来的。怎么拼凑出来的呢？最近大陆拍了一个《长沙保卫战》^[4]。我们看完之后就发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们就要去印证嘛，看看到底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后来，我们老家广东乐昌九峰那边说，要拿家里的东西去那边，因为那边已经准备要装修变成博物馆。事实上我们没有东西可以拿给他们嘛。他们还给了我们一些东西（史料）。中间有一段就是讲到这件事情，那才能印证出来。但是在这些东西里面，我们找不到爷爷是什么时候死的，当时是什么样的状况。

记者：有时候是这样的。即使是有写日记习惯的人，面对他自己不想面对的事情，他那一页也会空白的。

薛昭信：可能是。

《长沙保卫战》

记者：《长沙保卫战》这个电视剧和您拼凑出来的史实相不相符？能不能呈现薛岳将军当年真实的情况。

薛昭信：我们看了就知道，它把他拍得太好了。他常常发脾气，一点事情就发脾气。陈诚在他的家书里面也是这样写。家书里有两段，一段说，不是很熟悉他的人很难受得了他的脾气。家书里还讲到他很自我，什么都以自我为中心。

那当然是要延伸到那个时代背景。在那个时代，那么多人打这么大的仗，听话的人大概都不能打仗。打仗的人有主见，觉得说你管的太多。中间的冲突矛盾，可能也是养成他的脾气出来。所以包括有次，有个将军叫王陵基去看陈诚，那就讲到说，因为王陵基好像是我父亲的副司令还是什么，准备要派过去（第九战区）那边。他们就告诉他，以后要小心相处。他说蒋介石也这么跟他讲，当他部下很难，当他长官更难。那从这就可以看出来。

他这个人是很有个性的。所以连续剧会把他拍的好一点。里面有很多东西很对的。其实他是苦读出身，他是少数军人里面有这么好的文学底子的。《孙子兵法》他看了很多遍。所以就算到了晚年，他有几本书他一定看的。论语、孟子、还有孙子，这几本书反复看，反复不停地看。我想他脑袋里面一定会想一些东西。

创“天炉战法” 誓死保卫长沙

记者：刚刚您提到说，父亲研读《孙子兵法》，后人在研究抗战的时候，都说薛岳将军是歼灭日军最多的国民党将领，有“战神”之称，还有一个自创的“天炉战法”。是不是他熟读兵家之学，自己去精研出那种战略。他怎么评价自己对日军的战术，或者您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是不是发现父亲精于《孙子兵法》跟他在战场上的表现有关系。这个“天炉战法”一直被大家所称赞。

薛昭信：他并不是念完书去打，我是觉得他念书是不断在念。大部分是战场上的实务经验，他自己再综合运用。第三次长沙大战，那“天炉”是到第三次嘛。其实他大概是从前面的徐州、武汉一直到台儿庄，第一次长沙大战、第二次长沙大战，多多少少都会有用到。但是战法也不一定是一定都对了。所有情况都不一定。我想他那个东西不是我们想像的、看书、看电视剧里面那么单纯了。应该是蛮复杂的事情。也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在里头了。那这运气就是靠你的决心和毅力了。我是觉得他的决心和毅力很强。那这种决心和毅力，本来是不可为的东西，让他做成了。

薛昭信：拿第一次长沙会战来讲的话，那时候大家都主张应该弃守，他一直都觉得可以打。那这种决心不是一般人能够下得出来的。一般上面已经叫你不打，你为什么还要去打啊？他还争了三天三夜才去打。还争到最后，连蒋夫人都抬出来了。

记者：蒋夫人出面？

薛昭信：因为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央是希望弃守嘛，长沙不要守了，他们过完之后再拿回来。他（薛岳）认为他一定要守。所以陈诚跟白崇禧就去找他谈。白崇禧赞成是放弃嘛，蒋中正要陈诚和白崇禧两个人去跟他好好谈谈到底是个什么状况。等于是劝他要撤离。

后来讲了半天，双方意见不合，索性不接电话了，一直到那天晚上，蒋夫人大概是知道他们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专门打电话来。他那时候的回话就是，这段是他（薛岳）的部下写的，他告诉蒋夫人，“如果是赢了，那就是国家之福，如果是输了，我就提头来见。”这个就是他的自信和决心。

记者：父亲的个性应该也是蛮刚烈的。

薛昭信：很强，非常强。

记者：其实这样的个性在战场上，应该是能够有所作为的。

与蒋介石微妙的将帅关系

薛昭信：战场上，他是个好的将领。他绝对不是一般人喜欢的朋友和同事。如果他争什么东西，要什么东西，要不到他可能会脾气很大。所以大概除了他自己部下能容忍他，别人都不行吧。他自己部下大概也有些人受不了他。这么多将领里面，你看他就是和陈诚，他们这几个老将领，张发奎啊是好朋友，我看他好朋友也不多啊。他有事没事就是找陈诚去抱怨。然后连蒋介石有什么事情要问他（薛岳），也找陈诚去问了。这个

关系变得很奇怪。陈诚在中间，也受了很多双方无形的压力。

我看到有一个东西，就是蒋介石问他薛岳为什么这样子做。他还要中间人去帮他解释。所以他的个性应该是蛮强、蛮自信的。人家的批评对他来说不在眼里，他很骄傲，他很傲气。

记者：本来我是要到后面再向您父亲跟蒋介石到台湾之后的关系。可是现在听起来，可能两人在抗战的时候，对某几场会战在战略上的不同想法，就曾经出现过不同意见。

八年抗战打造战神传说

薛昭信：应该是从北伐就开始了吧。主要是我父亲很早出来。他15岁出来，17、18岁就跟国父了。他陆军小学大概没毕业就跟国父去搞第二次革命，民国2、3年的时候。中间又有一段时间，因为还是革命党的关系，被抓去粤南关了两三年。回来之后才进保定军校。之后他就在粤军然后跟着国父。国父在观音山事变^[5]的时候，他是国父的侍卫营营长。一直到北伐。所以他跟蒋中正正是两个几乎不同的路。

北伐之后引发的事件就是裁军。这个裁军是陆陆续续，每一次都会对他有大的冲击。所以他中间就辞掉了。北伐完了他就辞职了。一直到剿匪才再找他出来。

记者：我们都说抗战是中国苦难的一场战争。军民一心，靠的是意志力，好不容易拿到最后的胜利。但是这个中间有好多将领们，曲曲折折，情绪上的猜忌，不信任对方，不同意见的，美国也跟中国之间说是同盟作战，其实也是剑拔弩张的盟友关系。这场战争真是…

薛昭信：对蒋介石来讲也是很辛苦。

记者：又抗日，又剿匪。他也是内心煎熬很厉害。

薛昭信：那个时代其实创造了这么多平凡人的不平凡。如果不是在那个时代，我父亲可能是一个农夫啊。他不可能出来这么打一个仗，到现在，他死了那么久，都还有人在谈他。

成长过程少了父亲身影

记者：但如果他是个农夫的话，你们家庭中父亲的身影会多一点。

薛昭信：那当然了。

记者：但他不是农夫，是位名将。少了父亲陪伴的家庭生活是怎样的？

薛昭信：我是家中比较小的，所以没有对父亲在抗战时期的直接印象，我听兄长们说，当时我们家都是跟着部队很近，但是有一段距离的安全的地方。譬如在长沙的时候，他们就回到了乐昌九峰，九峰就是在湖南的边界，韶关那边。有时候，会在南昌。所以家里面是跟着他跑的。家里人不见得说是留在故乡，因为故乡也不见得是安全的。所以家里面也是随着部队一直在流离啊。

记者：所以妈妈是带着哥哥姐姐跟着父亲的战地而迁徙。这样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妈妈有没有跟你们说过什么？

薛昭信：其实很难讲。这样也使得妈妈在家庭里面变得很重要。妈妈没有办法照顾好一个家庭的话，小孩的成长就会有很大的缺陷。所以军人家里面有很多不是很好，有很偏差的情况出现。都得靠妈妈，因为他不可能有心思照顾到家里嘛。



薛岳与夫人

但是你看陈诚。陈诚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他跟陈夫人之间的感情非常好。写了那么多家书，中间讲的点点滴滴，譬如他跟我父亲今天做了什么，他也在家书里面写了。所以这是我们拼凑父亲最大的来源之一。没有他（陈诚）的日记我们拼凑不出来。

记者：小时候的记忆就是父亲都不在家里，都是在为国打仗。作为一个看不见父亲的孩子。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薛昭信：我们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反正家里面就是这样子被训练出来嘛。所以觉得我们自己要很低调，很小心。不要让外面用不同的眼光看你。因为我们小时候，我们家庭和别人的家庭不一样。那如果什么事情让别人觉得我们家里不好的话，就不太好了。那就自己的压力也变得比较大。

记者：这真的是很奇妙。您是从这几年来可能有《长沙保卫战》，或者找到一些陈诚的家书，您才慢慢去了解当时的父亲是什么样一个样貌。

薛昭信：其实最早是跟我儿子开始。我儿子很小。很奇怪，他出生的时候有个喇嘛，说他是我父亲的兄弟。我说开玩笑，我说我还服侍他一辈子。但是从小我们在讲我父亲的事情，他就很感兴趣。很少有小孩子是这样。我是跟他这样慢慢就翻我们家唯一的那一本圣经，翻翻翻，他就有时候会去网上查很多东西。我们是这样子开始的。并不是看《长沙保卫战》开始了解父亲的。

那这个之后呢，第二次就是余传韬。余传韬那个时候在中央大学当校长的时候与我相识。后来隔了很久，他退休之后，他就说昭信你到我这边来，我有些东西给你看。他就拿陈诚的日记，还有一些公文给我看。这样

就慢慢拼凑起来。

去年也是我儿子看了《长沙保卫战》。他从美国回来，他说你要看，他弄给我看。要不然我怎么晓得《长沙保卫战》。他们大陆有带回来，我也懒得看了。我丢在那边，我说大陆的东西大概也不会拍的很好。是我儿子看了。

记者：这段很妙，是你的儿子为了想要了解爷爷，开启了这样一个拼凑的过程。那我们分享一个故事吧。前两天我访问陈纳德将军的外孙女Nell Calloway。她其实跟陈纳德将军相处的时间并不多。陈纳德去世的时候她才八岁。她说，家里完全不会跟她讲爷爷的事情，她也完全不知道爷爷在二战中的贡献这么大。后来是她在看教科书的时候看到爷爷的照片的时候，她说，这是我爷爷，从那开始，她才想要说去知道爷爷是做什么的。她现在想要做一个陈纳德将军的博物馆。她是近几年来投入这个研究的。

我觉得她和你儿子蛮像的，都是孙子之间，一开始都不知道爷爷是做什么的。但是发现了之后就整个下去挖掘。发现不得了，当时的贡献真是伟大。

薛昭信：这个东西有时候很奇妙啊。像我们就是要很多人拼凑出来。比如我三婶知道很多东西。因为在逃难的过程中，我们家里面的事情都是她在张罗。所以她等于是个大管家一样，她知道很多事情。她过世之后这条线就断了。现在又有很多从哪里传出来呢，就是我的堂哥。他就可以讲出来很多，他妈妈讲什么，爸爸讲什么，大部分都是他妈妈讲，应该不是他爸爸讲的。

记者：从那里也口述了一部分。

薛昭信：对。但现在可能还有一点，我们可能知道的就是，我还有个姑妈在香港，已经90多岁了。每一次去，我就坐在那边一两个小时。她讲什么就讲什么。万一她讲到我感兴趣的我再追一追，挖一挖。我挖出来我父亲有几个兄弟姐妹。我这个姑妈，我们叫她八姑姐，她说她不是第八，她是第十几。中间还有个兄弟是踢足球，在年轻的时候过世。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不止有五个兄弟，再加上八姑姐。这样才把他们家里面拼凑出来很多东西。包括我们族谱也是一样啊。他们也是拼凑了一些族谱出来。这是我们家，还算大家族，还可以拼凑出一些东西来。

薛岳与陈纳德的战地情谊

记者：我有一段历史想向您求证，就是说，那时候薛岳将军和蒋介石之间有一些嫌隙，包括他不是蒋的嫡系，而且蒋介石对于指挥军权和分配物资是很在意的。薛岳将军在第九战区，他被日军围成那个样子，陈纳德将军在违背蒋介石的情况下，知道投下去一定会被蒋介石记恨的情况下，还是去给您父亲支援，这样导致了后来，当然陈纳德自己和史迪威之间也有些嫌隙，在受降典礼之前陈纳德将军就被调回去了。据说他走的时候，您父亲薛岳将军是和他挥泪道别的。这段薛岳与陈纳德之间的战地情谊，您有所了解吗？

薛昭信：听起来很像是我父亲的个性。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一定很难和美国人相处。中美之间的差距一定比我们现在看到的差异大了有几百倍吧。中间他可以被美国人欣赏的，因为他会打仗。所以，即使他不会讲英文，以我们了解的美国人，美国人是服气的嘛。如果是你真的是有本事，他会很坦诚地对你。他跟蒋介石之间，蒋介石就是把所有的资源放在一手抓，再加上军政部里面有些扭曲的动作，他也没办法管到那么多，所以他跟陈纳德这段情谊应该是存在的。

后来到了台湾之后，我们住在林森北路，陈纳德和陈香梅女士，在隔壁也有一个房子。在那段时间就还有往来。因为他们有蛮长的一段时间来回美国与台湾之间。在台北也住。

记者：他两个女儿其实是在台湾长大的。

薛昭信：他就在我们隔壁的隔壁啊。台北的房子。

记者：你说美国对会打仗的人会服气哦，我看的资料里面，可能还有另外一个人是这样，就是孙立人将军，他也是很会打仗。他是抗战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他也是美国军校毕业的，所以美国人了解他会打仗，甚至可能更希望他成为统帅也不一定，有这么一种说法。导致蒋介石对他非常防备。

薛昭信：其实那段时间，真的很惨烈。我们死10000个人，日本才死1000个人。你现在看那个数字，比我们想像的差别更大。一次会战下来，可能我们死几万人、十几万人，对方可能才死几千个人，所以应该很惨。而且他们在湖南的那段时间会好一点，因为湖南是鱼米之乡，所以不但只是自足，它还支援旁边的战区。所以民生支援部分，他应该是够了。军火是一定不够的。

记者：回到陈纳德和您父亲的这一段，陈纳德将军这样子去援助第九战区，对父亲来讲应该是相当感动的。



薛岳带领部队行军

薛昭信：我想也是看到中国跟日本打得这么惨烈，才会拔刀相助嘛。

记者：您读到这段的时候，您怎么看美国人和中国人同盟作战的关系？他们长久以来其实对中国的贡献是不太提的对不对？

薛昭信：美国应该也是比较后面才来帮中国的，但是美国其实也比较中立一点吧，不会像其他的帝国主义心机那么重。

其实抗战开始时，德国和苏联两国的支援是最多。中间令我惊讶的是，英国是很奇怪的，不但不帮助，还在背后捅你。这个倒是很像英国人的个性。美国就是一直很开放，美国到底不是帝国主义。所以你看从陈纳德来说，实质的援助可能不是那么大，但是精神上的支持，在当时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中间有一段是我们要500架飞机吧。美国才给100架，从英国那边不要的拿来。但是100架也够打。

记者：其实陈纳德将军跟您父亲很像，他跟他的上司史迪威将军之间，对整个二战的想法完全不同，他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空军部分我是最强的，而史迪威是个陆军主义者。所以他跟他在打仗的时候想法不同。薛岳将军很会打仗，但是跟蒋介石的想法也不一样，因此说是两个都会被上司嫉妒的将领，在这场会战中情义相挺。那种情谊在大时代的战争背景下，才显得分外不一样。

薛昭信：这中间有一段是有记载的。是陈诚带着陈纳德将军和魏德迈将军一起去看我父亲，好像是在湖南，因为长衡会战当时也是打得很惨，也是有很大很大的争议。那时候指挥权也是非常混乱。那时候打了很久，那时候归咎错误还归咎到我父亲身上。那时候就是他们（陈纳德和魏德迈）听我父亲的简报，听完之后才了解整个一个状况。^[6]

你刚刚提到的史迪威的状况大概就是说，看你打成这个样子，干脆自己去训练。所以才在印度训练新军啊。大家对新军的运用也不一样了。我们是希望新军赶快训练完了回来，回来中国打。他们可能希望他们能用在缅甸印度。

记者：讲到这边我真的觉得您应该和陈纳德将军的孙女见见面。如果有机会见面的话，这个后代要是见面，回忆起两边的长辈的话，应该蛮有意思的。

战神之子相见欢

薛昭信：今年抗战胜利70周年的好处是，我们会碰到很多的第二代，像是白先勇啊。

记者：抗日名将二代之间聚在一起时是不是会有特殊的情感(bound)？

薛昭信：我们互相都会知道一些事情。所以只是说你要不要以开放的心态来接受这个事情了。所以我就开他玩笑啊。我说你爸爸真好，有个会写文章的儿子，可以美化他很多东西。我说你有空的时候帮我写写。他（白先勇）可能下的功夫比任何人都多，他以前都不会写这些东西。

记者：您有没有想做类似的事情。

薛昭信：我没有这么好的笔。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从九峰过来，他们希望建一个实体的博物馆之类的。我想这个很难。我就想做一个互联网的。把他所有的东西慢慢收起来。因为现在为止，我们很大的一个来源，是互联网上面的资料。所以我想互联网的东西，可以有很多。我们甚至可以在上面找到很多照片。有一张照片，大概五、六个将军，张发奎啊这些，都在一起行军。那应该是不是北伐时代，就是抗战时期的，那种很苦难，很年轻时候的照片。怪不得他们有这种革命感情！

记者：所以白老师写书，你可以在网路上面做资料库。您跟他算是交情蛮好的。

薛昭信：我们见过几次面，蛮投缘的。他人个性很开朗的。很好聊。

记者：你们开看起来就像是会满投缘的两个人。

薛昭信：谢谢。

撤退台湾之后 远离权力中心

记者：薛岳将军后来到台湾之后，似乎选择远离权力中心？

薛昭信：抗战完了到撤退台湾之前，这中间还有一段嘛，就是内战嘛。那段时间他也因为抗战有很多影响，他自己也在反省，所以他不愿意牵扯过多。派他做什么东西他都不是很去做。

记者：他有什么行为让你觉得他在反省。

薛昭信：裁军，又碰到一次裁军。他就变得很心灰意懒。第二个他也知道他被那么多人攻击嫉妒，蒋中正还会用他，就不是百分之百不听他，不信任他，但是还是会放一个成分在那个地方。他自己也会变得很保守。像蒋中正去见他，要他去见他，他就写信给陈诚说你又不先出来，所以我不去见他，诸如此类的。

所以，那个时间到整个撤退的时候，他自己认为说，没有办法他一定要打。所以他去接广东省主席，一直到最后到海南岛，从海南岛再过来台湾。从海南岛到台湾这一段，陈诚帮了很多忙。等于是广东省的钱全部用光了，那时候陈诚在台湾省当省主席。台湾省政府支援了很多经费给海南岛。但是后来因为某些原因，就撤回台湾了。

撤回台湾之后，中间（蒋介石）有个承诺：回来的条件之一是让他当国安部长。后来就没有了。这是我在日记里看到的。我昭信的信，指的就是他（蒋）没信用。我那个时候是听来的，到看到这个日记的时候我查证了。之前都是部下在开玩笑。结果我弟弟叫昭恕。为什么叫昭恕呢，就是他（薛岳）已经宽恕他（蒋介石）

了，经过三年，他想开了。他说，也不要讲人家。



薛岳与蒋介石

杀敌毋论多 比寿我最长

薛昭信：他自己跟整个权力中心保持一个距离。这个距离会让他一直，他说我一直能有这么长寿，就是因为有这个距离。我在台北的话不可能了，早就死掉了^[7]。他只有重要的事情他才来。但是这一段时间他并不是完全不被牵扯。从日记里面看到，那个他就去见陈诚。叫他注意什么事情，包括了新闻、政治啊，他都回去讲。

还包括了，越南的时候，我们一直觉得越南那种方法也不长久嘛。就希望说派几个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去，不是只有打仗，人民是很重要的，我父亲能够赢，一直都是有很多，大家都支持他，人民都支持他，要不然他没办法打。他非常清楚这一点。

记者：网络上的资料也好，实体的书也好，都说薛岳将军是战神，现在我们看到的战神的另外一面，跟您的访谈其实也是帮我们拼凑薛岳将军的过程。

薛昭信：他的样子很儒将。很gentleman。



薛岳

记者：父亲让你最引以为傲的地方，跟我们谈一下。

薛昭信：我很惊讶经过那么久，大家还把这些事情拿起来谈。如果像这次，你晓得中国的历史，很多都是片面的。台湾讲台湾的东西。台湾的到了这几年，其实也不太讲抗战这一段历史了。那反而变成大陆在讲了。现在台湾70周年也在看着这个事情。从国史馆这次做的抗战新编，出版陈诚和其他人的日记，还是做得蛮用心的。中间还是有很多他（薛岳）的历史，是跟整个抗战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你的父亲能跟一个国家很重要的时期绑在一起，当然会觉得他很伟大。那当然我们压力会很大。我一直在想，他50岁的时候我是什么样子，他70岁的时候我又会是什么样子。我常常用我自己的心情来揣摩他的心情，他能够50岁跑到嘉义自己去住，那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等于是放得下。那我就看，台湾的很多政治人物，放不下，还在争权夺利，也不知进退。该退的时候一定要退，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争的结果可能是对自己也不好，对国家也不好。

沉默的父亲 永远的骄傲

记者：虽然你说小时候父亲不太跟你们互动，但是父亲的精神搞不好会影响你人生的一些想法做法。

薛昭信：我想一定有了，你看我一直到现在，我还在想他的点点滴滴，虽然他没有跟我们讲过几句话，但是我觉得他对我们小孩子的影响都很大。

记者：两岸看抗战不太一样。北京那边更热一些，台湾这边因为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谈也是欲言又止，点到为止，怕影响选票什么的。您怎么看？

薛昭信：这可能是政治上必然的现象吧。不管怎么样，大陆来讲，它已经是个大国了，它应该要有自信去面对过去。我想这一段，这样去看它，是他们成长的地方。它可以面对过去。尤其是面对我父亲，我父亲在剿匪的时候，在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是主将啊，他们能够把他抬出来，说明他们能够面对过去。

反而比较担心的是台湾。台湾的历史有一点点想要切割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所以才不太敢讲太多。这个稍微往后退一点点，其实也没有坏处，能更清晰更客观的角度来看待历史。

所以以前我们说抗战史，可能80%都是讲军事的部分，现在谈军事的部分越来越少，其实这样反而能比较客观全面地去看整个抗战史。这样的社会就比较成熟，民主，也比较现代。我看两岸之间的这个问题，我是比较乐观的。

记者：我访问所有的人谈到这一段都是说，不要遗忘！很长一段时间老兵没有什么人去关心，英美同盟国也不是很在意把中国的这一段贡献写在他们的教科书里面，然后加上北京很长一段打压那些参与过国共内战的人，各种因素加起来很多故事被尘封。现在抗战胜利70年重新把它擦干净又拿出来，所有和我谈话的人都说不要遗忘了这一段。那您自己也是这几年开始拼凑，开始更了解父亲，您觉得抗战胜利70周年，您希望做些什么去让年轻的一代怎么去认识薛岳将军，怎么去认识这段历史。

薛岳在大陆比台湾出名

薛昭信：年轻一代其实有点难，尤其在台湾。薛岳在大陆比在台湾出名非常多。台湾有个薛岳，是个歌手。哈哈。抗战这一段，对台湾人来讲，在抗战这一段的时候，他们是日本人。从这次一些新的历史资料看起来，他们甚至还在争取他们要当兵的权利。那你拿那个淞沪会战来讲，日本有台湾军团。他们有几个台湾部队过去打。所以，他们一般真正的台湾人对抗日的看法是很情绪复杂的。可能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它。

包括很多人说，抗战末期的轰炸台湾的历史啊，台北大空袭，那个感觉，对真正的台湾本地人来讲，他们是很难去接受所谓国民党的讲法的。那现在当然中立一点了。比较国际一点的。

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可是整个抗战的历史也在跟历史赛跑。你剩下来还在这个历史里面的人，慢慢一点点地在少。再过十年可能已经没有人了。

记者：您说要做一个网络上的东西，您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计划？

薛昭信：我现在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我也不会刻意地去做一些事情，去宣传一些事情。历史就在那个地方，历史会有真相。它应该要出来的时候它就会出来，如果它要被埋没，有可能就永远被埋没。它如果真的要露出来，100年之后还是要露出来啊。像恐龙也可以挖出来。我是比较乐观看待，不需要太积极、太刻意地去谈某些事情，做某些事情。

记者：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拼凑的过程，都会是您纪念父亲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薛昭信：那当然。我就是这个家里面的，我们势必要去很认真地去看这个事情。我比较消极的是，我希望这些历史在我们家里面要被认识。要传承下去，至少在我们家里面。

记者：让孙子可以好好地认识爷爷。

薛昭信：他对动画软件有兴趣，搞不好可以设计一个对日抗战、长沙大战的电脑游戏，用另外一种方式纪念爷爷。

《长沙保卫战》主题曲——《旗正飘飘》

作词：韦瀚章 作曲：黄白

旗正飘飘 马正萧萧

枪在肩刀在腰

热血似狂潮

旗正飘飘 马正萧萧

好男儿报国在今朝

快奋起莫作老病夫

快团结莫貽散沙嘲

国亡家破祸在眉梢

要生存需把头颅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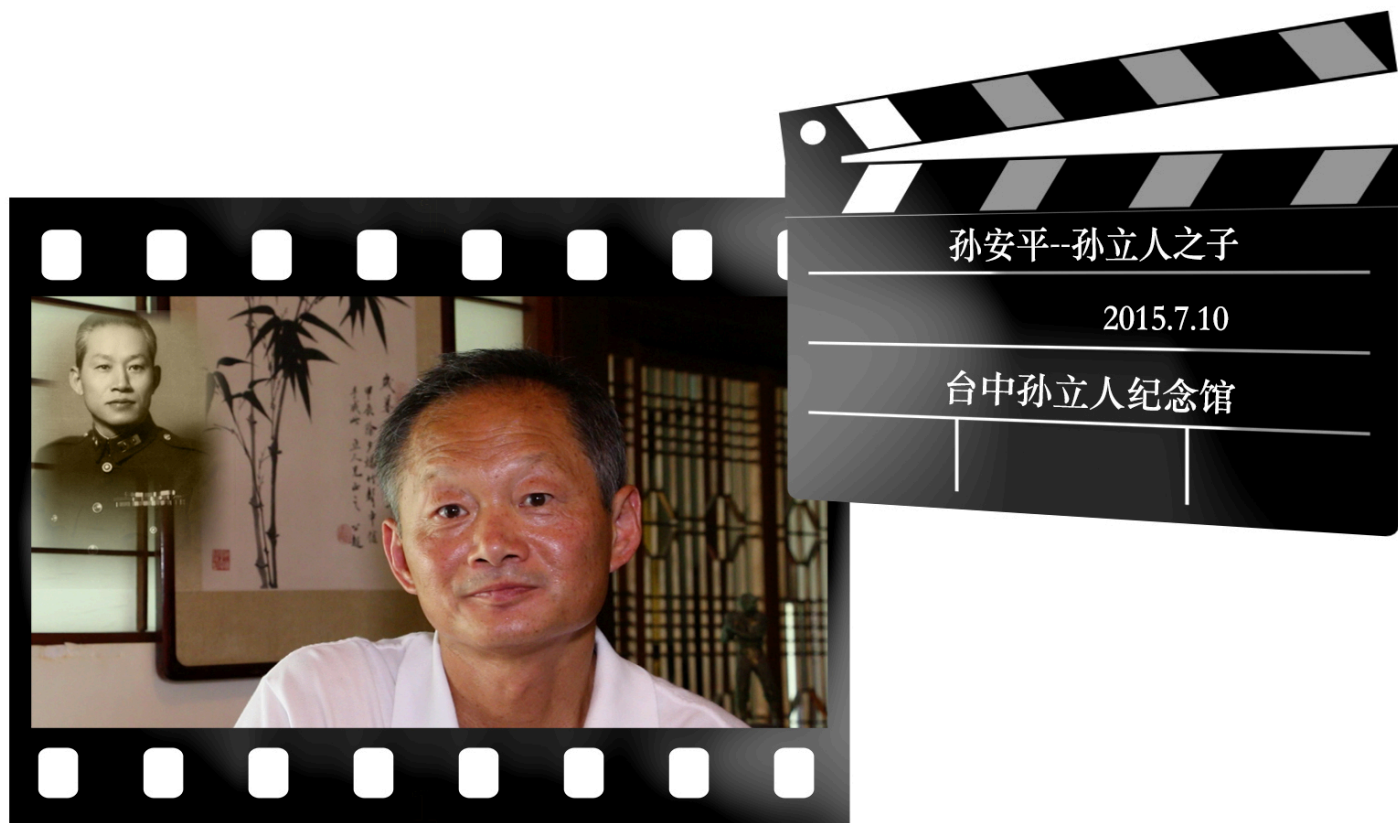
戴天仇怎不报

不杀敌人恨不消

(第三章完)

1. 陈诚（1898年1月4日-1965年3月5日），字辞修，别号石叟。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系中国国民党党、政、军首要人物之一。其军事集团是蒋中正嫡系部队中坚力量。 ←
2. 余传韬（1928年6月27日-），生物化学家，教育家。湖北黄陂人。曾在台湾任教育部技职教育司司长、教育部常务次长、台湾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亚太科技协会理事长等职。 ←
3. 陈履安（1937年6月22日-），浙江青田人，中华民国政治人物，被称为台湾政坛四公子之一。 ←
4. 《长沙保卫战》（英语：Battle of Changsha，该剧讲述1938年之后中华民国抗日战争，中方将领是薛岳，他也是该剧的灵魂人物。 ←
5. 观音山事变，又称六·一六事变。指1922年6月16日发生于中国广州一场以陈炯明为首的武装事件，又称陈炯明叛变或陈炯明事件；从孙文的立场则称为“广州蒙难”。由于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率领部下粤军以军事行动驱赶孙文主张北伐统一中国，期间粤军发炮三响威吓位于观音山的总统府，中国国民党称为“陈炯明炮击总统府”。 ←
6. 《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434页：在湖南听完薛岳将军的简报之后，陈纳德将军说：“不是薛长官不听统帅部的话，是统帅部不听薛长官的话。”陈诚将军队薛岳将军说：“以后你要小心讲话，你上午在桂东说的话，下午就传到重庆统帅部，加油加醋，以讹传讹。” ←
7. 薛岳将军享寿102岁，曾说“杀敌毋论多，比寿我最长” ←

第四章 孙安平忆孙立人： 远征军与将军玫瑰



父亲在软禁岁月中还能怡然种花，应该是觉得自己心安理得，觉得他没有做亏心事，所以心情上可以如此平静。当然心里头有时还是会觉得不是很好过。父亲也曾经感叹，他在55岁被整，这个年纪正好是他最成熟，很能够帮国家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但是他们这样做，他也没有办法…他做的事情对的起国家，没有什么不安心的地方。我觉得父亲蛮冤枉的。

—— 孙安平，孙立人之子

孙立人（1900年12月8日—1990年11月19日），字抚民，号仲能，安徽人。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1927年毕业于美国维吉尼亚军校，1947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历任财政部税警总团团长、支队司令、国民革命军师长、军长，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中华民国陆军副总司令、总司令、总统府参军长等职，并荣获中华民国四等云麾勋章、大英帝国司令勋章、美国丰功勋章以及中华民国青天白日勋章，身后获总统明令褒扬。为抗战时期中国少数有留美背景的军事将领。1955年遭中华民国政府指控涉入兵变，长期被软禁于家中寓所，直到李登辉总统时代才被释放。其兵变虽经再度调查认为他无罪，但尚未完全恢复其名誉。

前言：2015年7月，正当台湾当局举办各种大型活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许多抗日名将后代齐聚台北之际，其中一位重要人物之子选择在这个时候避开镁光灯，远离尘嚣，到宜兰的乡下寄情于山水之间。他是孙立人将军的儿子孙安平。经过一番努力，作者与张灵甫将军之子张道宇先生一同前往台中孙立人纪念馆拜访刚从宜兰回来的孙安平先生，两位名将之子在孙立人将军的故居展开一段穿越时空的对话，谈到孙立人将军的战功，对比后来孙将军被软禁的遭遇，不胜唏嘘。以下是作者与孙安平先生专访的全文：



作者与孙安平(右一)、张道宇(左一)在孙立人纪念馆合影

父亲与他的38师

记者：国际社会相当推崇孙立人将军与他的38师，请就您的了解和我们介绍一下孙将军和他的38师。

孙安平：当初盟国向国民政府联系，表示需要派军队到缅甸，他们从财政部的税警总团缉私总队抽调三个团编成38师。记得当时经过国界的惠通桥离开中国大陆到缅甸去。第一次作战的时候比较不利，退到印度以后，经过整训再反攻。

记者：您刚提到惠通桥，惠通桥上曾有一场和飞虎队有关的怒江保卫战。当时远征军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在空军的部分，美国的飞虎队是有很大的支援对吗？

孙安平：是，有很大的支援。不管是在空军要压制日军的空中的兵力，或者是运补，兵源经过驼峰的运补，或者是物资的运补，另外就是空投一些补给给在丛林里迂迴作战的部队都很多。

记者：孙立人将军最让人熟悉的就是仁安羌大捷了，这一场战役的胜利对整个二战最终取得胜利，您觉得是不是一个关键？

孙安平：我不确定是不是关键，可是有一些好处吧。第一个就是他帮盟军保留了相当的兵力，因为据我了解当时救援出来的英军，大约有7000人，所以那也是一支武力。另外就是，对盟军来讲，对士气对军心会比较有帮助，觉得是可以打败日军的。对日军来讲，相对是说，人家用比较少的兵力来打他还是可以的话，对他

来讲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威胁吧。

悬崖坠马 大难不死

记者：记忆中父亲有没有和你谈过一些抗战中的小故事，和我们回忆一下好吗？

孙安平：好。譬如说在缅甸有一次行军，他骑在马上。那因为那边环境满恶劣的，有很多吸血蚂蝗，因为在山区行走的时候，马肚子已经吸满了许多吸血蚂蝗，最后马受不了就自杀了，马就跳下悬崖，我父亲也就跟着下去了。可是他运气还不错，托在了树上头。所以他们本来看他完蛋了，后来发现没事，还在树上和他们摇手，他们再把他救上来。

记者：这段听起来满惊险的，因为马自己就受不了跳下去。

孙安平：对，都是吸血蚂蝗咬的。

记者：这也反映了在滇缅丛林作战非常艰苦？

孙安平：非常艰苦。

记者：觉得父亲当时是用什么想法撑下来的呢？在这么艰苦的作战之下？

孙安平：第一个就是说，你要保卫自己的国家，被人家侵略要求生存。另外就是，他在美国所受的军事训练是很有帮助的，譬如他在维吉尼亚军校VMI受过的严格训练，对他的意志力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

记者：刚才您提到了父亲在VMI接受美军的训练，因为我们的纪录片主要着重在美国当时对中国的援助以及联盟作战。您觉得他当时在美军所受的训练，对于他后来在战术上，或者和美军同盟作战时的沟通上，帮助是不是非常大？

孙立人受美军赏识

孙安平：我想应该是非常大吧，因为严格的训练才能训练出好的军人。他的同期同学很多进到部队都是进到陆战队去。VMI有名的是很严格和比较剽悍。另外就是在和美军的沟通上，协同作战的时候，思想上比较容易沟通，言语和作风上也比较容易沟通，互相比较了解，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

记者：您知道VMI到现在都还有您父亲的画像，还有他的剑，他的戒指都在那边。您有去看过吗？

孙安平：我的弟弟妹妹都有去看过，我还没有机会去，但是我想我会找时间过去看。



孙立人画像

记者：都保存的非常好，很多人去到VMI参观，都会看到孙将军的这些遗物。有没有记忆中父亲曾经提过，或是你们在翻阅抗战中这些史料书籍或是日记当中，提到过他和美军的战地情谊？因为他救了这么多英军，应该有一些比较personal的故事。

孙安平：英军的话像史林姆将军(General William Slim)，他们交情就满好的。跟美军的话，像史迪威将军(General Joseph Warren Stilwell)是他的长官，也指挥他们。他们互相配合的很好，沟通也很好。当然跟飞虎队陈纳德将军听说也是满熟的。

记者：还有艾森豪威尔将军？

孙安平：那是在欧战结束以后，他们邀请他到欧洲访问时有见面，他到那边也等于是学习，看欧战是什么情形。另外还有遇到巴顿将军，和巴顿将军谈的也满投机的，因为他觉得巴顿是一个真正的好军人。

记者：都是很会带兵打仗的？

孙安平：是。

记者：不晓得纪念馆有没有他们的合照？

孙安平：合照，我看墙上好像有一幅。

记者：除了他是VMI毕业的，当时远征军也和美军并肩作战，他有没有谈过他对美国当时在抗战中援助作战，对美国的角色上的看法呢？因为刚刚你也提到史迪威将军，他跟蒋介石的配合上，我们也知道，有点将帅不合。那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又是盟友，但好像又有一些比较复杂的。你有听过父亲讲过这方面他的感想吗？

孙安平：他没有什么不好的批评吧，他觉得应该是美国和中国的合作，及对中国的援助，对中国有很大的帮助吧。

记者：那他和史迪威将军的配合，您觉得就您所了解的史料和他自己的回忆也都是比较好的，正面的对吗？

孙安平：是，因为他们的沟通是很直接的，坦率的沟通，根据战场的状况就事论事，看怎么样去作战，怎么样去配合，所以没有什么问题。



孙立人赴欧考察时与巴顿将军合影

记者：事实上我觉得美国人是这样的，他会服气的人就是你真的是打仗的人，打得好，美国人其实就是心服口服，其实也是满单纯的。或许孙将军这个部分，也是让美国人对她比较有高度评价的一个特质。

孙安平：应该是互相欣赏吧。

命运的转折点

记者：美国人对他的欣赏，还有美国人和他之间沟通无碍，关系自然比较好。因为他是VMI毕业，然后在同盟作战时和美军配合得很好，得到史迪威将军和其他将领的赞赏。但是像这样和美国密切的关系，您觉得是不是跟您的父亲后来的命运也有所关联？

孙安平：可能有一些吧。二战跟二战结束以后，跟美国的合作及援助其实对中国都是满重要的。但是等到退到台湾以后，一方面蒋介石总统他们也需要美国的援助，一方面他又可能觉得对我父亲不是那么放心，觉得好像美国有考虑他可以替代蒋介石总统的选项，可能就更不放心了。我想这对他后来，他们等于像是整他一样，可能是原因之一吧。但是后来美国有表达适度的关心，可能对他被整了以后有一些帮助吧，因为当初有人好像被处死了。但是有一些国际的关心的话，跟国内的一些不良的反应的话，他们会比较顾虑，可能会好一些。

记者：父亲是不是在这里被软禁之后，美方也派了驻中华民国的人来关心他对不对？

孙安平：应该是有人关心，但是我们是接触不到的，他也不希望你跟外界联络。但是应该是有人关心。

记者：其实都是处在被监视的状态？

孙安平：是。



纪念馆墙上的洞是当年用来监视被软禁的孙立人将军

软禁生涯

记者：今天很难得来到孙立人将军纪念馆，看到这些陈设，想像当年您的父亲在这里被软禁的情况，请跟我们回忆一下当时被蒋介石软禁时生活的景况。

孙安平：生活很单纯，进出不是那么方便。假如只是到台中市区，他们会有安全人员陪同。假如要到比较远的地方，需要先报备，批准了才可以。跟少数的亲戚可以有一些来往接触跟朋友或同事就不行了。

记者：好像是您出生的那一年，民国44年？

孙安平：对，1955年。

记者：读到这一段我发现很特别的事，您父亲被软禁的那一年，民国44年，您刚好出生，所以对你们家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年分。迎接您的出生，但是父亲的命运有一个转变。您自己有什么想法？

孙安平：没有特别的想法，这不是我可以选择的。

记者：你那时候还是襁褓中的婴儿？

孙安平：对。

记者：有没有小时后的照片？或是母亲提起当年父亲被软禁时，您刚好降临到世上，等于说您在这里出生长大的。

孙安平：对。我出生不在这里出生，但长大是在这里长大的。

记者：你是在哪里生的？

孙安平：我是在高雄生的。

记者：回忆小时后的儿时回忆，那时的生活会觉得紧张吗？

孙安平：小时后不会知道的。小时后大人也不会讲，安全人员也不会讲，所以好像生下来就这个样子。很小的时候就在这里，所以没什么感觉。是到比较大一点的时候，才觉得有点不大一样。

记者：是上初中的时候？

孙安平：对，到初中以后慢慢觉得，确实有点怪。

记者：哪里怪？

孙安平：我们家跟别人家不一样。

记者：那时候知道父亲被软禁吗？

孙安平：到初中以后慢慢有点感觉了。

记者：那时候的心情是什么？会想为父亲平反吗？那种心态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孙安平：那时候会觉得有点不平吧，觉得应该要改善。

记者：后来奔走帮父亲平反，甚至建立这个纪念馆，您也是出了很大的力。跟我们谈一下这一段。

孙安平：正好时间点的关系吧。正好我从美国留学工作回到台湾第二年，那年年底蒋经国总统不在了，正好我有一个兄弟，我父亲的干儿子，正好从加拿大回来，到清华大学当客座教授。他跟我和我姑姑她们正好有机会跟自立晚报的记者，他写了一个访问，社会开始慢慢注意到这件事情，国安局的人很不高兴。后来我的兄弟又再跟我奔走。当然我那时还比较年轻，很多时候，他们比我更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将军玫瑰

记者：父亲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我看到有一段说美国真的有派人来关心他，看了之后回报美国国务院，说将军很悠哉的在种玫瑰花。他们回报说，将军似乎没有心情上的波动，非常怡然自得的在种玫瑰花。他是在强压心理的不平，或是只是表面上的一种平静，还是他真的已经放下一切，觉得可以这样子过日子？您觉得当时父亲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在种花？

孙安平：第一个，他应该是自己心安理得，觉得他没有做亏心事，所以他心情上可以比较平静一点。当然心里头有时还是会觉得不是很好。他自己是说，他应该是55岁左右被整，他说：我在这个年纪的时候，正好是我最成熟，很能够帮国家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但是他们这样做，他也没有办法。但是至少他觉得他心安理得，他做的事情能对的起国家，没有什么不安心的地方。

记者：对的起国家但会不会有遗憾，觉得因为政治的缘故，而没有办法为国家做更多？

孙安平：应该有一些遗憾，可是没有办法做更多事情了。大概就这样子吧。

记者：将军玫瑰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就是从美国来的玫瑰，所以也是一层和美国的关系。

孙安平：那时候可能是有一些种子吧，他会到人家花圃去找玫瑰花，或者是我在美国的姑姑有时候也会寄给他一些玫瑰花的种子。



将军玫瑰

记者：他亲手栽种？

孙安平：对，他那时候比较有时间。

记者：然后母亲再去菜市场？

孙安平：对，有时候会去卖掉一些。

记者：今年大家都在纪念抗战英雄，您的父亲的际遇又特别不同。您觉得身为他的儿子，最以父亲为荣的地方是？

孙安平：我最佩服他的，是他的人格修养，和他对国家民族的热情，热爱国家民族，和他待人处世的方式。

记者：今年因为大家都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您有没有特别想做些什麼事情，去回忆父亲，或是让他的这段历史被更多人了解和知道？

孙安平：我觉得抗战的历史大家能比较清楚，正确的记载抗战的历史，多了解抗战的历史，这样是最好的。现在可能也还有少数抗战的老兵，大家能够多关心他们，多爱护他们，应该是好的。

孙安平：应该要再加强。我觉得应该再多加强会比较好。

记者：希望年轻的一代如何更加了解抗战的这段历史，或是更了解您的父亲呢？来参观的年轻人，会不会看到将军的事迹，觉得很有兴趣？

孙安平：有些人应该会。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能多了解历史，正视历史。抗战和二战的胜利，我觉得军队的作战是团队的活动，是全体中国人中华民族的胜利，也是同盟国大家共同努力的胜利，包括美国 and 英国，等于是大家团队的配合，团队的努力拿到的。

记者：事实上美国有很长一段时间，算是不太提中国在二战的贡献。美国有一段时间其实是忽视，或是说遗忘了中国的这一场作战。你看远征军打的这么辛苦，救了这么多英军，帮了美国这么多，但是这一段历史其实美国人了解的不多。您会觉得藉由抗战胜利70周年，至少我们这边有很多纪念活动，我们的纪录片之后回去，在美国的华人也会看到。是不是某一种作用上提醒世人，其实二战当中，中国也是做了很大的贡献？

孙安平：对，中国做了很大的贡献。

记者：中华民国做了很大的贡献。现在两岸对于抗战胜利的果实，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说，他们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孙安平：他们当然也有贡献，但是当初领导指挥的，是谁嘛？但是贡献的话，当然是全体中国人共同努力。所以我相信他们也是有相当的贡献，但是不要忘记别人的贡献。我觉得正确看待历史就可以了，贡献的话，应该是大家共同的努力。要正式历史就对了。

记者：其实我访问的每一位老兵，到最后都一定会跟我说，希望大家不要遗忘这段历史，因为随着他们的离开，他们也都90几岁了，还有一位99的。他们很怕他们离开之后，没有人纪念了，这段历史就没有了，他们都希望大家不要遗忘这段历史抗战历史，因为真的打得很辛苦。

孙安平：和平稳定这方面其实是满宝贵的，而且像这种事要正视历史。这种事情不能够，像日本侵略中国这种做法，是不能被接受的，不可以再发生了。

记者：请更多的跟我们谈一下父亲英勇的事迹。想藉由这个纪录片让观众知道什么有关于你父亲的事？

重视将士生命 打战不硬拼

孙安平：有些地方满重要的。他作战的时候不会想要硬拚，将士的生命他觉得很重要，觉得不要蛮干硬拚，尽可能减少人民的伤亡。可以采取迂迴作战，不要纯粹正面硬攻。截断敌人的交通线，补给线，让他自己动摇，这样对你的人员伤亡会比较好。当然跟巴顿将军讲的一样，最好是让敌人去牺牲，自己的人少牺牲，让敌人去壮烈牺牲好了。另外他也不是很喜欢日本人的做法，像他们在硫磺岛血战，把士兵绑在碉堡里面，栓在碉堡里面，我父亲的观念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假如他要求他们守一个地方，譬如说死守，你能够撑住几天，援助就会到，但是你要撑得住。但他不会跟你讲说，无限期死守，打死算了。这样他觉得是不好的。

记者：从这一段来讲，父亲很重视部属的性命，对人民也非常的珍视。网上流传他对日军俘虏的一些故事，您觉得这应该不是真的？

孙安平：我认为不是真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听我父亲讲过，也没有听我父亲其他的同事部属说过。网路上讲的人可能觉得很过瘾吧，但我想这不是他的作风。毕竟我们跟日本军阀是不一样的。

记者：这段我们也有机会在纪录片澄清一下，网上流传的说法非常多。

孙安平：可能觉得过瘾吧。但实际上你把他打败了，让他不能够再来，才是最重要的。

记者：最怀念父亲的地方是什么？他对你们严不严格阿？

孙安平：非常严格。但是跟每个人一样，你对你父亲的怀念，很多时候就是日常大家在一起，一种温暖的感觉。

父亲身影仍萦绕

记者：在这个纪念馆中，会常常觉得父亲的身影还在吗？

孙安平：会。常常会想到。



孙立人纪念馆

记者：通常会去查二战历史的人，多半是本身对这段很有兴趣。但特别的是，这边可能有些人是想来台中旅游，而知道这边是一个景点，然后来参观。他可能对二战和孙立人将军完全不认识…

记者友人：但是也很多人认识，香港的学生上次来，我还在这边主持一个研讨呢

记者：他们是原来就认识，然后特意为了孙将军来的吗？

孙安平：他们有组团来过几次，香港的学校。

记者：是慕将军之名而来的？

孙安平：是。另外我想补充，在二战结束之后，远征军进入广州，那时候等于是接收广州，在那边就见了远征军阵亡将士公墓。建公墓的劳动工作，一部分是找日本的战俘做的。那时我父亲就跟他们讲说，以前你们让我们流血牺牲了，那现在你们要多流汗作工来偿还。我想他不是那么喜欢乱整战俘或者是虐杀战俘的。

记者：有很多跟他原来的个性或是其他人的回忆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一段应该是？

孙安平：应该不是真的。另外他之前也提过，在VMI严格的训练下，是让他后来在很多困难中能够挺得过去的原因之一。

记者：所以美国那段对他后来在战争中的表现。

孙安平：是满重要的。

记者：有没有很多人来到这边，是原来不认识孙将军，然后看到他的事迹之后，觉得很感动，原来有这样子一个当年为我们国家牺牲的人。

孙安平：我不是那么清楚，因为一般都是台中市文化局的志工做导览的，他们比我更了解。

记者：抗战胜利70周年，你自己觉得有什么感想？

孙安平：我觉得和平稳定是非常宝贵的，当然希望两岸都能够繁荣和平稳定，儘可能不要再有战争，像是日本这种侵略的行为是不可以再发生的。

记者：其实我觉得这个活动如果二十年前办，父亲还没走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个荣耀还给他的。您觉得呢？

孙安平：谢谢。

记者：父亲应该走还没有二十年对不对？

孙安平：差不多二十年。

记者：父亲走的时候有没有特别讲些什么，对于他此生？

孙安平：之前我有问他，他有表示说他正好在经验最丰富，身体状况也不错的时候，没有办法替国家做更多事情。后来他有表示说，对他个人来讲，他对国家是没有什么遗憾的。至少他觉得他对得起国家。

记者：没有怨怼，到走的时候都没有觉得怎么这样子？

孙安平：医生有听到他在走之前说他是冤枉的。他在到医院之前，站在院子里头看着远方，他就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大家各有各的天地不是很好吗？我想他的意思是说，你们管国家的事情或是搞政治，我就是单纯是一个军人，我好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好了嘛，在我感觉是这个样子。

记者：被软禁的时候他几岁？

孙安平：从55岁开始，33年到88岁。

记者：他有接受过美国给他的勋章对不对？

孙安平：有。

记者：美国很看重他，甚至有可能取代蒋介石。

孙安平：不过他并无心要去取代他。

记者：而且他很忠实的回报了蒋委员长。

孙安平：对。那时候其实蒋介石到台湾的时候，据我听到他有跟陈诚联络，陈诚好像没有明确回覆，所以他的船就没有停在基隆港，而是到高雄的外海，好像有点顾虑也没上岸。我父亲就去接他上岸了。他就说这边

安不安全?美国会不会有意见?我父亲跟他讲,这边作为中华民国的领土,请他放心没有问题。

接蒋介石上岸

记者:当时蒋介石来到台湾的时候,是父亲去接他的?

孙安平:在高雄接他上岸,那时候他跟蒋经国先生,他们都是他接上来的。他们是坐军舰的。但是最后他还是觉得不好啊。

记者:当年是孙将军先过来的。

孙安平:他先过来的。他到台湾的时候,本来他没有带军队过来,只是带了少数的干部,在这边整训军队。部队整训好以后,整训的有点绩效。后来四九年蒋介石到的时候,他觉得不知道上岸好不好,结果他就接他上来。

父亲是冤枉的

记者:那当年孙将军是因为什么原因过来呢?

孙安平:那个时候因为国共内战,他本来在东北打的还不错,后来跟杜聿明将军打得不是很好,杜聿明好像不喜欢他,所以他后来就把他调回东北了。调回东北以后,等于没什么事,那时候蒋介石总统就让他去整训部队,因为觉得他整训军队应该还不错,整训以后就成立好几个训练中心,我父亲跟他说,你成立好几个训练中心好像绩效不是很好,而且你训练中心最好是在比较后方,没有敌情顾虑比较好训练,所以后来他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几个地方看过以后,跟蒋介石总统报告说,他觉得应该在台湾的凤山成立训练基地,因为凤山,台湾这边远离战场,比较安定一点,比较能够安心训练军队,有现成的日本人留下来的很多设施,满适合训练军队,而且好处是,从台湾训练好以后,从台湾到中国大陆的很多地方非常的方便,因为台湾离上海这些地方都还满近的,到各个地方船运也满方便,建议蒋介石总统选台湾。

记者:会不会觉得父亲抗战的时候打得这么辛苦,抗战打得这么英勇,亲自从高雄跟他上来,还帮他整训军队,然后最后被整,会不会觉得真的是很不值?

孙安平:我觉得蛮冤枉的,假如国家能够安定,社会能够安定,可能这一点还不错。但是当然觉得,好像蛮冤枉的。

后记:今年11月19日是孙立人将军115岁诞辰纪念,台湾总统马英九11月28日颁发抗战胜利纪念章给孙立人将军,由孙安平先生代表接受。马英九指出,仁安羌大捷和反攻缅北的辉煌战史,具体影响英、美废除不平等条约,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成果。孙立人为国军贡献良多,虽然后因“郭廷亮案”卸下军职,但孙将军一生保家卫国的的功勋与高尚的爱国志节,将继续受到所有国人的景仰。马英九2011年为孙立人纪念馆揭幕时也曾表示,他是怀着歉疚之心来向一代名将致敬,惋惜他蒙冤多年。

(第四章完)

第五章 吉民立忆吉星文：从卢沟桥到金门炮战



那时候的国军就三大件：大刀、盒子炮、步枪，步枪还是两个人分一把。我爸爸在一天之内想要两百个敢死队，这个敢死队真是有去无回。结果半天之内来了五百个，没有被选上的还哭，说为什么不选我…

—— 吉民立



卢沟桥

历史错误可以原谅 历史真相不能遗忘

卢沟桥，标志着抗战的开始，永定河上百来头狮子，70多年来，看着中国苦战，看着中国胜利，看着中国分裂，看着中国崛起。而就在2015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8周年这一天，记者来到了位于台北的中正纪念堂，参加《对日抗战真相特展》的开幕典礼。现场设置了重现22场重要会战场景的大型兵棋台，以及描绘开罗会议、台湾光复等关键时刻的巨幅油画。抗日名将吉星文、高志航、王生明将军的后人也出席典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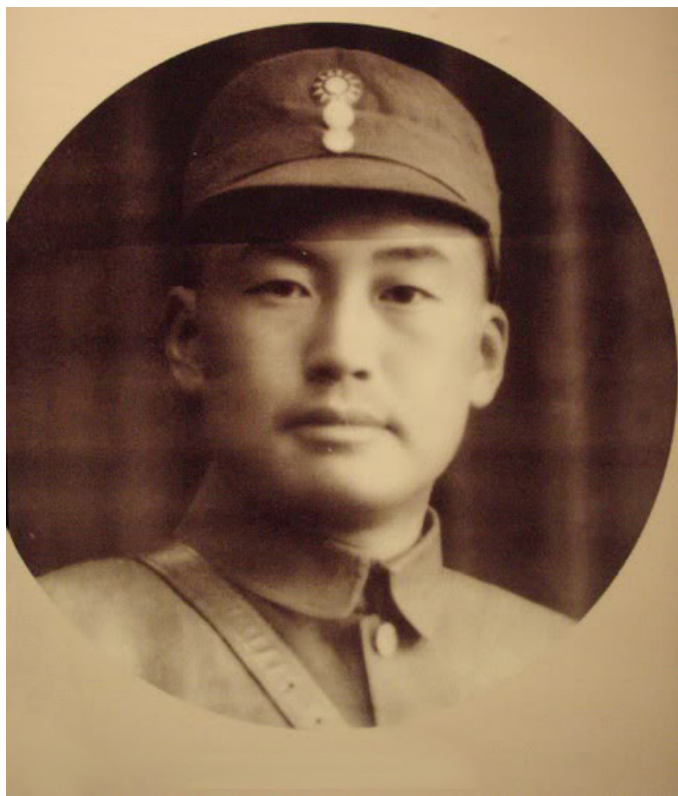


马英九总统出席《对日抗战真相展》并致辞

马英九总统致开幕词的时候说：“历史的错误可以原谅，但是历史的真相不能遗忘。八年抗战共计22场重要的会战、1117次大型战役、38931次小型战斗，约322万官兵伤亡，超过两千万民众的死亡，268位国军将领殉国，其中包括七位上将。八年抗战以淞沪战役为例，很多人形容简直就像人肉绞肉机，三个月之内，几十万人的部队就这样牺牲了。”

抗日“大刀英雄”吉星文 金门炮战阵亡

记者在兵棋台前，见到了吉星文将军的公子吉民立先生，便走上前去与他进行访问。这段访问虽然不长，但是吉民立先生讲述吉星文将军生平与回忆父亲的一些细节，令人为之动容。



抗日英雄吉星文将军

吉星文出生于1908年，河南省扶沟县人。十五岁投笔从戎，进入叔父吉鸿昌的部队当兵，升至营长。1933年长城抗战中因功升至团长。1936年担任宛平城的守卫任务。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率部打响全民族对日抗战的第一枪，与日军血战二十余日。抗战胜利后投入国共内战。1958年八二三金门炮战中被解放军炮火击中，重伤不治身亡。

吉民立是吉星文最小的儿子，吉星文在八二三炮战中殉职的时候，他只有四岁。

纪念七七抗战精神 思索当年为何而战

记者：吉民立先生，您的父亲吉星文将军在卢沟桥上打响对日抗战的第一枪，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跟我们谈谈您的感想。

吉民立：现在很多人都讲抗战精神，我就跟你讲一个体现抗战精神的小故事。

七七事变是从7月8日开打，那为什么不叫七八事变？因为日本想要进城，是从7月7日开始。7月8日，我爸爸想要在一天之内要两百个敢死队。这个敢死队真是有去无回。那时候的国军就三大件：大刀、盒子炮（德制，可以打响十次，有十发子弹）、步枪。步枪还是两个人分一把。我刚说一天之内要两百个，结果半天之内来了五百个，没有被选上的还哭，说为什么不选我。我常常和朋友开玩笑，如果现在有战争，被选到敢死队的人一定说，为什么是我？但是那时候没有被选上的还哭。这就是“抗战精神”。

这几年有几种声音，说什么“为何而战？为谁而战？”我没有这两句话。因为为何？就是中华民国这个招牌不能被日本灭了；为谁？就是你的父母兄长全国老百姓不能被欺凌。所以那时候是一致对外，没有什么为何而战。



马英九总统出席卢沟桥事变77周年纪念活动与吉民立合影

我在民国99年跟马英九总统谈话时，我特别跟马总统讲，不光我父亲是英雄是烈士，那些身上绑着炸药钻日本坦克车的都是英雄，只是他们是无名英雄。马总统常常说，“不容青史尽成灰”。所以，我们办这么多活动是为了吸取教训，不是继续仇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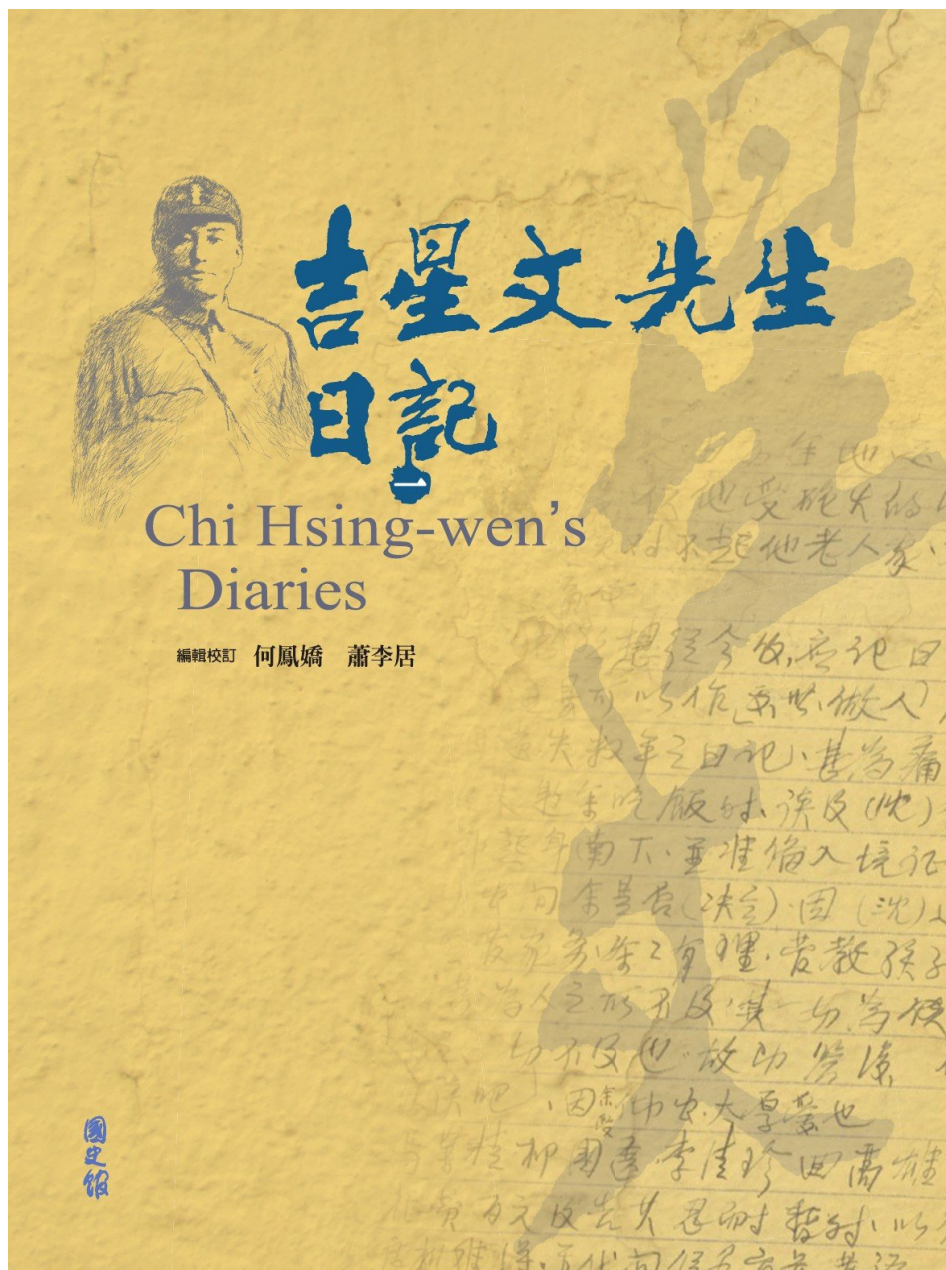
父亲们或许也在天上举杯同庆

吉民立：刚刚我在纪念活动上跟高志航^[1]的儿子说，高志航、我父亲，还有一江山王生明将军^[2]他们三位或许正在天上喝酒，他们看到现在的场景他们会很高兴的。

记者：您今年打算做些什么，将这种抗战精神延续下去？

吉民立：马英九总统担任总统期间，每年都办“七七”纪念活动。他担任台北市长的時候，每年办“七七”，每年我都有纪录，我都用当年的场景做我的脸书。

吉民立：我们二代们经常聚会，我和高志航的后人、邱清泉^[3]的后人、八二三炮战章杰^[4]将军的后人常常联络。今年中华民国国史馆特地出版三本日记，我父亲的日记，胡宗南将军、还有陈诚的日记。我也参与了父亲日记的出版，那个日记时间久了字迹有点模糊，我必须逐字校对。抗战那一段我父亲留下的纪录比较少。因为我父亲在福州国共内战的时候，抗战那一段的日记遗失了。但是到台湾之后这一段也是蛮重要的。



吉星文日記封面

记者：有没有一些感人的小故事？

吉民立：民国43年，我出生的那一年，我父亲在日记里写道，小壮丁取名“民立”，意在国难之时，应该立足在社会上，做一个打不倒的汉子，为国家扶正气，为民族增光。

和父亲的最后一面 日历仍停留那一页

记者：除了卢沟桥之外，您父亲在金门八二三炮战中的英勇表现，也是大家纪念他的原因。

吉民立：我父亲有个习惯，喜欢在照片上写字。有张照片是当时有辆军用卡车撞到我父亲坐的吉普车，我父亲就腰部受伤，常常酸痛。他还在前线担任副司令，不能随便请假。有次蒋公去视察，特别请他的医官为我父亲检查，医生说必须要开刀，不然没有办法根治。所以特别让我父亲请假回台开刀。医院、医生都安排好了，但是我父亲听到前方开始紧张了，有黄沙起来，代表有很重的车子经过有土的地方，代表在运炮弹。我父亲马上停止开刀。我记得，我妈妈牵着我的手，送我父亲上吉普车，那是我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

我父亲在8月19号那天还寄了一封信，要我母亲注意小朋友的教育问题，最后一句是，“前方一切安好”。四天之后就是八二三炮战。我父亲是八二三当天受伤，8月24号过世，还留了一张日历。我懂事之后，妈妈把那个日历给我，上面写着，中华民国47年，8月24日，就是爸爸为国捐躯的那一天。这张日历到现在我都还留着。

英灵永存 拨乱反正

记者：想跟两岸的年轻一代说点什么？

吉民立：我只要有外国朋友来，我就会带他们到忠烈祠。我会跟他们讲，没有开国先烈，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民国。没有左文右武这些烈士，中华民国不会延续到现在。一定要在战场上经历过的才能进忠烈祠。

现在那些自以为自己是名嘴的说，我父亲是中国烈士，和台湾没有关系，我不知道这什么心态。希望能够拨乱反正，或许力量不够，但是我们自己都要尽一点责任。

后记：抗日英雄吉星文在国共内战的炮火下阵亡，这样的悲剧实在令人扼腕叹息。过去几十年来，中共一直未能给予吉星文应有的评价。不过200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70周年时，中国官方第一次正式纪念吉星文，吉民立和家人应邀前往中国，参加在卢沟桥的纪念活动以及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的《吉星文特展》。两岸民众随着认同意识与抗战史观的转换，看待当年在战场上牺牲的英雄的心态，似乎也都有所变化。若能更多地了解抗战历史真相，或许能有助于两岸民众理解70年前与70年后的军民究竟为何而战？为谁而战？



大刀队

附录：大刀进行曲歌词

作曲家麦新为歌颂当时在长城附近用大刀与日军奋勇作战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大刀队，谱写了29军大刀队的战歌《大刀进行曲》。

《大刀进行曲》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二九军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二九军不是孤军，

看准那敌人！

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喊：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喊：杀！]

（第五章完）

1. 高志航是中国以弱势空军抗日作战中第一位击落日本飞机的飞行员，缔造八一四空战的胜利，被誉为“空军战魂”。 ←
2. 一江山岛战役是1955年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与中华民国国军于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中在浙江省一江山岛进行的战役。战斗历时两天，1月19日解放军占领该岛。国军一江山岛指挥官王生明阵亡，副指挥官王辅弼被俘，其余守军阵亡500多人，遭俘500多人。 ←
3. 邱清泉（1902年1月27日-1949年1月10日），浙江省温州永嘉县蒲洲乡人。黄埔军校、德国柏林陆军大学毕业；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抗战期间曾任新编第22师师长与第5军军长，参与昆仑关战役与滇西缅北战役。抗战胜利后参与国共内战，为第二兵团司令，在淮海战役（又称徐蚌会战）中阵亡。 ←
4. 章杰（1909年-1958年8月23日），浙江省临海县人。1958年，章杰因对作战、后勤及教育等颇有经验，遂调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少将副司令官，期借重其长才襄佐司令官胡璉。8月23日，解放军突然猛烈炮击金门，爆发震惊中外，长达44天之八二三战役。解放军在厦门、深江、围头、莲河、大小磴等地云集火炮340门无预警强力炮击金门。下午6时30分，正当防卫部许多长官在太武山翠谷水上餐厅用餐及休息之际，突然遭到解放军猛烈炮击（解放军依情报得知金门防卫司令部位置及作息时间），章杰与赵家骧两位副司令官当场殉职，吉星文副司令官伤重送医不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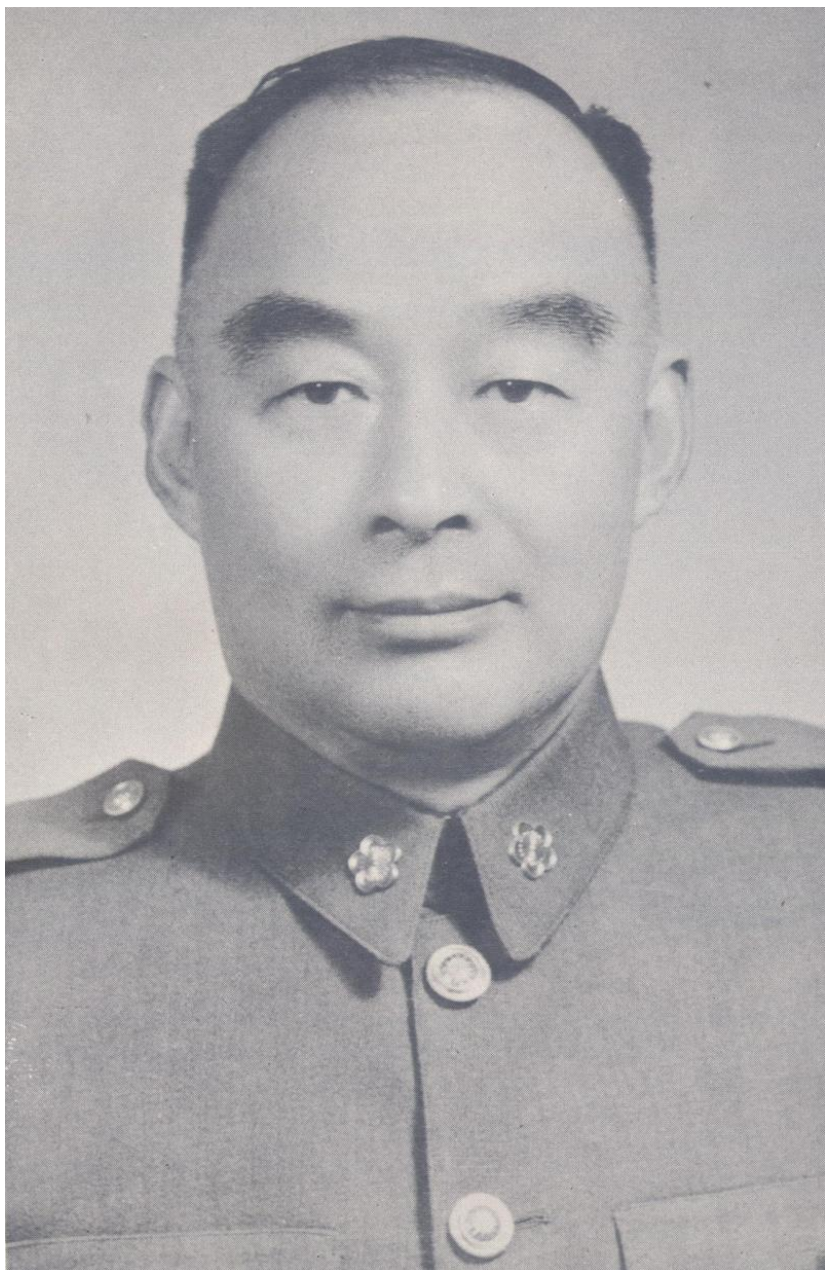
第六章 胡为真忆胡宗南 天下第一军扼腕延安



父亲的部队在淞沪会战中损失惨重，对日抗战拖垮了经济和民心士气，后来和共军作战，给养也常不到位…父亲打下延安后，在陕北继续进军，几乎抓到毛泽东，最近的时候只差400公尺。幸亏毛泽东的侍卫勒紧马嘴不让他发出声音，400公尺外29军刘戡的部队就没有发现他。如果当时发现毛泽东，那整个情势就会改变。

—— 胡为真

胡宗南，（1896年5月12日-1962年2月14日），原名琴斋、字寿山，中华民国国军追赠陆军一级上将、曾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及总统府战略顾问等职位，蒋中正的心腹之一。



胡宗南

胡为真，（1947年8月4日-），祖籍浙江宁波镇海，生于南京，为中华民国陆军上将胡宗南之子。2010年2月22日就任中华民国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前，曾任中华民国驻德国代表、驻新加坡代表、国立政治大学兼任副教授。2012年9月辞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一职，转任总统府资政。

记者：请跟我们介绍一下父亲胡宗南将军的事迹？

胡为真：我的父亲胡宗南将军是民国13年，也就是1924年，加入黄埔军校，是第1期毕业。他投笔从戎，从军的主要目的是因为看到当时军阀割据，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民不聊生，因此他服膺孙中山先生创建黄埔军校的精神，加入黄埔军校，从此毕业以后就东征北伐，平乱、剿共、抗战，跟国共内战当中的戡乱，一直到保台，无役不予。一直到他1962年去世，可以说他一生都在战争之中。但是他最重要的人生目的，就是打败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所以抗战胜利可以说是他军事生涯的最高峰。

记者：所以今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对您来讲非常有意义？

胡为真：非常有意义。

记者：对日抗战的重要会战父亲都有参与？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胡为真：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只有14岁。我是家中的长子，我父亲结婚的非常的晚，他是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心情来抗战。我父母在抗战前就已经订婚，1937年订婚就准备结婚了，但是抗战在那一年开始，父亲就说现在我们不能结婚了，必须全心对抗日本帝国主义。我母亲去美国留学拿博士学位一直到回国教书，订婚之后十年他们才结婚。因此我的年龄比我父亲的同学孩子的年龄都小很多。我父亲跟我几乎没有讲到过去的事，因为我当年的年纪太小了。我父亲去世时我才14岁，倒是我从我父亲的部属同学们听到许许多多的故事。

淞沪会战 第一军损失惨重

淞沪会战是1937年8月13日开始，我父亲当时希望带着精锐的第1军加入作战，到了8月30日终于进入战场。他原来在徐州整训部队，准备对日本的作战。进入战场到了宝山，后来又到了罗甸，在那边苦战了三个月，他的部队是中央军，国民政府最精锐的部队之一，但苦战的结果四万人进去，第1师和第78师，结果经过补充好几次，等到奉命转移的时候，只剩下1300人，其他都战死在淞沪战场上，损失惨重。

因为这样的牺牲，使得日本的战略从北到南改成从东向西，才能使中华民国政府有时间把主要的实力、工业、人才运到内地去，作为长期抗战的基础。抗战期间我父亲除了淞沪会战之外，其他的战役参加的也很多。

部队后来紧接着到了河南和陕西，在陕西有许多任务，最主要的是对日作战。八年来多次阻止日本经过黄河进潼关攻进重庆。同时他在西北最主要的任务，是要整合当地的实力。



淞沪会战中国军的一个机枪阵地

整合地方力量

中国大陆在那时候只是名义上的统一，中央的力量在地方上非常微弱，地方上都是由地方势力占领。我父亲最主要的目的，是在那里集合陕、甘、宁、新、青的力量对日作战。他不但在战场上积极抵抗日本，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训练人才，整顿前方华北战场作战失败的部队，重新挽回士气，灌注军人精神。

他成立了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前前后后训练了七万多人。同时成立了暂时干部训练班第四团，叫做暂干团。

暂干团全国只有四个，第四团又是最大的。训练军中干部，鼓励军官们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对抗日本。暂干团前后训练了三、四万人。

训练敌后游击作战

日本在华北地区占领许多地方，因此必须发展敌后作战。因此他必须训练打游击的军人，所以我的父亲又成立了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游干班，在西安附近。也训练了许多军中干部，再派回河南、河北打游击，许多地方都是我父亲的军队部署和日本非正规作战。

当时一方面要对抗日本，一方面要防备共军，共军就是朱德的部队，我的父亲在这些部队非常辛苦，但八年下来确实挡住日本，使得日本有后顾之忧，没办法从北线前行攻势，只能从重庆进攻。

阻止苏联在新疆扩张 平定甘肃

另外父亲重要的任务，就是阻止苏联在新疆的扩张势力，所以他的军队虽然名义上不是由他指挥，但仍是由他属下的29集团军派到新疆，在1944年到1945年，当地的叛军在俄军的支持下，苦战了一年多。

甘肃的叛乱也是父亲平定，希望能集中力量抗日。父亲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封锁、阻止中共扩散抗战期间的力量。

父亲是非常守份的人，作风是做了不说，绝不干涉民间行政单位，陕、甘、宁、青、新每省都有省主席，重庆的军事委员会在西安、在水天都有行营，天水行营、西安行营，代表军事委员会指挥当地的事务，父亲都不干涉他们的工作。他所能执行的事情非常有限，外界叫他“西北王”非常不公平。但他仍尽他一切的力量，为了保护中华民族的利益，他尽了他所有精神。

父亲的日记今年7月7号由国史馆出版，从他的日记中看得出来，他很多时间都是在军校教育工作上培养军人，要有真正继承国父孙中山先生和蒋中正先生的精神，要用三民主义对抗日本帝国主义，要忠实支持政府统一整个中国，统一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这是他终生不变的任务目标和努力的方向。

进攻延安 毛泽东的茶水还是温的

记者：谈一下延安作战这一段，父亲有没有在日记或作战纪录中比较详细地讲过这部分？

胡为真：他在日记中虽然写的不多，但他的部属有不少记载。像是徐枕^[1]先生在他今年出版的新书中指出，当时在进攻延安时，他是尖兵连的连长，第一个冲进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茶水还是温的，就是他发现的。



1947年徐枕率先攻入延安，至今仍感慨当年未能活捉毛泽东



1947年8月8日蒋公与国军将领胡宗南等在延安中共盘踞之窑洞前合影

胡为真：民国36年也就是1947年，中央政府蒋委员长决定进攻延安，二月份召集父亲去南京开会，后来决定从宜川和洛川，西安以北，对延安展开钳形攻势。当时中共毛泽东决定坚守，因为延安经过中共十几年建设，防御攻势兼顾。加上抗战胜利后有不少日本俘虏，强化攻势，毛泽东有相当的信心守住。同时他让在山西、河南的共军对国军发动攻势，陕北也号称向西安发动攻势，以便把国军注意力吸引到别处，但我父亲不受影响，集中军力，让第1军在宜川向延安进攻，不是经过一般公路，而是经过种鸦片的羊肠小径，父亲在出发前除了和部队长讲话，特别把第1军第一室室长，罗大任^[2]的父亲罗列^[3]找来，跟他讲说，你带着你的军队进攻延安，一定要抱着必死的决心，因为你所经过的地方，都是没有人烟的穷乡僻壤，连国防部都不是很清楚，部队下去前都写了遗嘱，果然，在进攻金盆湾时，共军就放宽限制。

另一方面，共军守的最严的是洛川以北，大小崂山的地方，那时国军先由陇东向延安佯攻，也就是发动假的攻势，吸引延安注意，由洛川第29军黄埔一期的刘勘将军率领，往北京在大小崂山连续作战三天到四天，因为共军守势非常坚强。但在宜川因为突破了中共的防卫，让他们措手不及，所以很快绕到了大小崂山的后面，一下包围了共军16000多人，要么战死，要么被俘，五天之内攻下了延安。

从1947年3月14号早上4点进兵，到1947年3月19号五天后下午5点，第一连第一师的尖兵连连长徐枕，就进到了延安城，因为中共撤退的非常匆忙仓促，所以非常凌乱。我有一些照片，比方说毛泽东被炸毁的汽车，毛泽东住的房子外观，当时延安的一些建设。但是，国军进去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帮助老百姓，分粮分布，让老百姓领各种日用品，造桥修路、种树，一年之内，做了许多有益陕北老百姓的事，包括使水方面也尽量帮助，甚至向重庆、南京要了好些滤水器，让当地老百姓有干净的水。从父亲的日记才知道他在当地做了许多事。

只差四百公尺历史就会不同

记者：有人认为国民政府因为抗日把江山拱手让人，您怎么看？

胡为真：我父亲的部队是最精锐的部队，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是主力，剿共也是主力。共军被他消灭许多，以至于周恩来曾说，“蒋介石手下最能干的将领，恐怕就是胡宗南”。但他主要部队的干部都牺牲在淞沪战场，在对日抗战中损失惨重。对日抗战拖垮经济和民心士气，后来和共军作战，国军士气无法提升，给养也常不到位。

我父亲打下延安后，在陕北继续进军，几乎抓到毛泽东，最近的时候只差400公尺。幸亏毛泽东的侍卫勒紧马嘴不让他发出声音，400公尺外29军刘戡^[4]的部队就没有发现他。如果当时发现毛泽东，那整个情势就会改变。

抗日导致国民党痛失江山

那时经济不行，几次找到共军主力，但因为后勤粮食弹药补给不上而无法发动攻击，非常遗憾。其他部队也

差不多，后勤非常困难。中共方面有完全不同的经济系统，给养有秘密地方存放，对于乡间老百姓的收取，非常严格，他的军队给养常常不虞匮乏。

在抗战中我父亲的军队受到很大的影响。你的问题我用一句话说明，毛泽东在1960年代接见日本共产党访问团时，日本方面表达抱歉，说在作战中使中国有很大的牺牲。毛泽东立刻说你别道歉，幸亏有你们日本和国民政府作战，我们才能有机会。

他在内部讲话多次提到，不要全心全意对日作战，最重要的任务是扩大中共的势力，扩大占领区，党的建设。因为对日作战使得中华民国政府丢掉大陆，是不争的事实与主因。

记者：国军正面作战，共军“三分抗日、七分壮大自己”。你怎么看现在的北京政权强调他们才是打赢这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胡为真：他们说对了一半，中华民族是战争胜利者；另一半，过去几年，胡锦涛说得很清楚，正面战场是国军打的，中共政府很肯定国军在抗战期间的贡献。敌后作战国军也尽了很大力量。戴笠^[5]先生是国民党的情报负责人，但他在抗战有很大的贡献，在敌后组织了强大的忠义救国军^[6]，破坏日军的给养交通线，及南京伪政权基础。拯救了跳伞在敌后的美国空军。这些历史，我认为我们要把正确的历史多宣扬，让全世界的人，尤其是华人，对真正的抗日历史有真正认识，因为事实胜于雄辩。

美中之间的盟友关系

记者：芮纳·米德(Rana Mitter)在他的书中指出，当年国民政府是被外来的攻击、内部的动乱和不可靠的盟友击垮。您怎么看美中当时既合作又紧张的关系呢？

胡为真：从蒋中正的日记可看出，他每天写着“雪耻”。他认为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华民国的污辱非常深刻。当然最主要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其次还有其他国家。美国在对日抗战后半段才伸出援手，前半段四年半完全没帮助我们，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我们才成为盟国，罗斯福总统对蒋中正有好感愿意援助，可惜各方面宣传及美国罗斯福总统健康上的问题，使美国对中华民国的援助无法完全到位，尤其是史迪威事件后，加上马歇尔重欧轻亚，对中国伤害非常大。

美国朋友在对日抗战期间，对我们援助我们需要肯定。但许多承诺的援助，在抗战期间无法完全到位，抗战胜利后到的更少，美国从这个角度来看不是可靠的盟友。杜鲁门总统1945年曾代表美国颁发勋章给我父亲，感谢他在华北对美军的合作与支援，到那时为止，我觉得我们和美国的关系相当友好，可惜许多承诺的援助无法到位。

马英九总统介绍的书《被遗忘的盟友》也值得参考。很高兴现在终于在欧美学术界能有对中华民国政府艰苦抗日的史实能客观写出来。

中华民国抗战对世界各国的贡献

也希望蒋中正日记的公开化能帮助世界了解中华民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做的重要贡献，甚至对于世界人民的贡献，因为我们抗战帮助韩国独立、越南独立、泰国完整维持独立、缅甸战后独立，鼓励印度脱离殖民地。

蒋委员长1942年也访问了印度。更不要说成立了联合国，是中华民国帮助成立的，中国成为安全理事会之一，中文是官方语言之一，都是中华民国的贡献。希望历史学家好好记载，让世人清楚。

记者：台湾今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是否应该要更突显您刚刚所说的，这场抗日战争对世界各国的贡献？您认为要如何凸显？

胡为真：这需要世界各地的媒体报导历史事实。韩国独立主要的光复军是靠中华民国政府支持，重庆政府的支持，光复军的总部设在西安，当时部队的给养是由我父亲提供。光复军能成为韩国独立主要力量与干部，是中华民国政府支持的结果。

第二个是缅甸，中华民国对于缅甸的支持，独立的协助，脱离英国殖民地，从缅甸独立运动看出，1948年

到1949年初独立，邀请中华民国派代表团，团长叶公超次长，在开国大典后，缅甸领导人特别请叶次长到会客室，说他要代表缅甸政府和人民，对中华民国致上最深谢意。我们能到今天，完全是你们背后支持援助的结果。缅甸国旗设计正是仿青天白日旗。缅甸人对中华民国政府非常感激。

我们需要各地媒体把中华民国艰苦奋斗的结果诚实表达出来。

胡为真：我父亲帮助韩国人受训时，将他们放在第七军受训，给他们的薪饷是中国七分校学生的两倍，给他们的设备都是两倍，对他们特别好。七分校毕业生亲口告诉我的。李承晚政府独立后，第一任总理李范石，正是跟随京九多年，父亲七分校毕业的。当时他有许多韩国军官能说流利中文，汉化很深。

美军肯定胡宗南

记者：能不能谈一些有关美军的小故事？

胡为真：浙江外海有大陈列岛，我父亲到了那里做反共救国军总指挥，1950年到1953年。那时中共介入韩战，美军看重中华民国价值增加援助，同时中央情报局成立西方公司，派到外岛与国军合作。西方公司负责人Robert Barrow那时只是低级军官，后来做了美国陆战队司令，成为General(将军)，他和我父亲朝夕相处，退休后来台湾，接受海军陆战队司令屠由信，我父亲七分校18期的学生毕业生。他对师兄说，他对胡宗南将军印象太深刻了，胡将军的忠诚、勇敢、见识、气度，不但是那个时代中华民国国军将领中无人能及，在西方将领中尤其无法见到。屠由信的回忆录有写下。我老早想跟他联络，可惜他已去世。当时他们真是战友。他亲眼看到我父亲在大陈这么没有后援的地方，如何作战。

战后的遗留问题

记者：您怎么看战争结束之后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包括台湾的主权地位、钓鱼岛的主权争议以及南中国海等问题？

胡为真：国家和国家的状况，现在和若干年前不同。现在合作来往利益结合的地方太多，因此不是那么简单采取某种态度便能达到理想成果，尤其是主权问题。

主权是西方观念，但另一重要条件，是过去历史和地理环境如何造成。东海和南海，根据历史资料，是中华民国主权所在处。南海在抗战刚胜利时，中华民国便到南海画了11段线，整个南海是南中国海。但现在菲律宾、马来西亚都占了不少岛屿。

若就主权争执下去，除非打仗否则无解。在这个背景之下，马英九总统才提出东海和平倡议以及南海和平倡议，倡议的基础是主权搁置、资源共享，主要借镜北海油田。北欧及英国当时对油田都有主权声索，最后达成资源共享。欧盟27个国家互助也是好例子，值得亚洲各国参考。尤其希望日本尊重中华民国对于钓鱼台的主权，不要再这么坚持。盼望马英九的和平倡议能够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持和响应。

记者：您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胡为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事不能忘，而且要记得实话，而不是传说。网路上很多消息不正确，我们要真正找到史实所在，才能有正确判断。我们可以原谅，但是不要忘记。

(第六章完)

1. 徐枕（1921年—），浙江省镇海人，黄埔十七期毕业。抗日期间服役于第1军78师233团，参加豫西灵宝及西峡口等诸多战役。1947年3月国军攻占延安时，任整编第一师上尉尖兵连连长，曾率部队直入毛泽东枣园居所，率先进入毛所居住的五个窑洞搜索，但已不见敌人踪影，缴获毛泽东使用之剪刀一支。 ←
2. 罗大任，前美国之音中文部普通话组主任。 ←
3. 罗列（1907年2月28日-1976年9月08日），字冷梅，中华民国二级上将，福建长汀人，为黄埔军官学校第四期毕业生，曾担任过陆军总司令，离开军队后曾担任过总统府国策顾问。 ←
4. 刘戡（1906-1948），湖南桃源人，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黄埔军校第一期。 ←
5. 戴笠（1897年5月28日-1946年3月17日），浙江省江山保安乡人，原名春风，字雨农，后改雨浓，浙江第一师范，黄埔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长期从事特工与间谍工作，曾负责国民政府情治机关，创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

- 军统)并担任副局长(但为实际领导人)与中美特种技术所主任。 ←
6. 忠义救国军,是一支由戴笠所创办的战斗武力;历经几次的整编改制,从一支谍报队伍变成全美式装备的正规军,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都做出了贡献。 ←

第七章 沈吕巡谈抗战外交：承担与感恩



这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不但代表今天台湾的中华民国，也代表二战时期的中国。这是我们继承的光荣传统，我们不能忘记。我很高兴在华盛顿今年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国殇日大游行当中将这面旗帜呈现出来，我们的国旗、国徽，还有特制的飞虎花车，象征了当时美中两国并肩作战的情谊。那么多群众透过全美的转播看到了这个画面，我们了解到有8000万人可以看到那个场面，所以我觉得很高兴、感动。

—— 沈吕巡



2015年5月25日美国国殇日大游行 华府荣光会会员高举大幅美国国旗与中华民国国旗入场



2015年5月25日美国首都华盛顿国殇日大游行，沈吕巡夫妇于观礼台上向游行队伍挥手致意。

前言:美国之音《穿越1945》纪录片在飞虎老兵的台湾之行中穿插了军事与外交两条轴线，希望观众跟随抗战老兵的回忆重返抗日战场的同时，也能对当时美国对华援助的外交大背景有所了解。中华民国驻美代表沈吕巡在本章访谈中不但细数当时的外交大事纪，也提供了许多感人的外交小故事。最令作者印象深刻的是，谈到激动处，沈吕巡代表还慷慨高歌一曲《八百壮士》——“我们的国旗在重围中飘荡”，作者当时深深感受到，这句歌词描述的不只是当时的四行仓库，也是如今的双橡园。作者与沈吕巡代表的这段专访在初夏的双橡园进行，双橡园中的历史感与我们访谈的内容特别符合。访谈结束，沈代表另有访客来双橡园午宴，杯觥交错门半掩，作者不禁想像自己回到了70多年前，当时的外交斡旋，仿佛情景重现…

九国会议与八百壮士

记者：沈吕巡代表您好，请您谈谈抗战时期在军事行动背后的外交故事。

沈吕巡：1937年抗战开始，中华民国不但在军事上努力，外交上也有努力。当年11月，主要西方国家等19国为中日战争在比利时的京城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会议。上海是个国际都市，如果上海完全失守，西方国家大概就不管你了。所以为了比京九国会议，中华民国派五位大使参加，可以想见这个会议有多重要。所以为了比京九国会议，蒋介石说一定要死守上海，一直到等这个会议开完。这个会议不能说是很成功的会议，但在那个时候也很难得。因为国际联盟不管你，美国、英国那时候都没有出面，是比利时出面召集。九国公约就是当年维护中国主权领土完整的公约。

这个会议开了三个礼拜，最主要想请日本来一起谈怎么协调停火。日本拒绝了，但是九国公约会议之后发表了一个声明，谴责日本侵华。所以在那个时候看起来是外交上很重要的一个动作。这就是蒋介石委员长为什么一定要死守四行仓库^[1]，因为那是上海最后一个据点，不容在会议开始前沦陷。他甚至发电报给龙云，龙云是云南的省主席，让龙云派兵来助守。所以八百壮士的后面有一个外交的故事。

沈吕巡：八百壮士后来退到租界，就等于被关在集中营里，被解除武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租界，就把八百壮士大部分送到巴布亚新几内亚那一带去做奴工。很多人死在那里。但是中华民国政府有情有义，我在外交部做次长的時候，我们跟当地政府交涉，国防部派了一个小组织去把这些八百壮士的遗骨灵位奉回台湾，入祀忠烈祠。

今天中华民国政府所代表的不仅是民国38年以后的台湾，还是民国38年以前的全中国，这段历史是不容改变的。在我看来，站在全民族抗战的立场，当年用的就是我背后这面中华民国的国旗，你要尊敬这面旗，你要尊重当年历史的事实。



八百壮士

记者：现在很多年轻一代，甚至不知道八百壮士的故事。

沈吕巡代表谈到这里，忍不住一时兴起与记者合唱《八百壮士歌》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你看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四方都是炮火 四方都是豺狼
宁愿死不退让 宁愿死不投降
我们的国旗在重围中飘荡飘荡 飘荡飘荡 飘荡
八百壮士一条心 十万强敌不能挡
我们的行动伟烈 我们的气节豪壮
同胞们起来 同胞们起来
快快赶上战场 拿八百壮士做榜样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不会亡 不会亡 不会亡

沈吕巡：《长城谣》是谁做的曲？我们今天要纪念抗战，抗战歌曲做得最多的就是《长城谣》的作曲者，叫刘雪庵。他还做过《何日君再来》，是邓丽君的歌。他还作过《红豆词》、《飘零的落花》，《巾帼英雄》等，他作过很多那个时代的抗战歌曲，最主要的是他也作过中华民国空军军歌。他很了不起。

我觉得共产党很不应该，几个作抗战歌曲出名的作曲家，像是刘雪庵，像陈歌辛，在文革的时候，甚至在文

革以前都被斗争得很惨。所以你今天要纪念抗战，我觉得大陆应该把这些抗战歌曲的作曲作词者，不但平反，还要给他们荣誉、推崇他们。你看，刘雪庵夫妇在文革当中都被斗争得很惨，太太伤重逝世，也是因为他作了中华民国空军军歌，陈歌辛在文革未开始，就死在安徽的劳改场。

抗战外交与飞虎队

记者：请您谈谈今年出席美国国殇日大游行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感想。

沈吕巡：第一、我很高兴，第二、我很感动。我想历史事实没有人可以改变。而我们可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宪法大道上把历史的事实呈现出来。华府“荣光会”侨胞的队伍当然是用中华民国国旗，但更重要的是，美国士兵有一个方阵，展示当年盟邦的国旗，这个队伍里，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旗排在很前面。加拿大的国旗已经不是二战时候的国旗，而是加拿大现在的国旗，南非的国旗也不是二战时期的，是现在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这面旗帜不但代表今天台湾的中华民国，也代表二战时期的中国。这是我们继承的光荣的传统，我们不能忘记。所以我很高兴，在华盛顿呈现出来，我们的国旗、国徽，我们还有陈鸿铨老将军坐在特制的飞虎花车上，陈鸿铨将军当年加入飞虎队，打下两架日本飞机。那么多群众透过全美的转播看到了这个画面，我们了解到有8000万人可以看到那个场面，所以我觉得很高兴、感动。



2015年美国国殇日大游行，前飞虎队队员陈鸿铨将军站于战时飞虎队员驾驶之P-40战斗机模型前，接受观礼民众致敬。

记者：飞虎队象征的是当年美国与中国的盟友关系，背后也有外交的努力？

沈吕巡：起先美国在外交上保持中立，但是其中有个人很重要，那就是罗斯福总统。我们都知道飞虎队，陈纳德将军和他们的队员们都非常了不起。但是，陈纳德他原来是美军少校，中华民国政府雇他做我们空军的顾问，他怎么会有办法去招募这么多飞行员呢？还得到100架P-40，是那时最好的战斗机。这主要还有一个原因，它也是我国抗战外交上的一个胜利，就是罗斯福总统在1941年4月签署一个行政命令，准陈纳德不但可以有100架飞机，而且可以从美军中间去招募飞行员，否则任凭陈纳德一个人恐怕也是没办法。



陈纳德与飞虎队员

陈纳德与飞虎队员

沈吕巡：抗战时期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包括蒋夫人，还有那时候的外交部长宋子文，由他找到罗斯福总统。最后罗斯福总统签了机密的授权书，才有飞虎志愿队，要不然陈纳德自己去招募恐怕也是很困难。所以罗斯福总统对华非常友好，他决定把台湾在战后还给中国。根据我们现在看的史料，在开罗会议之前，1943年2月蒋夫人访美的时候，他就已经告诉蒋夫人。罗斯福总统作了很多事情。

所以谈飞虎队，我就要谈谈为什么有飞虎队，必须在外交上先要有个安排，才能有飞虎队去中国。而且起先去的时候，是先成立一个伪装的公司，叫什么飞机制造公司，做一个空壳子，然后这批人机密地以公司员工名义去。因为美国那个时候有中立法案，不能涉入战争，所以这批人飞的飞机上面是中华民国的国徽，是以美国志愿队的方式。2003年，飞虎队陈纳德将军的遗孀陈香梅女士在我上一次离开华盛顿的时候，送了我一幅描绘飞虎队队员当时在桂林上空和日本零式战斗机缠斗的一幅画。由当时还健在的飞行员在这幅画的下方签字送给我，我觉得非常荣耀。

飞虎队在抗战时期总共击落、击伤日本飞机4100架^[2]，飞虎队自己的损伤是500架。所以是1：8的比例。陈纳德将军大概是空战战史上记录最辉煌的一个。

记者：飞虎队的贡献是否扭转了中国抗战的局势？

沈吕巡：我也不敢说扭转了战局，但是中国空军原来很弱。但最主要的贡献是，飞虎队来了以后制空权易手。

日本飞机原来可以疲劳轰炸，所以重庆有一次发生惨案^[3]，大概有上万的人不是被炸死，是因为在防空洞里无法出来，很多人被闷死。但是飞虎队来了以后制空权易手，日本的飞机后来就不敢来随便轰炸了，变成飞虎队去轰炸他们。所以这是个很大的贡献。

后来日本驻华的侵华将领有一个人说^[4]，抗战后期对日军造成最大伤亡的，60-80%是飞虎队造成的。对日军造成的人员伤亡，大概六万多人。飞虎队记录里说他们破坏打掉的桥梁有573座。所以飞虎队对抗战胜利的贡献很大。

飞虎队是个英雄的团队，它原来的飞机虽然有100架，但真正能够妥善地飞上去跟日本人对抗的不到100架，在数量上比不上日本空军。那时候一般来说，日本的零式机，它的灵活度，它的爬升速度比飞虎队的P-40还要好。但是飞虎队创造了亮丽的战绩，当然使得后人崇拜。

从历史长远来看，飞虎队它造就了中国第一批真正现代最优秀的飞行员。中国空军成立在飞虎队之前，但是真正的空军成长，有大量的美援来，有美国的训练是飞虎队带来的，中美空军混合联队，这个里面造成我们空军非常良好的传统。他们训练出来的很多飞行员到了台湾，变成中华民国空军的将领。所以今天我们空军很多优良传统，很多优异的飞行技术，以少胜多的精神，都是从飞虎队开始的。这个贡献，从某些角度来说，比抗战的意义更加长远。

沈吕巡：其他的贡献，像是前参议员高华德(Barry Goldwater)抗战的时候在亚利桑那州训练我们的飞行员，所以飞虎队当中有很多队员是他的学生。1979年中华民国与美国的关系转变的时候，大使官邸双橡园是卖给“自由中国之友”协会，“自由中国之友”协会的会长就是高华德参议员。所以他对我们的友好，也是源自于中美空军合作悠久的传统，后来也培养了很多美国的友人，所以后来我们有很多美国的朋友，是从飞虎队延续下来。飞虎队还有一个贡献，那就是陈纳德后来创办了一个民间的航空公司CAT(Civil Air Transport)，帮助中国各地运送救济物资等等。后来台湾，变成民航公司。飞虎队在战后的影响也是我们要特别提出来的。



高华德参议员

沈吕巡：飞虎队的陈纳德将军也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是一个挑战传统的人，虽然他在抗战胜利前夕因为美军内部因素而离开中国，但是大家都记得陈纳德，所以历史是公正的。他离开中国的时候，抗战还没有完全胜利，但是他所创造的中国空军的历史，永远永远会被后人记得。陈纳德，历史对他还是公正的。

记者：除了飞虎队之外，对日抗战的外交努力还有那些亮点？

李顿调查团

沈吕巡：严格来讲，抗战不只是八年，而是14年，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我要讲的是外交人员的贡献。九一八以后军事打输了，东三省丢了，成立了满洲国，但是在外交上我们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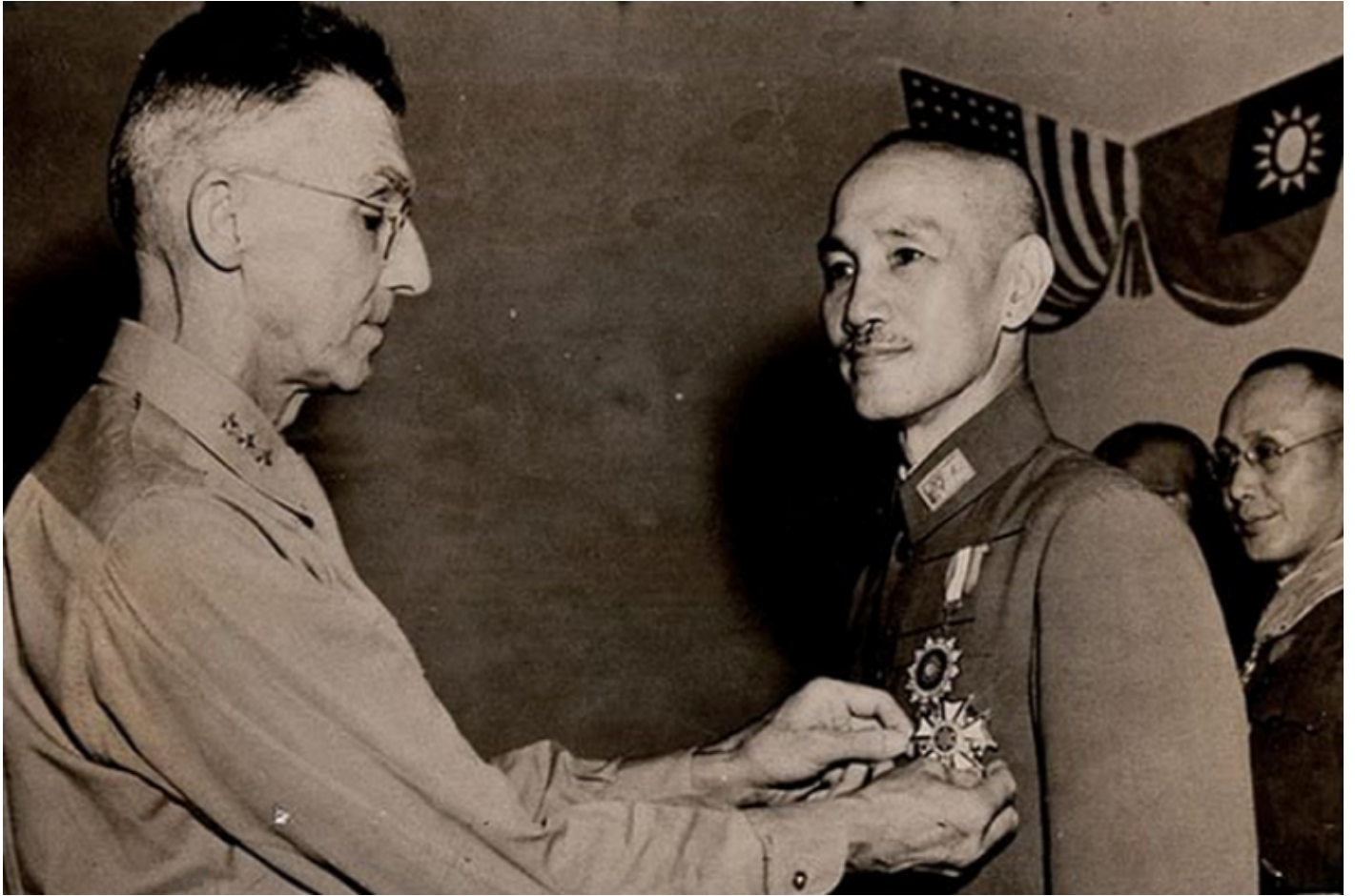
九一八以后我们在国际联盟控诉日本，后来派李顿调查团^[5]，中、日各派一个代表陪着去东北。中国方面的代表就是顾维钧大使^[6]，日本关东军当时宣布不保障他的安全，他冒险去。然后李顿调查团的报告，里面80%中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认定日本是个侵略。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在国际联盟投票，这个票数是41票赞成，一票反对，一票弃权。41票是其他全部国际联盟的会员，一票是日本反对，另一票弃权是暹罗，就是泰国。最后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所以我们的外交是不是很了不起。所以我一直强调外交官的贡献。



顾维钧与国联李顿调查团抵达大连

史迪威事件

沈吕巡：还有譬如史迪威事件，再次印证军事的前面还有外交。蒋介石和史迪威个性不合，一个是东方文化培养出来的人，一个是西方文化。加上领导的方式，对问题的看法，很多地方是格格不入的。史迪威觉得国民党政府老拿着大部份军队看着共产党，没有好好去抗日，即使在一起共同作战，中间还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事实上在任何一个团体里，都有这种情况，不可能两个人完全相同的。但是问题很简单，参谋长要服从总司令，蒋才是最高统帅。



史迪威与蒋介石

后来罗斯福总统也很雍然大度，把史迪威调走。这也是我外交上的一个成功，因为把史迪威调走就是个外交上的动作。那时候宋子文大部分时间不在重庆，而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争取美援，和罗斯福政府打交道，也许他就是在这个房间（双橡园内一偏厅），和那时候的大使魏道明或是胡适讨论史迪威的问题，最后史迪威被调走了。史迪威毕竟是参谋长，要服从统帅。所以史迪威事件实际上也是个外交的胜利。

废除不平等条约

沈吕巡：所以，整个抗战虽然军人英勇牺牲的很多，但我们的外交官前辈也都很了不起。抗战还没有胜利，外交上发生什么事情？不平等条约废除了！与各国签订平等新约来废除及取代不平等条约的一共有15个。不只是美国、英国，还有荷兰、加拿大、瑞典、法国及丹麦等等，这些国家都在中国有治外法权。



1943年1月11日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中美平等新约

所以抗战还没有胜利，不平等条约我们就把它废除了。1943年1月11号，我们在同一天与美国和英国签订平等新约，把不平等条约废除。所以大家要知道，每个军事上的胜利前面都有个外交上的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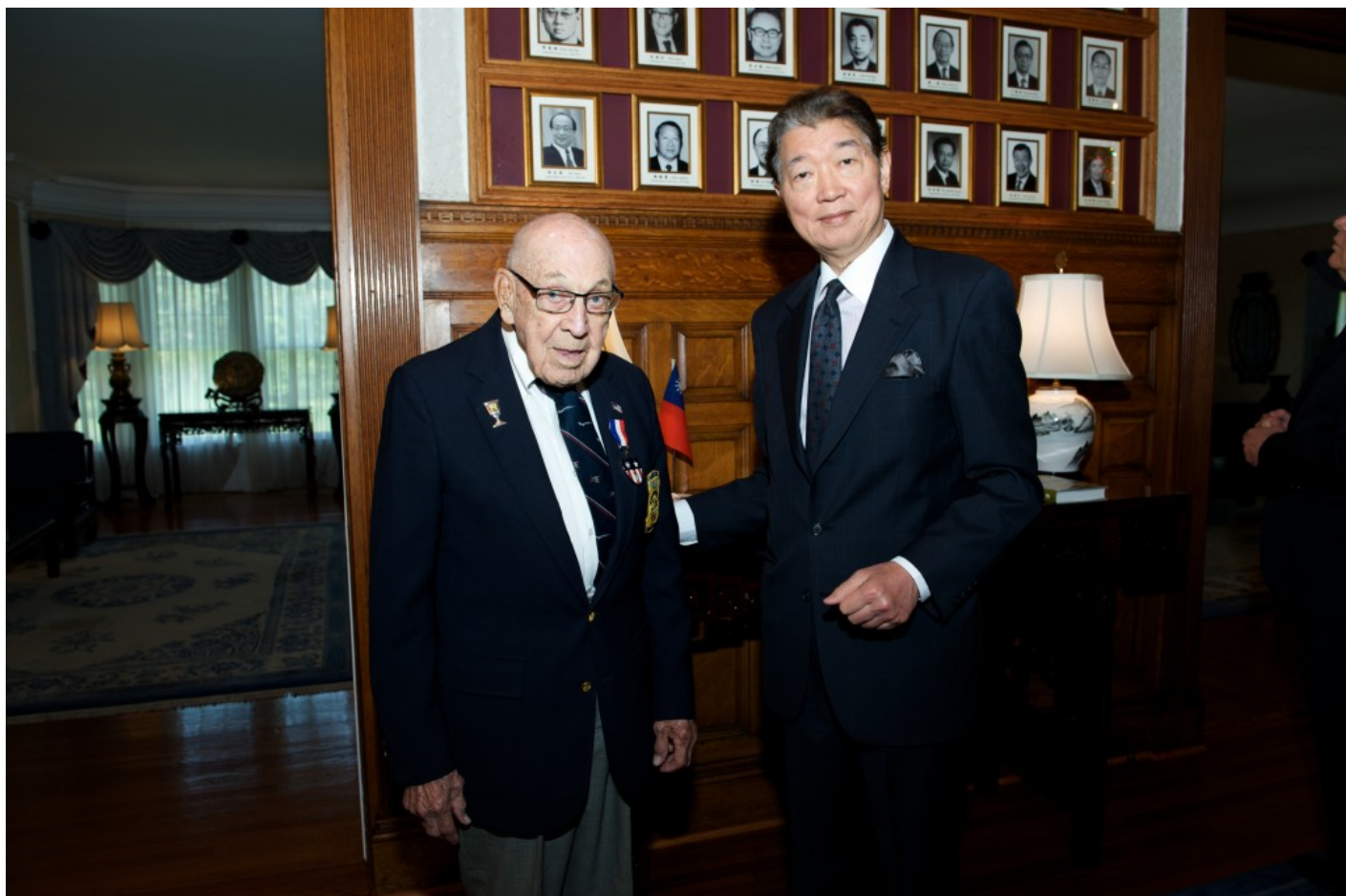
杜立德东京大轰炸

记者：抗战时期还有那些值得讲述的外交故事？

沈吕巡：我想说说杜立德的故事。1942年美军杜立德率领的突击队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奇袭日本，然因燃料不够，无法再飞回到航空母舰，准备降落在浙江衢州的机场。但杜立德当时整个任务mission提早，这个消息没有及时传到衢州当局。当飞机飞到目标地上空，晚上机场戒严，灯火管制，不知道该在哪里降落。所以杜立德所有的飞机，除了一架迷航降落到苏联，其他15架要么是跳伞，要么是油尽飞机坠毁。但是即使这样，75名机员中被我们救了60多位。当时浙江大部分的城市及铁路重要据点都被日本占领，但是广大的山区，农村还是在中华民国的军队与游击队手里。因此杜立德的飞行员都是被我们的军民所救。但我方在当地的一个负责人，当时的浙江省民政厅厅长叫做阮毅成。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到，他觉得很遗憾，因为杜立德等未能降落在衢州机场，故而有人跳伞不幸死亡，有的人被日本人抓到枪毙。他没有能够好好接待，全军而返。那天我在双橡园宴请当时杜立德的副机长，今年99岁的柯尔中校(Col. Cole)，他当年就是跳伞。阮毅成先生的后人住在旧金山，保有他父亲的日记，餐后我帮忙把电话接通，先由柯尔中校的女儿与阮先生的后代通电话。柯尔中校的女儿在电话中说，当年你的父亲帮助我父亲及其同僚，已经做了很多，然后柯尔中校接过电话向阮先生的后人表达谢意。73年以后，尽管阮先生已经不在，但柯尔中校还能够表示感谢，令人感动。我们也很高兴这样把历史延续下去。



2015年5月19日双橡园。柯尔中校致电阮家后人道谢。



2015年5月19日沈吕巡在双橡园设宴向1942年杜立德将军突击队的英雄柯尔中校（Dick Cole）致敬。

蒋夫人也在她1943年的国会演说中特别提到这样的故事，当时中国的军民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营救这些美国飞行员。飞虎队也有很多类似的故事。后来美国还帮助中国建立敌后游击队，美国海军少将梅乐斯(Milton E. Miles)与戴笠一起成立“中美合作所”，训练“忠义救国军游击队”。



飞虎队飞行员制服上的血幅

美中并肩作战（血幅的故事）

记者：飞虎队飞行员制服上的血幅^[7]，象征了抗战期间美中两国并肩作战的情谊，但是美中之间的盟友关系，我们在战争结束70年之后回过头来检视，有人说中国是被遗忘的盟友，甚至是剑拔弩张的盟友？或是不可靠的盟友？您怎么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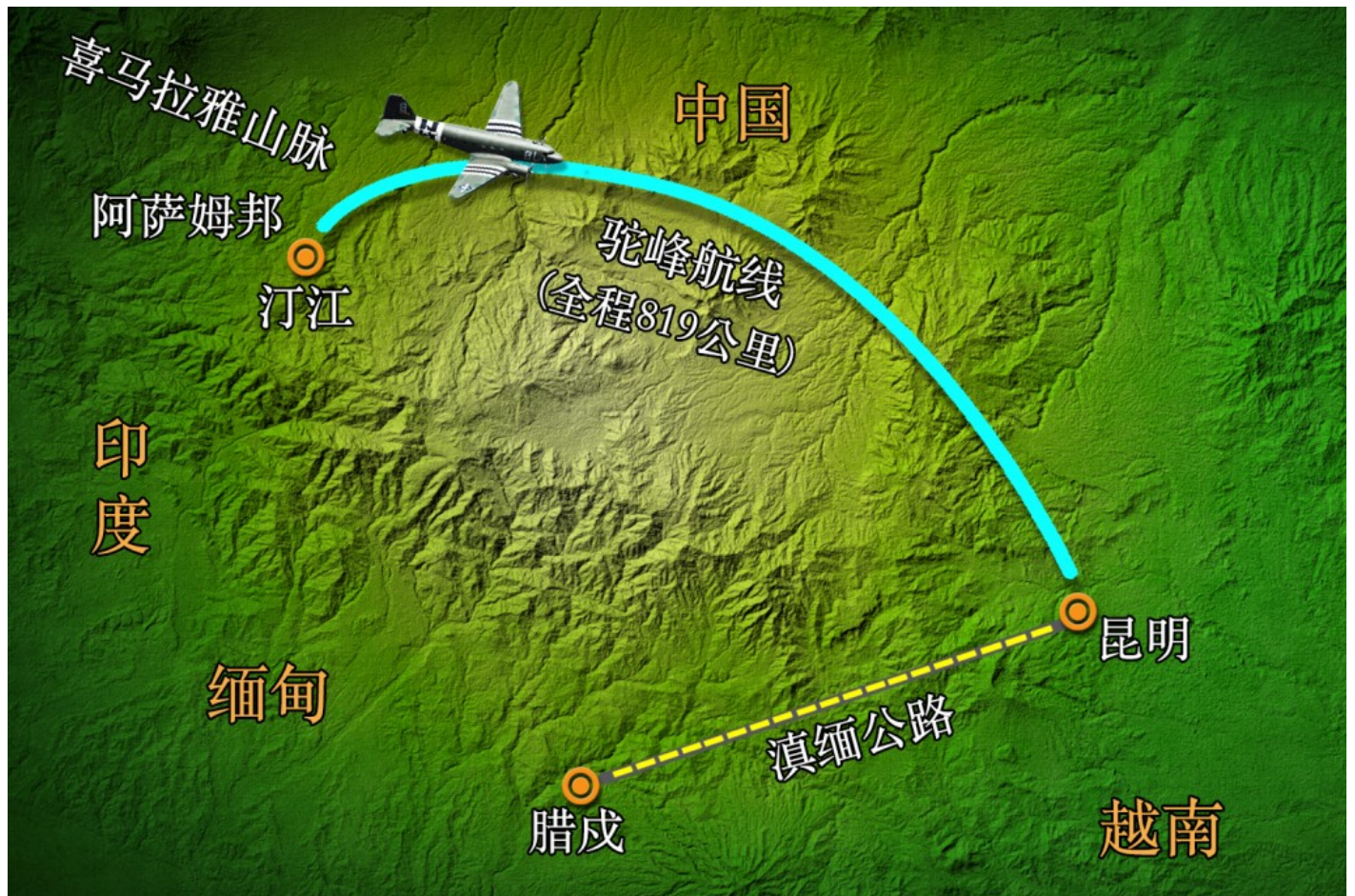


1943年开罗会议：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蒋宋美龄

沈吕巡：说不可靠的盟友这话讲的太过分了。像罗斯福总统，很多时候帮助中国，当然他有他的动机。他希望中国在战后能变成一股稳定的力量，但基本上美国对中国是非常同情的，是出于一种真诚的同情。我不觉得这其中有多其他势力的考虑。当然后来，要从美国的观点来讲，美国人也许会做些比较，美国可能把苏联战场上盟军的发展，和中国战场上盟军的发展做比较。中国的确是落后苏联抵抗德国的成果，因为基本上苏联把德军赶出去，苏军一路把德军打入柏林。但中国战场上，我们顶多是个胶着状态。但是我们有消极的贡献，我们牵制住日本几乎100万的军队。这100万军队要是送到南洋战场上，美军的子弟兵不知道要死多少。

但是我们没有把日本兵赶下海。我们到抗战后期日本又更打进贵州，重庆震动。所以如果美国这样比的话，一定会对我们有些意见。

还有一点很重要，中国战场的战略价值。严肃的讲，美国原来说希望可以直利用中国战场去轰炸日本，空袭东京是一次试验，因为直接从航空母舰上起飞。但事实上B25根本不适合在航空母舰上起飞。美国的战略本来是准备用中国作为基地，直接去轰炸日本本土。但是中国的海岸线全部都被日本人占领。所以要很辛苦地从印度飞越驼峰以补给中国。



1942年5月-1945年8月 美中两国在驼峰航线上，总共损失飞机609架，牺牲飞行员1579人。三年共运输80多万吨战略物资。

根据我所看到的资料，一架B29要先飞过驼峰来回八次，才能从成都出击日本一次。所以这对美国人来讲很不划算。后来美国占领马里亚纳群岛、关岛这些地方，B29就可以直接轰炸日本了。虽然单程是七小时的航程，一次出400架B29飞机，有时候飞机妥善率还没有那么高。有时候中间发生问题，四分之一要折回，但是还有300架可以对日本进行地毯式烧夷弹轰炸。

台湾与抗战一言难尽

沈吕巡：台湾今天有些人纪念“五三一”台北大轰炸，我也要纪念。那天我们台湾同胞死伤大概有2000人。但是基本上美军炸台湾和日本完全是两种标准，美军炸台湾仅限于军事及战略目标，像是车站，那天美军主要炸总督府，就是现在的总统府，那个塔楼的左边都被炸塌了，民众的死伤有时无可避免，但美军绝对没有说狂轰滥炸，美军对台湾的轰炸还是有限度的。跟炸日本一下派200、300、400架B29，用烧夷弹轰炸造成的破坏，一个城市动不动就是七、八万人的伤亡，但美军对台湾并没有这样做。

台湾那时候是敌人占领的领土，而且有很多重要的军事基地，我这里还有美军当年的传单对台湾的同胞说，美军要轰炸，你最好先躲起来，尽量减低台湾人民的伤亡。但我觉得战争，严格讲没有赢家。

我们今天纪念抗战，也要纪念当年台湾同胞的伤亡。台湾同胞更大的伤亡是什么？不是美军造成的。你知道战时，日本在台湾征兵，还有“军夫”，甚至包括慰安妇，共有76万人。中间死了多少人呢？根据统计，死了5万3千人，失踪了9万2千人。那到底是应该怪美国人比较多还是怪日本人比较多呢？日本人造成了多少

台湾同胞的伤亡？这里面对台湾同胞很不公平的就是，很多台湾同胞为日本作战虽然活着回来，但是他没有退伍金或抚恤金啊。

沈吕巡：抗战主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台湾光复、回归祖国。现在有些人要去挑战，从法理上去反驳，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开罗宣言讲的这么清楚，波茨坦再一次确认开罗宣言。台湾今天说日本只是放弃台湾主权没有归还，我们当年宣布废除马关条约，法理上台湾即已回归祖国。如果不是，那我请问你东北怎么办呢？东北在战后回归中国也只有开罗宣言里提到，没有其他处分条约，但如果你今天在台湾讲台湾主权未定，你敢不敢跑到北京去说东北的主权也未定？如果说开罗宣言只是公报，那上海公报是什么，有像条约一样的法律基础吗？美国和中国大陆是不是honor（遵守）上海公报呢？

虽然中华民国在国际上被承认的不是很多，但是我们中华民国继承的这个法统，没有人可以否认。就像我说的我们所代表的不仅是民国38年以后的台湾，还有民国38年以前的全中国。不要忘记我们现在中华民国是104年。

纪念抗战就是让全世界知道，当年我们做了很大的牺牲。我们继承了那个做了很大牺牲的政府。我们也觉得是个honor（荣誉）、是个责任。让我们的下一代，让现在的同胞要了解当年我们父母这一辈，或者祖父母这一辈走过来是多么的不容易。一个国家在战时成长，牺牲这么多人。那时候中国牺牲的军民有两千多万人，财产损失无法统计。台湾军民的死伤，死于美军轰炸的大约也有5000人左右，这些都是我们要去纪念的。我们要想到战争是个可怕的东西，战争没有胜利者。

我当年在欧盟服务，欧盟总部在布鲁塞尔。近郊就是滑铁卢古战场。今年6月18号是滑铁卢战役200周年纪念。滑铁卢战役一天之内死了1万1千匹战马，你就可以知道这场战役有多惨，两军一天之内死伤4万多人。威灵顿公爵是胜利者，他讲了一句话，战争事实上没有胜利者，因为大家都suffer（遭殃）。走过任何一个战争的年代，都很不容易。我们要记住历史的教训。历史上很多事情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公正的处理，我们也希望历史不能被忘记。

譬如说慰安妇。我所知道当年慰安妇有很多是被骗，他们以为是去给日军当洗衣妇，结果就变成慰安妇。你要不要对她们道歉？有一些赔偿呢？日本人到现在还不愿意，讲话吞吞吐吐。可我们要记得这段历史，台湾现要建立慰安妇的纪念馆。所以我们后代有责任，把当年的史实发掘出来，告诉下一代。

两岸抗战话语权之争

沈吕巡：我觉得两岸没有什么好争(debate)的。中共可以说他打过多少战役，但共产党那时候力量很小，大战役的主力都是国民政府军，此外是飞虎队造成日军最大的伤亡啊，飞虎队来华助战是谁的贡献，是谁去交涉的呢？中共那时有外交官去交涉吗？中共有飞行员受飞虎队训练吗？一个都没有嘛。这是非常明显(evident)的。我希望九月份的天安门阅兵，能像美国的国殇日大游行一样，穿各个时期的制服，美国内战时期有内战时期的军服，内战时候的旗帜，包括南方的旗都拿出来了，一次大战有一次大战的军服。抗战时候我们穿什么制服，用什么帽徽，用什么国旗，是不是同样能拿出来？尊重历史，就要回复当年的实况。

就像现在滑铁卢，欧洲国家回顾当年的史实，纪念200年前滑铁卢战役全部演一遍，穿当年的制服，现在已经有新闻出来了。

我不在乎他们（北京）展现他们的军事实力，我觉得今天你讲抗战，希望你能够有部队穿当年的制服。我希望有人出来说，我承认并尊崇当年的番号。中华民国陆军，88师524团，团长谢晋元，是不是能有批人穿当年的制服，拿当年的国旗军旗，唱当年的军歌啊，对不对？

你要能够重演当年的史实。再把飞弹拿出来，但我们讲历史，我们暂不讲将来有什么。今天中国大陆要能有一个连队，穿上当年的制服及帽徽，这才是纪念抗战！

记者：在现今国际局势下，飞虎队的历史好像快要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部分了，抗战胜利70年后，两岸之间是不是也是一个争夺话语权的外交战场？

沈吕巡：我也觉得这没什么好争的。大家一起尊重历史的事实，我也欢迎你来honor（推崇）飞虎队。大陆在

文革以前，有谁会honor飞虎队啊！那时候和美国有connection（关系）是很严重的事情，（can be fatal）。你现在忽然说飞虎队当年的确来帮忙我们，很好啊，我们一起来honor飞虎队啊，不要忘记当年美国人帮助我们，也没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但是我觉得你要honor飞虎队，最好尊重整个当年的一切。你既然要重演，就像美国在欧战胜利纪念日当天，几十架二战老飞机飞过华盛顿纪念碑。你是不是也有几架P-40呢？上面有中华民国的国徽，在天安门前也飞一下呢？

我们在国殇日大游行当天搞了一架飞虎队的模型，上面有青天白日徽，很好啊。你搞不搞呢？你搞个方阵，你当年八路军的帽徽上也是青天白日，你要尊重历史嘛，我欢迎你一起来尊重历史！

也许我们不是唯一对二战有贡献的，但是台湾今天至少是继承当年这面国旗，继承这个法统。我们继承这么多史料，我也觉得我们比别人更有资格讲话。但是别人要出来表示感谢美国人，我们也没意见。但是不要忘记，大家当年都在这一面国旗之下一起抗战。就这么简单。

沈吕巡：我不讲别的，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来讲，至少我们参与美国国殇日大游行、纪念杜立德，或者台湾邀请国际一流学者举办国际研讨会。我觉得纪念方式很多，倒不是一定是要阅兵或者是做什么，就是历史对我们的上一代能够有尊敬，让下一代能够了解，这是最重要的。你要让下一代了解，当年抗战装备落后、军队的组织后勤都不如日本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和日本人打八年，这是多么地不容易。你想想看日本打香港打多久呢？日本打新加坡、打菲律宾打多久？只有几天或几个礼拜。我们这样弱势的部队、装备，可以苦撑八年。我们还打了几个大捷，台儿庄大捷，长沙大捷、平型关大捷等，我们很了不起啊，军事上也许打输了，但外交上还赢了，我上面说我们把日本人逼出国际联盟啊，投票41:1:1啊，几乎全票通过。外交上有几个国家能够这样子。这是我们的传统，要去honor。抗战还没有胜利，不平等条约已经废除了。

尊敬抗战老兵正确认识历史

沈吕巡：历史要公正地对他们。不是抗战胜利70周年才想起他们，平时就要尊敬他们。我派驻过的这些国家，越是强盛的国家，一定是尊敬他的老兵。英国人非常尊敬老兵，美国人也是。他们的福利，有时候也不是钱的问题，还有大家对他们的尊敬，社会要普遍对他们尊敬。虽然有些老兵他们过去的教育不是很好，虽然有些老兵为了国家，身体也许受了残害，但我觉得整个社会对军人的尊敬是很重要的，不仅限于老兵，也要让现役的军人觉得，哪一天他成了老兵，社会还会尊敬他。我觉得（台湾）有时候对军人的尊敬和西方国家比起来是不够的。我们不仅要肯定老兵，也要肯定现役的军人。

沈吕巡：很多事情要讲清楚，政府也许有些责任。台湾现在，有的问题不是未来的问题，而是过去的问题。我们怎么认同我们的过去。很简单，就像当年，有一阵子我们在“去中国化”的时候，我是驻美副代表，美方有个很高层的人问我，现在搞“去中国化”，那你现在的政府上承的是谁？你上承的是“last emperor of China or the last Japanese governor general in Taiwan？”（中国末代皇帝还是在台湾的末代日本总督）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如果问我的话，我肯定是上承last emperor of China嘛，如果不这样，如何合法claim（宣称）拥有故宫里面那么多国宝呢？如果不是这样，你是不是要把当年蒋介石政府带来的黄金全部还给大陆，还加上利息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怎么合理justify（解释）过中国新年、端午节与中秋节呢？如果你说你是继承最后一任日本总督的话，你晓得“八一四”是空军节，那天（1937年8月14日）我们空军是6:0大胜日本。如果你honor（尊崇）中国这个传统的话，那天是你空军最了不起的一天！但如果你是honor日本的话，对不起，那天是你空军最倒霉的一天，因为那批日机，是台北松山机场起飞的。

今天你要选择哪一方面是个很严肃的问题，要选择做日本总督的延续吗？国际上有人承认你吗？还是要继承last emperor of China呢？这就是二选一的问题。

其他什么老兵、省籍的问题，越来越复杂。但我觉得今天台湾社会大家要了解，我们到底是谁？上一代不管是本省籍还是外省籍，今天在我看来你无可选择。你只有说，我们是清朝的继承者，今年已是中华民国104年，不管你喜不喜欢。因为你的文化，你的一切都源自于此。这样的话对台湾的安全也是更好的保障。你要说你继承日本最后一个总督，请问你有什么好处呢？日本连当年台籍日本兵的军邮局存款都不还，很多台湾兵的抚恤问题都没有处理好，那你有沒有帮他们去处理呢？你有没有替慰安妇去讨一个公道呢？这不是省籍、蓝绿政治的问题，这是个很简单的历史选择题。

检讨战后安排得失 盱衡当今国际时势

记者：二战结束70年，欧洲相对平静，但亚洲情势紧张。你觉得当时战后的安排是不是为今天的东亚局势埋下了不稳定的因素？

沈吕巡：我必须说，作为一名历史爱好者，这与我现在的职务没有关。我们与其埋怨当年美国、英国对我们的安排不利，不如说在外交上，我们太gentle（温和）了一些。一个战胜国就是要有作为，原来罗斯福总统问蒋介石委员长琉球应该怎么办，他并没有要嘛。蒋委员长对日本看起来，也许是太宽大了一点。但是现在日本人是否记得这些？老一辈的也许还记得，但大部份已经不在了。

我又可以拿苏联做比较，当年苏联对德军的战俘怎么样呢？德军战俘最初回都回不去，留在西伯利亚做奴工。蒋介石怎么对日本战俘？他不准用战俘两个字，叫做“徒手官兵”。日本在华军民加起来有180万，将他们top priority（优先）遣回到日本，每个人还准带30公斤的行李。这匪夷所思，这简直是对他们太好了。蒋介石婉拒占领日本，使得苏联没有藉口也要占领日本，要不然日本跟德国差不多，变成南日本、北日本。日本今天还保有天皇制度，这也是蒋介石的主张，因为罗斯福本来说要取消天皇制度，天皇是战犯啊！蒋介石讲的很委婉，他说让日本人民决定。所以我们对日本战后是非常宽大的，也没有要求赔偿。

另一方面，为什么签中苏友好条约？那个时候国际上的气氛希望苏联参战打日本，所以给苏联一些好处。但是我们为什么是8月14日本投降前一天去签那个条约？后来我们觉得那个条约极不好，导致大陆沦陷，所以后来我们在联合国里控诉苏联。联合国通过决议案后，我们废除中苏友好条约。

蒋廷黻大使是当年中华民国驻联合国大使，他在联合国推动“控苏案”。那如果这个条约这么不好的话，为什么我们在日本投降前一天我们要去签呢？所以说我们自己与其去抱怨英国、美国、苏联，我觉得我们自己在外交这个方面，也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所以，历史要公正，外交官也有很多贡献。回顾历史，当时我们以为苏联政府会帮助国民政府，不会帮助中共。但是后来苏联违反了那个条约，或者没有执行这个条约。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记者：您如何看现今东亚与国际局势，是否可能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

沈吕巡：不要去想这么远，我想事情恐怕也没有到这个程度。大战的前夕都有些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兴起，造成战争无可避免。像日本政府，你现在仔细研究日本的历史，日本政府的上层当时并不愿意见到战争，但是少壮军人每天在搞。像九一八事变，日本政府事实上已经警觉到可能是这些少壮军人乱搞的，后来派一个将领去安抚他们，结果九一八前一天晚上少壮军人把他灌醉了。然后他们自己乱搞，日本政府只好跟着走。所以，现在有没有这种少壮军人，军国主义，现在还没到这个程度。我个人觉得我们恐怕不用去想那么远了。像是南海这样的争议，大概每个时代都有类似的问题。

回顾与展望承担与感恩

沈吕巡：正确认识历史使我们不断反省，也给我们一个展望未来的基础。丘吉尔讲过一句话，一个不认识自己过去的国家不会有未来(A country that doesn't know its past has no future.)。所以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历史要能对当年的当事人公正，我们希望不断有新的史料发掘及新的解释，但是基本的事实不能差太远。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在这面旗下打的，当年牺牲的人，也许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这是当年基本的事实。现在说谁打的抗战，我觉得这个问题根本不需要争论。凭共产党当时的力量，在敌后虽然有游击队，但真正正面战场是谁打的？答案自在人心。

每个战争的背后都有外交上的努力。谁做的这些外交呢？延安政府有外交部吗？延安政府有派驻美国的代表处吗？没有！那飞虎队怎么来的呢？大陆来的将领去慰问飞虎队，都很好，但是你说飞虎队是你当年毛泽东搞出来的吗？毛泽东在延安，美军派一个观察组，一个上校，只是一个联络的单位。所以基本的史实不能错，其他的解释，有新的史料，或者有新的日记发表，我们也都可以写新的解释与看法。

沈吕巡：我最后想说的是，国际上不可以忘记中华民国的贡献，然后在中国整个范围来讲，今天在台湾的中

华民国继承当年抗战的历史，它的传承，它的光荣，还有它的苦难。我们甚至比对岸更多了一份承担，因为毕竟我们继承了这面国旗，我们继承了这个法统。



罗斯福的孙子出席华盛顿双橡园双十国庆酒会致赠沈吕巡代表1941年秘密备忘录影本

沈吕巡：我们今年还特别邀请罗斯福总统的孙子、魏德迈将军的孙子到台湾去参加纪念活动，这显示台湾在表达感恩。抗战胜利70年之后，我们还没有忘记这些历史。我们费了很大的功夫去找一个什么人呢？大陆大概不会去做这件事情。我们找当年设立南京安全区的美籍传教士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的后人。她目睹这么残忍的战争，保护很多中国妇女不受日本兵的残害、强奸等等，但自己后来回到美国，一辈子因这场可怕的遭遇而身心受创极深。

我们特别找到她的曾侄孙女辛蒂·魏特琳(Cindy Vautrin)，去了台湾。她写了一篇文章纪念她的曾叔祖母。像罗斯福的孙子大卫·罗斯福(David Roosevelt)做过罗斯福图书馆的commissioner(委员)，他小时候还见过蒋夫人。他们对先人的故事很崇敬，也很了解。70年后中华民国不但没有忘记我们的老兵，也没有忘记当年帮助我们的国际友人。我们要让美国朋友了解我们的感恩，我想，这也是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最有意义的方式。



沈吕巡代表2015年9月2日受邀出席由“二战纪念碑之友”(Friends of the WWII Memorial)组织与美内政部国家公园管理处共同举办之“对日战争胜利日”(VJ Day)70周年活动 沈代表与美国退伍老兵代表共同致献花圈, 献花后, 美仪仗队向沈代表及退伍老兵敬礼致意



沈吕巡代表主持中华民国104年(2015)双橡园国庆酒会

1. 四行仓库保卫战：发生于1937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中淞沪会战之结束。四行仓库与上海公共租界只相隔一条苏州河，因此整个战斗展现在西方世界面前，进一步吸引国际社会注意。 ←
2. 美军数字击落2600， 击毁1500。 ←
3. 重庆大轰炸：指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由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本对战时中国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据不完全统计，在这5年间日军对重庆实施218次战略轰炸，中国方面则指控日军实施9513架次、空袭重庆及周边两百余次；造成重庆死于轰炸者10,000以上，超过17,600幢房屋被毁，市区大部分繁华地区被破坏。日本对重庆实施的空袭，是由日本陆、海军航空队联合进行的“无差别轰炸”，其目的是希望透过制造大量平民杀伤，以瓦解对方抵抗的士气。 ←
4. 高桥中将 ←
5. 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调查事变始末：李顿调查团由英国的维克多·布尔沃-李顿，第二代李顿伯爵统筹。1931年12月，国联派出此小组到上海调查中国与日本在满洲的争端，以及九一八事件的始末。1932年10月2日，小组发表报告，指出日本明显是侵略者。报告中否定日本的行为是为了自卫，并指出满洲国之成立乃日本侵略中国之举动；但又认为由于日本与满洲有经济联系，故此承认日本对满洲的关切是“无可厚非”。然而，它认为中国人民只是在已经沦陷的满洲煽动反日情绪，又反对与日本和议，无助解决问题。故此，满洲应该获得自治，但仍为中国控制。 ←
6. 顾维钧：1888年-1985年，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字少川，江苏省嘉定县人，中华民国外交家。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历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国民政府驻法国、英国大使，驻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被誉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1985年病逝于美国纽约。 ←
7. 血幅（英语：Blood chit）是飞行员所使用的身份证明，以在被击落的情况下向外国平民传达信息并请求他们的协助，有时也被称作“人物证明书”。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的成员随身携带着带有中文的血幅，以告知中国民众该外国飞行员是在中国一方作战，并请他们协助他。 ←

第八章 许剑虹谈飞虎外交



飞虎的这段历史，延续自二战的历史，到今天为止，仍然是维持亚太地区稳定、繁荣和自由的一个重要的象征意义，也微妙地牵动着美中台关系。

—— 许剑虹

前言：美国之音《穿越1945》纪录片以飞虎队的故事和飞虎老兵的台湾之行做为主轴，拍摄过程中结识与访问了许多的飞虎迷，包括上册第七章的林国裕上校，以及飞虎历史研究者许剑虹先生。另外作者也要特别感谢在此片制作过程中给予许多协助的前中华民国空军官校校长田在劬将军，他的办公室犹如一座小型的飞虎史料馆，相关资料与战史纪录在访谈间皆信手拈来。田在劬将军曾对作者说，飞虎历史浩瀚，越向下挖掘越深陷难以自拔。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作者确有此感，浩瀚飞虎历史，本书仅能略述一二，尚有不足之处，但盼能借此引发读者兴趣，了解飞虎队过去光荣的历史及其影响。另外，许剑虹先生在与作者访谈中自创的“飞虎外交”一词，也可供对美中台情势有兴趣的读者做为一贯穿过去与未来的思考角度。以下是作者与许剑虹先生的专访全文：

飞虎沿革与定义

记者：简单跟我们谈一下飞虎队的历史，从一开始志愿大队AVG到后面第十四航空队的沿革。

飞虎队组织沿革与队徽



飞虎队组织沿革与队徽

许剑虹：其实AVG最早是个佣兵单位。他跟后面的驻华航空特遣队还有后来的第十四航空军，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AVG在国别上隶属于中华民国空军下的一个外籍志愿大队，那驻华航空特遣队和第十四航空军，很多人说他只是航空队，但我说他是“军”，因为Army Air Force早期是Army Air Corps，Air Corps的时候是航空队，就像陆战队是Marine Corps，我们是翻陆战队，那Army Air Corps叫做陆军航空队。1942年改名为Army Air Force，就变成陆军航空军。一般人讲第十四航空队的时候，他们是从二战时俗称这样叫。今天如果用比较专业的方式叫，应该是第十四航空军才对，他是美军二十个航空军下规模最小的一个单位，它的前身就是驻华航空特遣队，航空特遣队是由AVG志愿队直接改编，并入美军之后，变成驻华航空特遣队。驻华航空特遣队的主力核心是23大队，23大队就是AVG美军志愿大队直接变成23大队。他是一个Task Force，是一个特遣队，下面还辖有除了一个大队的战斗机之外，还有十多架的B25轰炸机，叫11中队，他们合并起来叫做China Air Force，他们隶属第十航空军，由印度方面指挥，所以他的规模也比较小，比第十四航空军还小。

怎么后来变成第十四航空军呢？就是因为陈纳德后来跟罗斯福总统的一个计划，说他有三个计划来进行。第一个计划就是把中国战场上的制空权从日本人手上夺回来，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就是从中国战场的基地上起飞，用他的轰炸机把从台湾海峡到南海的所有日本海上运输线给切断，那就是第二阶段的攻势。第三阶段就是对日本本土轰炸，对日反攻。罗斯福听了之后很高兴，他就问陈纳德需要什么条件。陈纳德说我现在

驻华航空特遣队规模太小，编制不足，又要听从史迪威印度的司令部的指挥限制太多，我想要自己有一个单独的航空军，只需要向蒋委员长报备就可以了。罗斯福听了就蛮满意的，驻华航空特遣队就变成第十四航空军了。

广义上这三个单位都可以叫飞虎队，狭义上飞虎队只有AVG的人自己是飞虎队。美军在战场上大概都有轮调，第十四航空军来来回回很多人回去，有些AVG的老兵会抱怨说，可能来到中国才一个月还在当厨子，你也可以叫飞虎队，就很不高兴。可是第十四航空队或是特遣队觉得我们都在这边打仗，都是陈纳德指挥的，飞机上也都画有鲨鱼牙，我们也应该叫飞虎队。这件事情也打过官司，谁是谁非还没有定论，但中国人和華人都已经习惯叫他们飞虎队了。大家不会去区分谁是或不是飞虎队，只要在1941-1945年在陈纳德指挥下的，都可以叫飞虎队。中国这边的概念是这样。

飞虎老兵凋零

记者：谈一下目前仅存不多的飞虎老兵。

许剑虹：AVG的老兵在2005年回去过大陆一次，那时带团的人叫Dick Rossi，那时胡锦涛曾接见他及与他合影。但十年后，因为AVG老兵大多是在战前就加入美军的，随着岁月的飘逝，很多人已经与世长辞，现在AVG的老兵只剩下一位Carl Brown还活着，他今年来台湾或去大陆都不太可能，所以今年在台湾举行的国防战力展示，主要还是邀请比较后期参加中华民国空军，或者是战斗机大队的这批飞虎老兵。其实他们都是第十四航空军指挥下的人，或是后来编入第十四航空军指挥下的飞行员，比方说都凯牧，他是一大队飞B-25轰炸机的，李继贤是五大队飞P-40战斗机的，或陈鸿铨将军从美国回来是前空军副总司令，他也是飞P-40，他是第三大队。

许剑虹：现在还活着的飞虎老兵，大多数都没打过空战，打的都是对地目标。徐华江也蛮厉害的，徐华江和王光复飞同一架飞机，他的座机上有太公令字样。他在抗战期间有击落日机3.5架的纪录。李继贤参加过湘西会战，飞P-40用燃烧弹炸日本人，他们很成功的阻挡了日本人。他们的飞机等于像空中骑兵一样。现在中华民国政府把他们还活着的召集起来，是一件很不错的的事情。

陈纳德协助中国建立现代化空军

许剑虹：这次邀请的大概是以AVG之后飞P-40上战场的中国籍飞行员为主。他们那时叫中美空军混合团，Chinese-American Composite Wing (CACW)，陈纳德当时的想法并不是打赢对日抗战就好，他还希望能帮中国建立一个战后现代化的空军，因为他希望中国战后能和美国是友好的国家，他在战争初期看到苏联人帮中国空军建立飞行，他就很担忧，如果继续和苏联走太近，最后中国可能会敌视美国。他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打败日本，还要帮中国建立一个新的空军。

许剑虹：那时美国战略还是走“重欧轻亚”政策，没那么多飞行员帮中国作战，陈纳德心想刚好12期之后有很多飞行员在美国受训，不如我就利用这些在美国受训的飞行员作战，补充我的兵力，也给他们作战技术。所以他就成立三个大队，国军的第一轰炸机大队、第三战斗机大队和第五战斗机大队并入第十四航空军的指挥体系，成立中美空军混合团，传授他们美式的作战技术。混合团是一个联队单位，从联队下去到中队，都是中美混编，大家都是平等的待遇，每个人都有一样的权力，融入美式的指挥体系中，让中华民国成为全亚洲最亲美国的一个单位，到今天大概这个传统都还没有改变，这是陈纳德很成功的一点。他在指挥混合团的时候严格禁止种族歧视，低阶的美军看到高阶的中国人也要敬礼。



陈纳德与飞虎队员

中美空军并肩作战情同手足

第一轰炸机大队都凯牧受训完曾经也在缅甸支援，他们临时被编入第十航空队，曾经也当过纯美军的单位，他们飞的飞机上挂的还是白色五角星。他们这个单位和同时在印度缅甸的美军也曾发生过别的单位看到他是中国人不喜欢他、歧视他，但是他的单位里的美国人会站起来保护他。

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关系也是在那时候培养出来的。中美空军混合团让中、西方两大不同民族混合在一起，共同对抗一个法西斯的侵略者。刚好混合团成立的较晚，很多飞行员相对年轻，今年台湾邀请的主要是以混合团的飞行员为主。包括美国、香港、新加坡回来的，今年大概请到四、五个，整个美国和台湾的飞行员来看，大概不会超过十个。

香港的陈炳靖先生案例更特别，他在混合团成立以前，进入第十四航空队的第2战斗机大队，好像是5中队，他直接是加入美军的战斗单位，在混合团成立以前，陈纳德也想要让飞行员融入美国的单位，直接挑了16个国军飞行员进入美军单位服务，这些人后来有些也加入混合团了。像陈炳靖后来就一直留在美军单位，严

格来讲他是美军而不是国军。

中美混合团是一半国军一半美军，飞鹰是别两个国家的。陈炳靖在体制上来讲，是被编进美国部队的，他后来在一次空袭越南的任务中被击落被俘虏了，他就没有进到混合团去。其他的飞行员像臧锡兰，他也是后来编入美军，后来直接进入混合团，他在4大队的时候，曾经在一次执行轰炸湖北的目标时，救过一个美军的王牌飞行员John Allison，那次他被日本的战斗机咬住尾巴了，是臧锡兰从日本人后面帮他吧日本的飞机打下来。成为一段象征美中情谊的美谈，中华民国和美国飞行员当时情同兄弟是无庸置疑的。

史迪威、陈纳德的陆空战略之争

记者：陈纳德的战略非常有远见，他预见如果苏联帮助中国空军，未来和美国的关系可能没那么好，他看得非常的远。他当时认为只要罗斯福能给他足够的飞机，他就能把整个二战情势逆转。当时很多人不相信他能做到这一点。

许剑虹：其实光靠空军是不可能把整个战况扭转过来的。不过如果他的飞机和油量能够得到更多充足的支配的话，那我觉得一号作战^[1]国军败得那么惨，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史迪威把很多重要的油料和物资抓在手上。

不过反过来讲，其实陈纳德的战略也还是有很多缺陷的，他讲说光靠一小支的部队就可以守住机场，不需要给陆军太多的装备，还是有缺陷的。他跟史迪威有一个争执，他想要从空中反攻日本，史迪威是说要先把资源投到缅甸，把滇缅公路拿回来，他们两边就有很多冲突。

日军的困兽之斗——“一号作战”

我个人认为他们两个的战略都有问题，如果能互补是最好的。史迪威比较重视陆军，但他太过把资源放在印度，反而忽视了中国战场本身的问题。所以当日本人在1944年，因为受不了陈纳德一直攻击他的海上运输线，又希望能早日把国民政府解决掉，把部队从中国战场上抽身，1944年发动一次很大规模的的对地攻击，叫一号作战，中华民国叫作豫湘桂战役。

这个作战日本人动员了52万兵力，国军的精锐部队当时都抽到缅甸作战了，留在中国的也是不错的部队，不过他们的装备和训练都不足以跟在印缅的国军相提并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后勤补给不足，打那么久的仗，很多人士气也涣散掉了。所以在华北第一阶段以惨败收场，不过在华南的时候，陈纳德还是想尽一些方法，用飞机给他们一些支援，也造成日本给他们很大的伤害，甚至在一些地方，日本人只敢在晚上行军不敢在白天，因为空中打击太厉害了。

陈纳德空援被围困的国军

陈纳德也会透过很多方法支援被围困的国军，比方说在衡阳会战的时候，他会用P-40空投子弹、空投粮食到前线给国军。他会想办法去救国军，他有他对中国的感情和智慧，问题是他完全不重视地面部队的建设，单纯认为靠空军可以打赢，这个是有问题的，当然他也受到史迪威很大的牵制。

史迪威的问题在于，其实他打滇缅，只要把密支那打下来就好了，但他却继续往上打上去，他如果把缅甸那边的军队或装备抽一些运回来给国军，那国军至少阻挡住日本不是不可能的。陈纳德认为他只要靠空军就可以成功阻止日本人的攻势，但密支那打下来的话，空运的距离就缩短了。虽然日本人从来没有用那个机场对盟军造成什么大的威胁，不过在心理上对飞行员还是有影响。把这个威胁除掉之后，飞机的吨量就会大幅度提升。是不是还需要打通中印公路，我认为没有必要。如果两边配合顺利，说不定中国会打得更理想。如果国军可以更早装备美式部队反攻。我也不会说史迪威全是错，但如果当时他不要太自负，觉得一定要在缅甸打赢，多关注中国这边，说不定会有不同的结果。

史迪威要求蒋介石进行军事改革

记者：如果史迪威和陈纳德当时能在抗战期间放下歧见，中国的对日抗战或许可以少一些伤亡。

许剑虹：史迪威在军事上有他的才能，但政治上不擅沟通，他又要蒋介石做一些政治的改革。他这样讲也是

出于善意，但当时中国已经面临国家生死存亡，很难要求他一时把部队改革好。史迪威应该像魏德迈一样只管军队不管政治，包括像是陈纳德他对国民政府的一些腐败也都有抱怨，但他们都觉得这个问题应该等战争结束之后再由中国人自己解决。陈纳德比较懂得蒋介石的心理，东方人比较爱面子，蒋介石也知道部队有问题，但在那时要全部解决有困难。尤其是史迪威还要求全面指挥国军，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忌讳。甚至他说要援助一些物资给共产党，这更是大忌，一个外籍顾问不该干涉中国这么多问题，当然国民党一定有问题，但不应该有军人反叛势力的问题。

记者：史迪威和蒋介石不和互相猜忌，其实史迪威想改革却无法得到蒋介石的接纳？

“蓝鲸计划”要刺杀蒋介石？

许剑虹：史迪威后来也有点偏执了，我看他的幕僚Frank Dorn写，罗斯福下令要史迪威执行一个“蓝鲸计划”^[2]暗杀蒋介石。但后来证明这不是罗斯福的命令，而是史迪威自己的想法。因为罗斯福不可能暗杀蒋介石，那时中国是那么重要的盟友，牵制了100万日军，让中国内乱对盟军也是不利。史迪威做了许多不恰当的事，最后被召回(recall)，也是有它的道理在。不过也不能否认他对中国军队的训练和现代化有很大的贡献，在装备新一军和新六军，领导他们打缅北，值得肯定。后来美国越战陷入泥沼，美国CIA据说把吴廷琰^[3]杀了，使南越沦陷。

记者：这个蓝鲸计划的可信度有多高？

许剑虹：史迪威的助手Frank Dorn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写到的，但他毕竟是美军的军人。如果是陈纳德，他认为中国、韩国和越南的改革应该他们自己去做，只要给他们军援和装备武器训练就可以了，他们要有自己的决心对抗共产党，不应该完全依赖美国，史迪威的作法反而导致中国更依赖美国，不见得对美国是好事情，美国压力负担更大。陈纳德对亚洲人的了解，虽然他不会讲中文，在美国南方长大，而史迪威在中国呆得比陈纳德久，史迪威在对亚洲人的相处上的观念反而没有陈纳德进步。

国军内部派系纠葛

记者：不过陈纳德在战场上主动去救国军，也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蒋介石的命令？

许剑虹：陈纳德有提到蒋介石因为怕薛岳造反，不愿意给他武器。但目前为止，我没有从国军史料看到相关的论点。一般台湾的说法是，史迪威hold住了中国战局。但我相信陈纳德说这话有他的道理，因为薛岳早期毕竟是广东的地方实力派出身，所以他跟蒋介石可能有嫌隙。但是衡阳会战第十军是蒋介石子弟兵，他没有理由不去救他们。第九战区的薛岳本人不一定是黄埔系，但里面很多部队包括74军也进去过里面作战。

许剑虹：中国人之间的派系和面子，完全大公无私我也不相信。但说蒋介石不愿意去救薛岳，最好还是有中华民国的史料作证，不能只凭单方面的说法。在衡阳或长沙作战，他们也说过被盟军救过，上次我访问过一位飞虎老兵，他们当时从江西赶去支援长沙，那时刚好有日本飞机轰炸，他们很害怕，这时两架美军战斗机就把日本飞机打下来了，剩下日本飞机无力还击就跑走了。大多数抗战老兵对美国的援助都很肯定。

宋美龄、陈香梅让陈纳德情牵中国

记者：陈纳德之所以比较了解中国人的心理，对中国有感情有智慧，是不是也跟他与陈香梅的一段情或与蒋宋美龄对他的信任有关？

许剑虹：陈纳德刚到中国时，也有很多次想辞职，因为军方有些保守派，欧洲派排挤美式作风。觉得陈纳德做法不适合，但是蒋介石和蒋宋美龄多次慰留他。苏联人进来时美国尚未参战，中国需要苏联援助，他那段时间在昆明负责训练飞机不是负责作战，但总体而言蒋夫人对他大力的支持，还是让他游说美国。蒋夫人的风度容易让美国人喜欢，陈纳德说蒋宋美龄是他永远的公主，蒋夫人说陈纳德是永远的上校。因为这样陈纳德才爱上了亚洲人，娶了陈香梅。陈香梅也让他更了解亚洲，陈香梅和他结婚是在战争结束之后。中国给了他机会，他也一辈子回馈和反共。



陈纳德与宋美龄

陈纳德协助国民党撤退台湾

记者：谈谈陈纳德战后作了哪些事情。

许剑虹：抗战结束之后，陈纳德在中国做民航空运公司^[4] (CAT)，有些人说他是为了赚钱，我觉得不是，因为如果从生意上考量，他在大陆可以赚更多钱，当然后来中共也不会让他赚钱。不过陈纳德对蒋介石是很情义相挺，1948年在国共内战中，民航空运队为又帮蒋介石空运国军军队。

记者：陈纳德和他训练出来的飞行员，感觉这些老兵对陈纳德都有特殊情感？

许剑虹：当然很特殊，他们等于是第一代正式接受美国训练。美国和中华民国这么紧密的情感是靠那场战争培养出来的。直至今日，台湾的空军都还是受陈纳德影响，大多数老飞行员对他都很感谢。他们觉得没有他中国空军也不会有后面的表现，可能就像海军一样被打光了。虽然海军有一部分人送到英国受训，但在国内也没有那么好的表现。

陈纳德不只留下飞虎队，还让空军在战后有一套制度。包括很多AVG时代，十四航空军时代的人，后来战后也来台北当国军的顾问，比方Edward Rector^[5]，他在战后是在台北的美国空军组组长，教育国军飞行员。那时候美国还没给国军喷射机，中共已经有喷射机了。他会教育国军用螺旋桨的飞机作战。陈纳德与飞虎队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虽然我们的飞机性能不像其他国家，但飞行员技术在亚洲还是一流的。

许剑虹：而且陈纳德非常注重被击落的飞行员的营救，不管是国军或共产党，汪精卫的部队都救过，因为他们也要留条后路。其实中国人也不是真心要为日本人服务，他们也是想为国家效力。国民政府的部队也会对美军进行营救。而且那时美国要胜利了，你毕竟不是日本人。陈纳德的回忆录说，有些中国人会自己把住家附近日本人的情报告诉他，就算住家被轰炸也没有关系。我也访问过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的老先生，被美军轰炸，后来他还是参加抗日游击队，并没有因为被炸而恨美国人。

美军炸完后，他们要逃，日本人不让他们逃，还拿刺刀补刺，他们对日本人当然更不能原谅。都凯牧将军讲过，日本人为了避免盟军炸，把被俘虏的美军或国军绑在车上当人质。日本人也做了很多残酷的事，为了阻止美国轰炸。像是杜立德空袭。日本人无所不用其极，但并没有阻止中国人。这点要给共产党拯救美国人一些credit。

从“飞贼”到飞虎热北京态度转变

记者：今年台湾似乎出现飞虎热，您怎么观察这个现象？

许剑虹：马英九总统非常重视和美国的关系。中华民国能存在亚洲，还是要靠像美国这样二战的盟友。美国也很重视和二战盟友的关系，对中华民国还是非常肯定的。

记者：美国今年纪念二战结束，除了中华民国的国旗，也有青天白日徽的飞虎机，是否象征美国对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府还是很友好？

许剑虹：对。这几年外交还是做得不错，台美军事上的互信也做得不错，比如中华民国的官员有去太平洋参加交接典礼，美军也有来台湾交流。

记者：对岸也积极的拉拢飞虎老兵，感觉两岸在争夺飞虎老兵和飞虎队的这段历史？

许剑虹：大陆从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他们就开始跟台湾争夺飞虎队的历史。早期因为陈纳德反共，大陆有段时间把飞虎队骂得一文不值，称陈纳德为“飞贼”。飞虎队是侵略中国的代表，任何沾上边的人都要被批斗。但1979年之后，第一个他需要对付苏联了，他要拉拢美国。第二个他需要美国的投资，尤其1984、1985年之后，他开始拉拢台湾。飞虎队是支援国民党作战的，他们也要把它接收过来。

不过那段时间美国老兵要回大陆还是有限制。老飞虎有讲过说早期在美国办飞虎年会，大陆把投共的飞行员也叫来美国。那时台湾蒋经国时代，也组织中国空军退伍军人协会，派代表到美国参加活动。双方会竞争，中共会要求不许在活动里挂中华民国的国旗。大陆派三个人去，我们派十多个人去。那时大陆相对弱势，没什么能力和台湾竞争飞虎队。

台湾民众对飞虎有不同观感

到李登辉时代台湾自己放弃，本土政党当时把陈纳德将军的铜像从新公园移出去。陈水扁想搞228纪念公园，对美国 and 台湾之间的关系恶化，因为退伍军人也是一种国民外交。包括高华德、乔无遏，或像夏功权都是CACW的飞行员，他们成立自由中国之友协会，为中华民国保留了双橡园。乔无遏将军在这方面做了很多。他也是十四航空军唯一一个中华民国国籍的副会长。

飞虎外交与美中台关系

记者：飞虎历史似乎很微妙地牵动台美关系？

许剑虹：对。对大陆而言，这个关系一定要破坏掉。想办法让美国人觉得现在的中华民国不是以前的中华民国，台湾的本土派也乐于做同样的事情。台湾现在的年轻人没经过二战的历史，觉得要搞本土化，就要搞彻底一点，现在还说原来二战时空袭台湾的是美国，但在教科书里，国民党抹灭这段历史。其实国民党只是没有讲美国来轰炸台湾。我说，在战争时期不得已从空中轰炸自己国土的例子很多，你不能拿这个当范本去灌输政治想法，而且我不觉得美军是刻意去炸台湾的老百姓。二战就是这样子。大陆当然很高兴的接收这段飞虎历史。杜立德在国会山庄的纪录片，他们邀请的是中国民国驻美大使沈吕巡大使，如果十年前可能邀的是大陆那边的。2008年后我们的外交有所提升。两岸靠“飞虎外交”争论主权。飞虎队这段历史可以减少很多摩擦。以后大陆会不会继续纪念飞虎队？我也不知道。

记者：纪念飞虎这件事，不但维系台美之间的关系，也可能缓和目前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矛盾？

许剑虹：没错。抗战时的中国人还是很亲美国的。尤其是云南的老百姓。但战后出生的中国人，他们未必会记住这段历史。

记者：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飞虎这件事情也在台湾产生微妙变化？

许剑虹：我有点担心今年会不会是台湾最后一次纪念飞虎。因为台湾年轻人很多人喜欢日本，而日本动漫都

把美国说的很坏。日本不管左派右派，都觉得美国丢了原子弹。台湾有些人从大亚洲主义，觉得如果中国跟日本合作，说不定今天不会有中国分裂之类的问题。纪念飞虎队会陷入两面不讨好的困境，不管是独派或是统派。毕竟台湾在二战确实是日本殖民地。还有人认为中美空军混合团是让人要杀黄种人的工具，在网路上有这样的论述。

记者：你怎么看台湾有民众在讨论究竟台湾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

许剑虹：在我看来，我们和美国是盟国，是战胜国。战争刚结束时，很多台湾人巴不得当战胜国，有人听到战胜还欺负日本人。但不能因为现在要跟国民党唱反调，就去否认二战的正义性。美国和中华民国虽然战后犯了很多错误，但我的看法，还是比纳粹和日本人好很多。

记者：为什么飞虎会引起这么多不同角度的思考？

许剑虹：因为它创造了奇迹，让两个完全不同文化的飞行员可以在一起像兄弟的打仗。波兰人和英国人就无法像中美融入得这么深。奇迹成功后总有人看不顺眼会想要攻击，尤其在大陆和台湾，很多人觉得有自卑感被歧视，觉得二战中国是四强之一，为什么今天不是。

飞虎历史对当今国际局势重要性

记者：你说这次可能是最后一次纪念飞虎，是不是今年这群老兵的团聚特别有意义？

许剑虹：庆幸的是他们是最伟大的世代，我认为打过日本的都是Greatest Generation。这一代人我认为大概二十年后会走光，他们也不用去看到以后乱七八糟的事情。那时和美国并肩作战的中华民国，今天在台湾陷入了两面不是人的困境。马英九还是有个概念维系二战盟友关系的总统。美国还是想维护自由中国，今天美国还是延续了那一代的传统。我觉得台湾去站在日本的角度纪念二战是很不利的。如果把美国的因素全部抽走，台湾未来是否还能维系安全的对外关系，我是持疑的，我认为这对台湾是很危险的。

许剑虹：美中台三方能维持和谐关系，还是靠当年中美建立的感情在维系。毕竟飞虎的这段历史，延续自二战的历史，到今天，仍然是维持亚太地区稳定、繁荣和自由的一个重要的象征意义。如果大陆完全不顾过去的历史，要挑战美国，我觉得对亚洲区域稳定不是好事。另一方面，台湾如果失去这段历史的传承，久而久之，失去美国的台湾是无法靠自己的，最后还是倒向大陆。

记者：你认为未来中美两国可能会走向冲突吗？

许剑虹：应该不会，美国跟中国打起来对彼此都不好，维持现状就好了。

(第八章完)

1. 一号作战，又称豫湘桂会战，是大日本帝国陆军于1944年4月至12月期间于中国河南、湖南和广西贯穿三地进行的大规模攻势。 ←
2. 坊间所有关于“开罗会议时罗斯福授意史迪威除掉蒋介石”的文字，最原始的来源都出自史迪威的助手多恩（Frank Dorn）所写的回忆录《和史迪威一起走出缅甸》，多恩在书中是这么说的：“史迪威从开罗会议回到中缅印战区之后不久，他访问了我在昆明的司令部。在仅有我们两人的私人会谈中，他告诉我，他在开罗接到使他震撼的一条口头命令：‘我被命令准备一份暗杀蒋介石的计划。’‘暗杀他？’我怀疑地问。‘命令没有说杀死他。’史迪威断然说，‘命令说准备一份计划，这意味着仅仅是一份计划。永远不能根据它指责美国政府，或者包括你在内的任何美国人。……记住：绝对不能留下任何记录。在这件事上，除了我，你将不接受来自其他人的命令。’”当多恩询问是谁指令制订这样一份暗杀计划时，史迪威只是说：“这不是我的主意，它来自最高的大人物。”这个“最高的大人物”是否就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多恩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当谈到要除掉蒋介石的原因时，史迪威是这样说的：“大人物对蒋和他的脾气已经厌烦，事实上他用他一贯的奥林匹克的方式说，‘如果你不能和蒋相处，又不能将他撤换，那就一劳永逸地将他除掉。你知道我的意思。将这件事交给您管得住的人。’”在多恩的回忆中，正是根据史迪威的命令，他和两个最可信赖的同事准备了枪杀、下毒、爆炸、“宫廷政变”和堕机（即劝蒋视察在印度蓝姆伽训练中心的中国部队，当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时制造撞山事件，在蒋使用的降落伞上做手脚）等暗杀方式，后来史迪威觉得制造飞机失事这一计划最可行，并且他告诫多恩“必须等待来自高层的命令。”这一计划据说被称为“蓝鲸行动”。 ←
3. 吴廷琰（1901年1月3日-1963年11月2日），是越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55年-1963年），因偏袒天主教，歧视大多数越南人口信仰的佛教，造成多名佛教徒死亡，并引爆佛教徒危机，最后在1963年南越政变中被杀。 ←

4. 民航空运公司 ←
5. 瑞克特 (Edward Rector) 于战后晋升至美国空军上校，并且担任美军军事顾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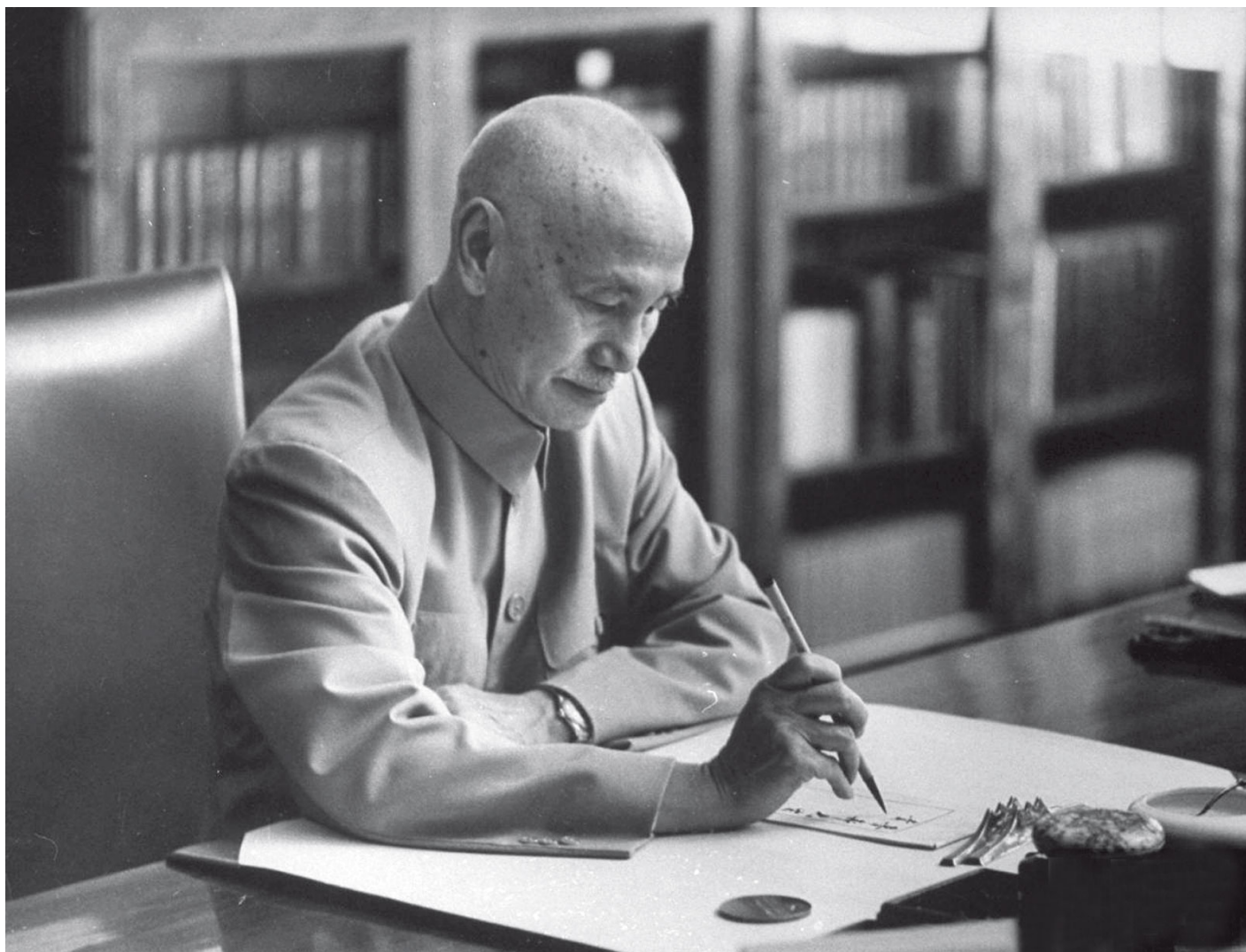
编后语：记取教训 展望未来

八年抗战与飞虎队的故事，紧扣着美中台关系的过去与未来。《穿越1945——纪念抗战胜利70年访谈纪实》希望为读者提供历史的纵深，或许能为当今矛盾复杂的美中台关系找到一条思考的线索。

美中关系

在记者蒐寻史料的过程当中，蒋介石日记上的一段话，令人印象深刻。1943年1月11日，英美两国与中国签订平等新约，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取得国际平等地位，晋升四强。

不过蒋介石却在日记中写下“中美英俄虽并列四强，其实中国最弱，情势有如弱者遇拐子、流氓和土霸！须知国家若不求自强，无论为敌为友，皆为俎上之肉，可不戒惧！”



牛津大学历史学者芮纳·米德(Rana Mitter)表示，作为美、苏、英、中四大战胜国之一，中国不仅没有获得战胜国应有的权利，甚至被秘密出卖，中国对二战的重大贡献也被刻意遗忘。

三个启示

前 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在接受《穿越1945》纪录片访问的时候说：“二战期间美中结盟的一些不愉快经验，导致战后两国彼此都不信任对方。”他并指出 这场战争留给世人们的三个启示：第一，我们必须了解对手的野心究竟有多大；其次，一个国家在发动战争前必须清楚知道自己实力的底线；第三个我们需要学到的教训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必须要管好自己的军队。

遗留问题

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表示，“全世界现在有很多冲突都是二战后强国内幕交易所遗留的结果。70年前二战结束之后，我们希望不要再有战争，所以创造了联合国，希望有安全理事会解决人类冲突的问题。70年后，我们却还在处理二战遗留下来的问题。在亚洲，包括两岸的问题，朝鲜半岛南北的问题，中日台关于钓鱼台列岛的问题，都是二战遗留下来的。

黄介正教授表示：“今天如果要纪念二战，信念最重要的事就是和平，以和平手段解决人类的纷争，尤其是面对二战所遗留的问题，更不可以考虑用军事战争延续他，解决他。应该搁置争议，大家共同商量，以谈判代替军事对抗，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这才不会枉费过去70多年以前，死伤那么多人民，换来战争结束的代价。只要战争发起，所有的人民都是受害者，所有的军人更是受害者。所以我们在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时，要考虑到生命的可贵，战争的恐怖，而不要重蹈覆辙。这才是最高的意义。”

来不及说的故事

除了汲取战争的教训，展望未来之外。在这本书的下册，作者也特别集结了抗日名将后代对父亲的回忆，希望从人性的角度，让读者体会到无情的战火对下一代的影响，避免下一场冲突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可能性。在《穿越1945》纪录片的后制过程当中，作者90岁的父亲突然离世，有太多的话来及对父亲说，而在纪录了这么多抗战老兵的故事之后，自己父亲的故事，却很可惜地，来不及说给大家听了。

最后想用这首父亲在作者返台拍摄抗战纪录片的时候，在我面前回忆哼唱的一首他儿时的歌曲作为结尾，聊表作者对父亲的怀念。也将此书献给我最爱的父亲。

《卢沟问答》

永定河为什么叫卢沟 卢沟桥又是什么时候
桥有多宽多长多少洞哟 桥上的石狮子有多少头 啾呀嗨
永定河水浑叫卢沟 卢沟桥是金朝大定二十七年修
桥有六丈六尺宽 六十六丈长 还有一十一个洞呀
桥上的石狮子有一百八十头 啾呀嗨
什么人的游记写得好 什么人题诗老悲秋
什么时候这儿打了一次仗 只杀得白骨如山水不留
什么事万年还遗臭哟 什么事才千古美名儿留 啾呀嗨
马可波罗的游记写得好 袁好问 题诗老悲秋
十三年打了一次仗 只杀得白骨如山水不留
自相残杀万年还遗臭哟 只有抗敌救国 才千古美名儿留 啾呀嗨